

查希尔

〔巴西〕保罗·科埃略／著　周汉军／译

O Zahir

上海译文出版社

本书描写了一个关于爱情、失落和缠绵情感的故事。

像保罗·科埃略一样写精神层面之事并像他一样走过圣地亚哥之路的一位知名作家，发现当战地记者的妻子抛弃了自己而没留下任何蛛丝马迹。

为了找到她，作家得千里迢迢去寻觅她的足迹。像一个现代尤利西斯，他得抵御诱惑并最终借到将把他引向成功的风：完全发现自己的内心世界。

渗透着对财富荣誉和婚姻的评论和思考，《查希尔》伴着作家深深潜入自己的痴迷，渴望找到心爱之人离开自己的缘由。

在这部著作中，保罗·科埃略的生活和书中主人公的生活遥相呼应，引人入胜，《查希尔》是从伊斯兰传统和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著作《阿莱夫》中的一篇故事中得到启示。由此，产生了“查希尔”的概念，而这一概念则占据了这知道爱情是无法抗拒之人的整个思想和生活空间。





责任编辑／叶茂根　装帧设计／张志全



查希尔

〔巴西〕保罗·科埃略／著　周汉军／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查希尔/(巴西)科埃略(Coelho, P.)著;周汉军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2
ISBN 7-5327-3747-0

Ⅰ.查… Ⅱ.①科…②周… Ⅲ.长篇小说—巴西—现代 Ⅳ.I77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062498号

Paulo Coelho
O ZAHIR
本书根据 EDITORA ROCCO LTDA. Rio de Janeiro, 2005 年版译出
© 2005 by Paulo Coelho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author through
Sant Jordi Asociados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5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paulocoelho.com

查希尔 〔巴西〕科埃略/著 周汉军/译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75 插页 2 字数 185,000
2006年2月第1版 2006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6,000 册
ISBN 7-5327-3747-0/I·2122

定价:19.00元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易文网: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江杨印刷厂印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

《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四节

当你踏上伊塔刻[①]之旅

期待征程漫漫吧

它充满冒险与发现。

不要畏惧莱斯特律戈涅斯人[②]和塞克洛普[③]及那狂怒的波塞冬[④];

倘若你的思想升华，

倘若情感永不抛弃你的躯体和精神，

征途中你将不会与之遭遇。

倘若不把他们压在你的灵魂上，

倘若灵魂不把他们置于你的步伐前，

莱斯特律戈涅斯人和塞克洛普及那狂怒的波塞冬

将不会出现在你的征程中。

愿你漫漫长行。

经历无数的夏日清晨，

当港口映入眼帘时

从未有过的喜悦油然而生。

去拜访腓尼基[⑤]的名都古城吧

①伊塔刻：希腊一岛屿名，根据荷马史诗中讲，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奥德修斯曾为伊塔刻国王。他前去围攻特洛伊，战争结束后，他想回到妻子珀涅罗珀身旁，但发怒的海神却让他在海上漂流了十年之久。

②莱斯特律戈涅斯人：希腊神话中的吃人部落。

③塞克洛普：希腊神话中的独眼巨人。

④波塞冬：希腊神话中的海神。

⑤腓尼基：地中海东岸的古国，约现在黎巴嫩和叙利亚的沿海一带。

收获最美好的东西。
去走访埃及的众多城市吧，
向知识丰富的人民去讨教。

不要让伊塔刻从眼中消失，
因为那是你此行的目的地。
不必步履匆匆；
最好让行程延续许多年
只有当你一路学下来
有了财富时，
才让船停靠伊塔刻。

不要期待伊塔刻让你财源广进，
它已赋予你一次美妙的旅行；
没有伊塔刻，你不会启程。
它已给予你一切，再无其他。

假如你最终发现伊塔刻贫穷
不要认为它欺骗了你。
因为你已变成智者,经历丰富
而这正是伊塔刻的含义。

康斯坦丁 · 卡瓦菲斯[①](1863—1933)

①康斯坦丁 · 卡瓦菲斯(1863—1933) 希腊现代诗人。

献 词

在车上我就说了已完成此书的初稿。当开始攀登比利牛斯一座我们曾在此度过美好时光并被视为神圣的山峰时，我问她是否想知道中心思想是什么，书名是什么；她回答说是很想问一问，不过为了尊重我的工作，就什么也没说，只是感到高兴—— 非常高兴。

我告诉了她书名和中心思想。我们继续默默无语地走着，在返途中，听到一种声响 是风声，它吹过树梢，吹向我们，让山再次展现出它的神奇和力量。

接着就下雪了。我停下来，观赏着这一时刻：雪花飘落，天空灰暗，还有森林和身边的她。她，总在我身边。

此时此刻我欲言又止，为的是让她第一次翻开此书时才知道。此书谨献给你，克里斯蒂娜，我的妻子。

作者

根据作家若热·路易斯·博尔热斯[1]所说,查希尔之意来自伊斯兰传统，估计出现于十八世纪左右。查希尔在阿拉伯语里的意思是看得见的、眼前的、不能不被感知的。某事或某人，一旦被接触，就会慢慢占据我们的思想，直至再也不能去专注其他。这可以被看成是神奇，或是疯狂。

圣父区[2],《神奇事物百科全书》1953年版

①若热·路易斯·博尔热斯(1899—1986)阿根廷诗人,小说家。
②在法国西部伊勒一维莱讷省境内。

目 次

PDG

我是自由之人



她,埃斯特,战地记者,三十岁,已婚,无子,刚从伊拉克回来,因为那里的入侵随时可能会发生。他，身份不明，大约二十三或二十五岁，褐色皮肤，蒙古人长相。人们最后一次看到他们是在圣奥诺雷大街上的一家酒吧里。

警方得知他们以前就曾相会过，但多少次却无人知晓：埃斯特总说此人是个很重要的人物——只知他叫米凯尔，至于说是对她的记者生涯重要还是对作为女人的她重要，她从没解释过。

警方开始了例行调查。各种可能性都想到了，绑架、讹诈、绑架后撕票——这绝对没什么可奇怪的，因为她的工作迫使她经常和与恐怖组织有联系的人打交道，以便获取消息。他们发现在失踪前几个星期里她的银行账户上有正常的提款记录，调查人员认为这可能与支付情报费有关。她没带任何衣物，但奇怪的是她的护照不见了。

他,一个陌生人,很年轻,警方没有任何有关记录,也没任何线索来搞清他的身份。

她,埃斯特,两次国际新闻奖项获得者,三十岁,已婚。

我的妻子。

我马上受到了怀疑并被拘留，因为我拒绝说出在她失踪那天我在什么地方。不过最后监狱看守还是打开门并说我是个自由之人了。

为什么我是个自由之人？因为在当今社会里你的一切别人都知道,只要你想要,情报随处可得 :信用卡在哪儿用过,常去何处,和谁睡觉了。说到我,那就更容易了 :我妻子的一个女朋友,也是个记者,不过是离了婚的——因此就更没问题说和我睡觉了—— ,在得知我被抓起来后，挺身而出为我作证。她详细证明在埃斯特失踪的那天白天和晚上我是和她在一起的。

我去和警长谈,他还回了我的物品并向我道歉,说我这么快被拘起来是有法律依据的，而且我还不能去指控或起诉国家。我说我丝毫没有这方面的企图，知道任何人都是怀疑对象，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监视之下,即使他没犯任何罪行。

“你自由了,”他重复了监狱看守的话。

我问 :我妻子真的不会出什么事吧 ?她以前就对我说过,由于她在恐怖主义地下世界里巨大的关系网，时常感到有人在远远地跟着她。

警长缄默不语。我一再追问，不过他什么也没说。

我问她是否可用自己的护照旅行，他说可以，因为她也没犯什么

法 为什么不可以自由出入这国家呢？

“那么有没有可能她已不在法国了？”

“你是认为因你和那个姑娘睡觉而被抛弃了？”

我说这不关你什么事。警长停顿了一下，变得严肃起来，他说我被抓起来是例行公事，不过对我妻子的失踪深感遗憾。他也累了，而且虽说他不喜欢我的书（这么说他知道我是谁！还不是像看上去的那么无知），但还能设身处地为我着想，知道我正在经历着困难的事情。

我问从现在起我该干什么。他给了我一张名片，要我一有消息就通知他——电影上尽是这种场面，我才不信呢，警察们总是知道的比他们说的多。

他问我以前是否见过埃斯特最后一次被看到时和她在一起的那个男子。我回答说只知其名，素未谋面。

他问在家里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我说我们在一起有十多年了，正常夫妻该有的问题我们都有——不多，也不少。

他婉转地问我们最近是不是谈起过离婚之事，或是我妻子在考虑分居。我回答说这种假设从不存在，虽说——我重复一下，“像所有夫妻一样”——我们时不时有过争论。

是经常还是时不时？

时不时，我一口咬定。

他更加婉转地问她是不是怀疑我和她朋友的事。我说我们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一起睡觉。不是事情不事情，实际上是无事可做，白天让人厌烦，午饭后百无聊赖，诱惑的游戏总是能引起生活的兴趣，于是我们就上床了。

“你上床就是因为白天让人生厌？”

我本想说这类问话不属于询问范畴，不过我需要他的同盟，也许今后会用得着他——总之，存在着一种看不见的机构，就是所谓的关系银行，这曾一直对我很有用。

“有时是这样。没什么有意思的事可做，女人在寻觅情感，我在寻求冒险，就这样。第二天，两人装着什么也没发生，而生活还在继续。”

他表示感谢，向我伸出了手并说在他的世界里事情不完全如此。也有厌烦、无聊，甚至也想上床，但事情都在严格的控制之中，没人去做心想之事。

“也许对艺术家而言事情来得更自由些，”他评论道。

我说我了解他的世界，不过，眼下不想就我们对社会和人类的不同看法进行比较。我保持沉默，等着下一步的发展。

“讲到自由，你可以走了，”他说道，对一个作家拒绝和警察交谈感到有些失望。“如今已见过你本人，我会去读你的书，我是说过我不喜欢，其实根本就没读过你的书。”

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听到这类话。至少这场对话让我可以又多了一名读者。我向他致意，然后就走了。

我自由了。从监狱里出来了，可妻子却神秘地失踪了，我没有什么固定的工作时间，也没有什么扯不清的事，我富有、著名，如果说埃斯特真的抛弃了我，我会很快找到顶替她的人。我自由和独立。

然而，什么是自由？

大半辈子里我都是某些事物的奴隶，所以得弄清楚这词的含义。从小我就在为自由而奋斗，要让它成为自己最重要的财宝。我反抗父母，因为他们希望我成为工程师而不是作家。在学校里和朋友们作对，

于是他们马上就选定我作为恶作剧的牺牲品，以至我和他们的鼻子不知流了多少血，然后不知有多少个下午我都得掩饰好伤痕，为的是不让我妈看见—— 因为一人做事一人担—— ,经历了这一切后 ,我才得以表现出自己能抗住打而不哭泣。我为找到一个能养活自己的饭碗而奋斗 ,我去五金店当送货伙计 ,为的是不受‘ 我们给你钱 ,你得干这干那 ” 这有名的家庭讹诈的束缚。

青年时代的我为爱上的一个女孩而奋斗，她也爱我，虽说没什么结果 ,后来她离开了我 ,因为她父母让她相信了我没前途。

接下来就是在报界工作，我与这里可恶的环境抗争，第一个老板让我等了三个小时，只是当我把他正在读的一本书撕成碎片时，他才对我有所注意：他吃惊地看了我一眼，于是他看到这里有一个能忍耐并且能面对敌人的人，这都是一个记者的基本素质。我为社会主义理想而奋斗 ,最后进了监狱 ,出来后继续斗争 ,觉得自己是工人阶级的英雄 ,直到听到甲壳虫乐队①这个名字，于是心中有了主意，认定喜欢摇滚比喜欢马克思更有意思。我为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女人的爱情而奋斗。我为有勇气和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女人分手而奋斗，因为爱情没能持续下去，而我则需要前行，直到遇到命中注定的那个人，而不是那前三个人中的任何一个。

我为有勇气放弃报社工作而投身于写一本书的冒险之中而奋斗，即便知道在我的国家里没人能靠文学为生。一年终了，写了上千页后就放弃了，写那么多页绝对是需要有才气，连我都不明白是怎么写出来的。

①甲壳虫乐队：即披头士乐队。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利物浦一支由四人组成的流行歌曲乐队，曾风靡一时。

当我奋斗时,看到人们在以自由的名义讲话,而他们越是捍卫这唯一的权利,越是表现出他们是父母意愿、许诺‘ 白头偕老 ’婚姻、利弊、制度、半途而废的计划、不能说‘ 不 ’或‘ 够了 ’的爱情、不愿意和谁谁谁吃饭也得去吃而度过的周末的奴隶。奢华的奴隶，奢华表象的奴隶，奢华表象之表象的奴隶。没有选择之生活的奴隶，而这生活又必须决定去过，因为有人最终说服他们这是最好的生活。就这样，他们过着千篇一律的日日夜夜，而在其中冒险只是某本书里的一句话或是一直开着的电视里的一幅画卷，而当任何一扇门打开时，他们总说：

“ 我不感兴趣,我没情趣。”

如果从没去尝试，怎么知道自己没情趣呢？但问也无济于事：事实上，他们害怕任何会冲击他们业已习惯了的世界的变化。

警察说我自由了。我现在是自由的，在监狱里我也是自由的，因为自由仍然是这世上最让我看重的东西。当然这会让我去喝不喜欢的酒，去做不该也不能重复去做的事情，会让我心灵和身体上出现许多伤痕,让我去伤害一些人——当懂得除了强迫别人追随自己的疯狂和对生活的渴望，自己可以做一切时，我最终向这些人请求了原谅。我不后悔所经历的受苦时刻，把自己的伤痕当成奖章挂在身上，我知道自由的价值像奴隶制度一样昂贵；唯一的区别在于你是愉快微笑地为它付钱，即使这微笑含着眼泪。

我出了警所，天很晴朗，这是一个与我精神状态完全不合的阳光灿烂的星期天。我的律师在外面等着呢，他说了几句安慰话并送我一束花。他说他往所有的医院、停尸房打电话（当某人回家晚了就会发生这种事），但没有埃斯特的下落。他说他成功地没让记者们知道我被关在

了哪里。他说得和我谈谈，以便从法律角度制定防备将来某种指控的战略。我对这番提醒表示感谢，知道他不希望制定出任何法律战略，实际上他是不希望让我孤身一人，因为他不知我会如何行事（我会灌醉自己并重新被抓起来？会闹事？会自杀？）。我说我有不少重要的事情要处理，他和我都知道我在法律上没任何问题。他坚持，而我并没给他选择的机会。总而言之，我是个自由之人。

自由。孑然一身的自由。

我打车来到巴黎市中心，让车停在凯旋门前。我沿着香榭丽舍大街①朝布里斯托尔旅馆方向走去，不管我们谁从外面出差回来，我总是和埃斯特在那里喝热巧克力。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种回家的仪式，一种潜入爱情的方式，这爱情把我们连在了一起，虽说生活是越来越把我们推向不同的道路。

我继续走着。人们脸上挂着笑容，孩子们为这隆冬季节里暂短的春色而欢欣，交通流畅，一切都好像井井有条，除了没人知道或装不知道我刚刚失去妻子，或者就是对此事不感兴趣。难道他们不明白我是多么难过吗？大家应该感到悲伤，同情支持一个为了爱情而心在流血的男人；然而他们还在笑，沉浸在只有周末才有的渺小与可怜的生活当中。

多么可笑的想法 擦肩而过的人们也有破碎的心灵，而我不知他们为何及如何在难过。

我走进一家酒吧去买包烟，那人用英语作答。我来到一家药店找一种非常喜欢的薄荷糖，店员和我讲英语（这两次我都是用法语要的东

①亦译爱丽舍大街。一条以美丽和讲究时尚著称的巴黎大街。

西）。在到达旅馆之前，被刚从图卢兹来的两个小伙子拦住，他们打听一个什么商店在哪里，已经问过不少人，可没人明白他们在说什么。这是怎么了？在我被抓起来的二十四小时里香榭丽舍大街上的语言变了？

旅游和金钱能创造奇迹：但以前怎么没注意到这个呢？原因看来是我和埃斯特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吃那种热巧克力了，即使这期间两人都多次外出旅行并返回。总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总是有什么不可拖延的约会。好的，亲爱的，咱们下次再去吃吧，我很快就会回来，你知道我有个确实重要的会面，我不能去机场接你了，你打的吧，我手机开着，有什么急事可打电话，没什么事儿就晚上见。

手机！我从兜里掏出来马上开机。它响了几声，每响一下我的心就怦然一跳，看到小屏幕上找我的人名后，我谁也没回。但愿出现一个“没名字的”号码只能是她，因为那号码只有二十几个人知道，而且他们发誓不外传。没出现，都是些朋友或是接触密切专业人士的号码。他们大概是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想帮忙(怎么帮？)，想问我是否需要什么。

手机声仍在响着。该不该接？该不该和他们之中什么人碰碰面？

我决定搞明白正在发生的事情后再说。

我来到布里斯托尔旅馆，埃斯特总把它描绘成巴黎少有的几家待顾客为贵宾的旅馆——而不是把他们当成无家可归的人。像家里人一样被问候一番后，我挑了一张位于漂亮钟表前的桌子，听着钢琴，看着外面的花园。

得实际点儿，研究选择一下，生活在继续。我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被女人抛弃的人，然而难道说这事就得发生在一个艳阳之日，发

生在大街上的人们在微笑、孩子们在欢唱、春天已发出信息、阳光灿烂、司机尊重人行线的日子里？

我拿起一张餐巾纸，准备把这些想法从脑子里掏出来写在纸上。先把感情放一边,看看该做些什么：

A 考虑她真被绑架的可能性，她的生命现在正处于危险之中，我是她丈夫,她每时每刻的伴侣,我需要上天入地把她找到。

回答这种可能性：她拿走了护照。警察不知道她还拿走了一些个人用品，还有一个装着保护神圣像的钱包，每去一个国家旅行她都带着这个。她从银行取了钱。

结论 她早就准备好出门了。

B 考虑她相信了一个许诺，而这最后变成了一个陷阱。

回答：她屡次处于危险境地——这是她工作的一部分。不过她总是预先告诉我，因为我是她唯一可完全信赖的人。她会告诉我她大概在哪儿，会去和谁接触（虽说为了不让我身陷险境，她多数时候会用假名),会告诉我一旦在约定的时间里不回来她会干什么。

结论：她脑子里没有和消息来源人接触的想法。

C）考虑她遇到了另一个男人的可能性。

回答：没有回答。在所有假设中这是唯一的可能。而我不能接受这个，不能接受她以这种方式离去，连个缘由都不说。我和埃斯特都为我们能共同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困难而自豪。我们痛苦，但从没向对方撒过谎——虽说隐瞒夫妻权利之外的一些事情是这游戏规则的一部分。我知道她认识了那个叫米凯尔的人之后就开始改变了许多，然而这就是十年婚姻破裂的原因？

即便是她和他睡觉了,爱上了,难道在一去不回头的冒险之前就不

权衡一下我们在一起的日子以及我们所取得的一切？她是自由的，想去旅行就去旅行，生活中有长时间看不到女人的男人和士兵围着，可我从没问过她什么，她也从没对我说起过什么。我们两人都是自由的，而且还都为此而骄傲。

但是埃斯特失踪了。只给我一人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好像是在传递一种神秘信息 我要走了。

为什么？

值得回答这个问题吗？

不值得。因为回答就藏在自己不能让爱人呆在身边这种无能之中。值得寻找她并说服她回到我身边吗？恳求乞求婚姻中的再一次机会？

这看上去挺可笑：当一个我爱的人弃我而去，最好就像过去一样难过。最好就像过去一样，自己舔自己的伤口。我会在一段时间里想她，会变成一个苦涩之人，会去惹朋友们生气，因为除了我妻子离去这事之外没其他事可做。我将试着去解释所发生的一切，将日夜去重新审视在她身边的每一时刻，最终的结论将会是她对我生硬，可怜的我总是力争做到最好。我将去找其他女人。在街上行走时，每当和一个人迎面走过时都觉得是她。日日夜夜受折磨。这可能会持续几周，几个月，也许一年多。

直到有天早上醒来，发现自己正在想其他什么事，于是我明白了最坏的已经过去。心灵受到了创伤，但在恢复，并得以重新看到生活的美好。这在以前也发生过，并将再次发生，我敢肯定。当某人走时是因为另一个要来——我将重新遇到爱情。

一时间,我品味着自己的新处境 单身、百万富翁。在光天化日之

下，我想和谁出去就和谁出去。我可以像这么多年来从没表现的那样出现在节日里。消 息会迅速传开，很快就会有许多女人来敲我的门，有年轻的或已不太年轻的，富有的或想富有却没那么富有的，智慧的或没准儿所受教育也就是说出自认为是我爱听的话的女人。

我想相信自由真好。又自由了。准备好遇到我生命中的真爱，在等着我的爱,永不会让我重新处于屈辱之中的爱。

喝完巧克力，看了看表，知道要想有那种重新成为人类一分子的愉快感觉还为时过早。一时间我幻想着埃斯特推门进来，走在那美丽的波斯地毯上,一句话也没说就坐在我身边,抽起一支烟,看着整个花园，然后握住我的手。半个小时过去了，我相信了自己刚刚编织的故事，直到明白过来这只不过又是一次胡思乱想。

决定不回家了。我来到前台，要了一个房间，一只牙刷，还有除臭剂。旅馆客满，不过经理帮了个忙：我住进了一套朝向埃菲尔铁塔的漂亮套间,还有凉台,能一览巴黎的建筑物,灯光在慢慢亮起来,家人们在这个星期天里正聚在一起吃晚饭。在香榭丽舍大街上的感觉又回来了 周围的景色越美丽,我越感到悲惨。

没看电视。没吃晚饭。我坐在凉台上，回顾着自己的生活，一个梦想成为作家的年轻人，猛然间看到了现实完全是另一回事——在一个据说没有读者的国家里，用一种没人读的语言写作。家里强迫他去读个大学(随便哪所都行,孩子,只要你能拿到文凭,因为如果做不到,你在生活中将成不了气候）。他反抗，在嬉皮时代周游世界，最后遇到一个歌手，写了一些歌词，然后一下子就挣到了比姐姐还多的钱，他姐姐遵从父母之言去当了化学工程师。

我又写了很多歌，这歌手越来越成功，我买了几套房子，和歌手有了冲突，不过接下来的许多年里我不工作也有足够的资金。我第一次和一个比我大的女人结了婚并学到了许多东西——如何做爱,如何开车,如何讲英语,如何晚睡——但最后我们分手了，因为她认为我是那种“情感上不成熟，跟在任何一个胸很丰满女孩后面生活的”人。我第二次第三次和我相信会给我稳定情感的人结了婚：我如愿以偿，不过发现伴随着这梦想的稳定是深深的厌倦。

这两次婚也都离了。重新自由，不过仅仅是一种感觉罢了；自由不是没有了约会，而是有了选择的能力，以及向自己许诺的能力，用最好的东西向自己许诺。

我继续寻爱，继续写歌。当有人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回答说是作家。当人们说只知道我的歌词时，我说那只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当他们表示歉意说没读过我任何一本书时，我解释说我正在实施一个大计划—— 谎言一个。实际上,我有钱,有关系,而所没有的是写本书的勇气—— 这梦想后来变成了可能。如果试过并失败了，不知自己的余生会是什么样子：所以，最好是活在梦想里，而不去面对梦想可能破灭的现实。

一天，一个女记者来采访我：她想知道在全国范围里我的工作被认知却无人知晓我本人意味着什么，因为通常只是歌手出现在媒体上。她漂亮、智慧、沉默寡言。在一次节日里我们再次相遇，这次已没有了工作的压力，于是就在那天晚上我得以把她带上了床。我恋爱了，她则认为是毒品。我打电话，她总说忙。她越是拒绝，我越是感兴趣，最终我得以说服她到我乡间的家里度周末（虽说是害群之马，反叛，但多数情况下是有补偿的,当时在朋友中,我是唯一能在乡下买房子的人)。

一连三天我们观赏着大海，不与外界来往，我给她做饭，她给我讲她工作上的事儿，最后她爱上了我。我们返回城里，她开始定期到我这里来住。一天，她一早就出去了，回来时带着打字机：自此，什么也没说,我的家就成了她的家。

我们之间开始了我和前妻们就曾发生过的同样冲突：她们总是寻求安稳、忠诚，而我则是寻找冒险和未知。不过这次的关系持续时间更长；即便如此，两年之后，我想该是埃斯特带上她的打字机和来时所带的一切东西回她家的时候了。

“ 我认为不会成功。”

“ 但你爱我,我也爱你,不是吗 ?”

“ 不知道。如果你问我喜不喜欢自己的女伴，回答是肯定的。同时如果你想知道没你我能不能活，回答也是肯定的。 ”

“ 我没想生成为男人，很高兴我是女人。总之，你们所希望我们的一切就是做的饭好吃。而人们希望男人的则是一切，绝对的一切——有能力维持家,做爱,保护后代,搞吃的,有成就。”

“ 不是这个：我对自己很满意。我喜欢你的陪伴，但我确信不会成功。”

“ 你喜欢我的陪伴，不过你是讨厌自己一人独处。你总在寻找冒险，目的是为了忘却重要的事情。你血管里流的是肾上腺素，而忘了那里面流淌的应该是血,就是这样。”

“ 我没有逃避重要之事。什么是重要的？举个例子吧。 ”

“ 写本书。”

“ 这我随时可以做。”

“ 那就做吧。然后,如果你愿意,我们就分手。”

我觉得她的话荒唐，我想写就能写一本书，我认识许多出版社、记者、欠我人情的人。埃斯特只是一个害怕失去我的女人，她在盘算着呢。我说不必再继续下去，我们的关系已经到头了，不是她认为什么是让我幸福的问题，而是爱情的事。

什么是爱情？她问。我解释了半个多小时，最后发现不能给它一个很好的定义。

她说既然我不知如何定义爱情，那就试着去写本书吧。

我说二者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今天我就走，她爱在这儿待多久就多久，我会去旅馆住，直到她找到住处。她说她没任何问题，现在就可以出去，不出一个月房子就可腾出来，她还说第二天就去找地方。我收拾箱子，她则去看书了。我说天色不早了，明天再走。她提议我马上就走，因为到了明天我就会感到软弱，不那么决断了。我问她是否想摆脱我。她笑了，说是我要结束一切的。我们去睡觉，到了第二天要走的意志就不那么强烈了，我决定得好好想想。而埃斯特却说事情还没完：当我不去拿认为是自己生命真谛的一切去冒险时，像这样的日子还会发生，她会成为不幸之人，而且将会是她来抛弃我。只有在这时，意图会立刻变成行动，并将烧毁一切可让她返回的桥梁。我问这是什么意思。

她回答说就是去找另一个情人,去恋爱。

她去报社上班，我决定抽出一天来休息（除了写歌词，眼下我还在一家录音棚工作），我坐在了打字机前。之后又起身去读报，回复重要信件,当这些结束后,就开始回复一些不重要的信件,记下要做的事,听听音乐，在街区转上一圈，和面包店老板聊聊，回家，一天就这么过去了,没打出一句话来。结论是我恨埃斯特,她强迫我做不想做的事。

她从报社回来后，什么也没问，断言说我没写出来。她说我今天的眼神和昨天的一样。

我说第二天去做，不过晚上又坐在了打字机前。我阅读，看电视，听音乐,再回到打字机前,就这样过去了两个月,一张纸一张纸地写“第一句”,始终就没写出第一段来。

我找出各种可能的借口原谅自己—— 在这个国家里没人看，而且我没有想象的目标，或者说我有一个极佳的目标，但正在寻找正确的方法达到它。另外，还有一篇文章或是歌词要写，忙着呢。又是好几个两个月过去了,有一天她回到家,手里拿着一张机票。

“够了,”她说,“不要再装着你很忙你是个有责任感的人、世界需要你所做的事了，出去旅行一段时间吧。”我真的能成为我在那儿发了几篇报道的报社社长，我真的能成为我给写歌词的那唱片公司的董事长—— 我在这公司干活儿只是因为他们不希望我为其他竞争对手写歌词。我真的能重去做我现在所做的事，但是我的梦想不能再等了。要么接受它，要么忘却它。

去哪儿的机票？

西班牙。

我打碎几只杯子,机票很贵的,现在不能走,面前摆着自己的生涯，

我得照顾它。我会失去许多音乐上的伙伴，问题不在我，在于我们的婚姻。如果我想写本书，没人能阻止我。

"你能，你想，可就是不做，"她说。"既然你的问题不在我，在你自己，那最好你一个人去呆一段时间。"

她给我展开一张地图。我得直达马德里，然后乘公共汽车到达与法国接壤处的比利牛斯山脉。一条中世纪之路从这里开始，即圣地亚哥之路：我必须徒步行走这条路。她会在终点等着我，然后接受我所说的一切：我不再爱她，我还没有足够经历来创作一部文学作品，我不再想去当一名作家，这一切不过是青年时代的一场梦而已。

一种错乱！我与之生活长达两年的女人来决定我的生活，这两年在恋爱关系中可真是一种永恒。她让我放弃工作，希望我徒步穿越整个国家！我还当真了，这可真是疯了。几个晚上我都喝醉了，她也醉倒在我身边——虽说她讨厌喝酒。我挑事儿，说她嫉妒我的独立，说她冒出这疯狂想法就是因为我说我不要她了。她说这一切在我还在学校读书并梦想成为作家时就有了，现在别再拖了，要么面对自己，要么就是结婚、离婚、讲述着自己过去动人的故事、在日渐衰落中度过余生。

显然我不能同意她有理，但知道她说的是事实。而越是看到这点，就越是挑事。她沉默地接受了我的进攻，只是提醒我出发的日子快到了。

临近出发的一天晚上，她拒绝做爱。我吸了一整根儿印度大麻烟，喝了两瓶葡萄酒，然后就晕倒在厅里。醒来时发现自己到了井底，现在要做的就是返回地面。如此自豪有勇气的我，现在看到自己是多么胆小，安于现状，只顾自己的生活。那天早上我用一个吻唤醒她，告诉她我将按她说的去做。

我开始旅行，在三十八天里徒步行走了圣地亚哥之路。当到达孔波斯特拉时，明白了自己真正的旅程从此开始。我决定住在马德里，靠版权生活，让大洋把我和埃斯特的肉体隔开——虽说我们时常通电话，还继续名义上在一起。继续是个已婚者很令人愉快，因为知道随时可以回到她的怀抱，同时又享受着世上一切独立。

我爱上一个加泰罗尼亚的女科学家，一个做珠宝的阿根廷女人，一个在地铁里唱歌的女孩。音乐版权费源源不断而来，足以让我不工作而舒适地生活，有的是时间干一切，包括……写本书。

这书总是可以等第二天再说，因为马德里市长决定整个城市应该成为一个节日，他创造出有意思的口号（“马德里杀我”）并鼓励在一个晚上去几家酒吧，他发明了浪漫的名字“活跃的马德里夜色”，这我可不能等到明天，一切都太让人开心了，白天短暂，夜色悠长。

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埃斯特打电话说要来看我：照她的说法，必须一揽子解决我们的问题。她订了一周以后的机票，这给了我时间组织一系列的抱歉（我对以前在地铁里唱歌的女孩说我要去葡萄牙，一个月内就回来，她现在住在公寓饭店，每天晚上都和我出去光顾“活跃的马德里夜色”）。我收拾房间，消灭一切表露女人存在的痕迹，请朋友三缄其口，因我老婆要来这儿住上一个月。

埃斯特走下飞机，她头发剪得可怕没法看。我们到西班牙内地旅行，去了一些待一夜就够的小城市，如果让我今天再去，连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了。我们观看斗牛和弗拉门科舞蹈[1]，我是天底下最好的丈夫，因为我希望她带着我还爱她的印象回去。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给她

①弗拉门科舞：一译“弗拉曼柯舞”。西班牙安达卢西亚的一种民间舞蹈，其动作特点是快速旋转和拍手顿足，舞蹈热情奔放。

这种印象，也许是因为心底相信马德里的梦想终有一天会结束。

我说她剪的头不好，她改了，又变得漂亮了。现在还差十天她的假期就结束了，我希望她高兴地走，然后又留下我一个人和杀死我的马德里、上午十点开门的迪厅、斗牛、千篇一律没完没了的聊天、酒、女人、斗牛、酒、女人在一起，绝对没有时间概念。

一个星期天，当走到一整夜都开着的一家小餐馆时，她问起我那禁止的问题：我说过正在写的书。我喝了一瓶雪利酒，在路上踢金属门，用语言攻击路人，我问她为什么大老远跑来唯一的目的就是给我生活添烦恼，破坏我的愉快，她什么也没说，不过两人都明白我们的关系走到尽头了。我过了无梦的一夜，第二天，在向经理抱怨电话不好用后，在对清洁女工说她一个星期都没换床单后，在洗了一个长长的澡以便去掉头夜的气息后，我坐在了打字机前，仅仅是向埃斯特表示我在试，在庄重地试着工作。

突然奇迹发生了：我看着眼前这个女人，她刚煮好咖啡，现正在看报，她的眼睛里透出疲倦和绝望，一如往常地沉默不语，常常不是用动作来表示出她的温柔，这个对我本想说‘不’却说‘是’的女人，强迫我为她——有道理地——认为是生活真谛的事而奋斗，她放弃陪伴我，因为她爱我胜过爱她自己，她让我旅行去寻觅自己的梦想。我看着这个几乎像个女孩子的女人，安静，眼睛会说话，多少次心里受惊，但行动上大胆，能去不屈辱地爱，不说对不起地为自己的男人奋斗——突然，我的手指打在了键盘上。

第一句出来了。接着第二句。

我两天没吃饭，只是必要地睡一睡，词句像是从一个陌生的地方涌现出来——就像以前写歌词的情景，那时，经过多少次的争吵和无意义

的交谈之后,我和我的伙伴都知道‘ 事情 ’成了,行了,该是把它落在纸上和音符上的时候了。这次,我知道‘ 事情 ’是来自埃斯特的 心里,我的爱再生了,我在写书,因为她在,她毫无怨言地克服了所有困难时刻,没有把自己看成一个牺牲品。我开始讲述最近这些年里唯一打动我的一件事的经验体会——圣地亚哥之路。

随着写作的进展，发觉自己在看世界的方法上发生着一系列的重大变化。多少年里我研究和实践了魔法、炼金术、巫术；我着迷于这样一种思想，就是说有一帮人掌握了无边的能力，绝不能与他人分享，因为让无经验之人有了这种能力是非常危险的。我参加了秘密会社，卷入异国教派，购买昂贵的和市面上买不到的书籍，花大量时间在仪式和革新上。我出入各种组织和行会，总是兴奋于遇到最终能给我显示看不见世界上奥秘的人，但最后总是失望地发现这些人——虽说都是善意的——大多都仅仅是遵循这个或那个定义，而且大多都变成了痴迷者，这恰恰是因为盲目相信是那不断搅动人类心灵之疑惑的出路。

我发现许多仪式仍然存在，这是真的。但也发现自称大师和洞察生活秘密的人，自称懂得那能让你获得一切希望之事技巧的人，已完全失去了与古人教诲的联系。行走在圣地亚哥之路上，与常人接触，发现宇宙讲一种特有的所谓‘ 符号 ’的语言,而为了理解它,只要解放思想看一看周围的事物就可以了，所有这一切让我怀疑神秘主义是否真的是通往神秘的唯一大门。于是，在关于圣地亚哥之路的这本书里，我开始讨论成长的其他可能性,最后得出结论,就是一句话“:只要专注即可；当你准备好时，教训就来了，而当你注意符号时，总能学到下一步所需

的一切。”

人类有两大问题 第一是知道何时开始,第二是知道何时停止。

一个星期以后，我开始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修改。马德里已不再杀我，该是回去的时候了，我感到一个循环已经完结，急需开始另一个周期。像生活中常有的那样，我向这城市说再见：我想自己可以改变主意,有一天会重返此地。

我和埃斯特一起回我的国家，确信也许该是找份工作的时候了，不过在没找到之前（而没找到是因为不需要），继续修改我的书。我不相信有哪个正常人会对穿越了西班牙一条浪漫且艰难之路的人的经验产生浓厚兴趣。

四个月后，当准备进行第十次修改时，发现手稿不翼而飞，埃斯特也不在。当我都快疯了时，她带着一张邮局收据回来了。她把手稿寄给了她的一个老情人，现在是一家小出版社的老板。

前情人出版了此书。报上没有任何有关消息，不过还是有些人买了。他们推荐给别人，别人也买了，然后又推荐给其他人。六个月后，第一版告罄。一年以后，又印了三版，我开始靠从没梦想的事挣钱了：文学。

不知这梦想能持续多久，不过我决定把每一时刻当成最后一刻来过。我发现成功向我打开盼望已久的大门：另外一些出版社希望出版我下一部书。

问题是不可能每年都走一趟圣地亚哥之路，那么写什么呢？难道说坐在打字机前什么事都做了，就是没写出半句半行这种戏剧性场面将要重演吗？继续与人分享我的世界观和生活经历这很重要。我试了

几个白天和许多夜晚，结论是不行。一天下午，偶然(偶然？)读到《一千零一夜》里一个有趣的故事；那里有象征自己道路的东西，有帮我明白我是谁的事物，以及为什么拖延这么久来采取正在等着我的决定。我以此为基础来写一个牧羊人寻找梦想、寻找藏在埃及金字塔下宝藏的故事。我讲述等待着他的爱情，就像当我在生活中转圈时埃斯特在等待着我一样。

我已不是那个梦想成为什么的人：我是他。我是那个穿越荒漠的牧人，然而帮他前行的炼金术士在哪里？当新作完成后，我有些不明白这是什么 像是讲给成人听的天仙故事，而成人则是对战争、性、权力故事更感兴趣。即便如此，出版商还是接受了，书出了，读者再次把它抬到畅销书之列。

三年后，我的婚姻状况极佳，我在做自己想做的事，第一种译本出版，第二种，成功——缓慢却坚实地——把我的著作带向世界各地。

我决定搬到巴黎去，原因是那里的咖啡馆、作家和文化生活。我发现天下皆如此：挂着给它提气的照片的咖啡馆是旅游者之地。大部分作家更关心形式而不是内容，他们力图与众不同，但结果总是让人讨厌。他们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而且我学会了一句有趣的法语："往返电梯"。这意思是 我说你的书好，你说我的书好，我们来创造一种新的文化生活，一种革命，一种新的哲学思想，我们不好受是因为无人理解我们，然而说到底这种事早已发生在昔日的天才身上，这是一个大艺术家不被其时代所理解的组成部分。

"他们往返电梯"，而且在最初取得了一些成果——人们不想冒险去公开评论自己不明白的东西。不过他们很快就发觉错了，不再相信评论所说的东西。

互联网和它简单的语言足以改变世界。在巴黎出现了一个并行的世界：新作家们努力让自己的文字和心灵得到理解。我在无人知道的咖啡馆里与这些新作家相聚，因为他们和咖啡馆都没名气。我独自发展着自己的风格，而且和一个出版商学习人与人之间共谋所必须学习的东西。

“什么是关系银行?”

“你知。世人皆知。”

“可能,不过我还是不能明白你说的。”

“这是一个美国作家在一本书中提到的。这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银行。它无处不在。”

“我来自一个没有文学传统的国家。我不可能帮助任何人。”

“这没什么关系。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我知你是一个要腾达的人物，终有一天会产生许多影响。我知是因为我曾和你一样，雄心勃勃，独立，正直。如今我已没有了以往的精力，但想帮你一把，因为我不能也不想停止不前，不梦想退休，而是梦想这意味着生命、权力和光荣的有趣斗争。

“我开始在你银行里储蓄，这种储蓄不是现金，而是关系。我把你介绍给什么什么人，为某些交易提供方便，只要合法。于是你知道欠了我的，虽说我从不要账。”

“而到了有一天……”

“没错。有一天,我求你点儿事,你可以说不行,但知道欠我的。于是就会应我所求，我还会继续帮你，其他人因此知道你是一个诚实之

人,也就会往你账上储蓄——永远是关系，因为这世界是用关系构成的，就是如此。某天他们也会求你办事，你要去尊重和帮助曾帮助过你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的关系网就会遍及全世界，你就会认识你需要认识的一切人,而你的影响也就会与日俱增。”

“不过我可以拒绝你所求的事。”

“那当然。像其他任何银行一样，关系银行也是一种危险投资。你拒绝我求你办的事，认为我帮了你是因为你值得帮助，你是顶级人物，我们必须承认你的才能。好的，我感谢，于是就去求另一个在其账上进行了储蓄的人,不过从此以后众人皆知,也不必说什么,你不值得信任。

“你可以升到一半，但升不到你想达到的高度。在某一时刻，你的生活开始下沉,你可到达一半,但到不了终点,你喜忧参半,不失败也不成功。不冷不热，温温的，就像一个福音书作者在其一本圣书中说的一样,温的东西不烫嘴。”

出版商在我的关系银行账户上进行了大量储蓄—— 关系。我学习，我受苦，书被译成法文，而且这个国家的传统是外国人受欢迎。不仅这个：外国人出成绩！十年以后我拥有了一套朝向塞纳河①的大房子，被读者所爱戴，被评论界所仇视(他们崇敬我卖出了几十万册书，不过从此我就不再是一个“不可理解的天才”了）。我总是马上支付别人的储蓄，而且没过多久我就在出借关系了。我的影响在上升。我学着求人，也学着办别人所求之事。

埃斯特获准当记者。除了夫妻间正常的冲突外，我是愉快的。我第一次明白了自己以前恋爱婚姻的失败和我所认识的女人们无关，而是自己的苦涩所造成的。而埃斯特是唯一懂得非常简单之事的人 为了能遇见她，我必须先遇见自己。在一起八年了，我认为她是我今生的女人，虽说我有时(最好说是经常)会恋上生活中遇到的其他女人，但从没考虑过离婚的可能性。我从没问过她是否知道我的婚外情。她也从不进行这方面的评论。

所以，当走出电影院她对我说她已向报社请求去非洲做一个内战报道时，我非常吃惊。

①法国北部流经巴黎的大河。

“你在说什么呀？”

“我想当战地记者。”

“你疯了，不需要。你如愿干着自己的工作。工资挺高，虽说并不需要这钱来过活。你在关系银行里有一切必需的关系。你有才气和同事们的尊重。”

“说白了吧,我需要单独一个人。”

“由于我的缘故？”

“我们共同建立了我们的生活。我爱我的男人，他也爱我。虽说他不在最忠实的丈夫之列。”

“你可是第一次说这个。”

“因为这对我并不重要。什么是忠实？拥有一个不属于自己的肉体和灵魂的感觉？而你，认为我们在一起的这些年里我就从没和别的男人上床？”

“我不感兴趣。我不想知道。”

“那我也一样。”

“这世界上一个被遗忘之地的战争是怎么一回事？”

“我需要。我说过我需要。”

“你什么没有?”

“我有一个女人所能希望的一切。”

“你生活中出错了吗?”

“正是这一点。我有一切,但不幸福。我不是唯一的 这些年来,我相处或见过各种各样的人 富的,穷的,有权势的,安于现状的。在接触到的所有目光中我读出了无尽的痛苦。一种不是总被人接受的忧愁，不管别人怎么对我说,它是客观存在。你在听我说吗?”

“我在听。我在想。照你的意思,没人是幸福的?”

“有些人看上去幸福：只是他们不想这事。另一些人做计划：我要找个丈夫,要有房子,生两个孩子,在乡下买套房。当他们忙于这些时，就像斗牛在寻找斗牛士：他们下意识做出反应，也不知目标在哪儿就往前冲。他们有了自己的车，有时甚至是法拉利，认为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此，而从不提问。但尽管这一切，他们眼中流露出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心灵所承载的忧伤。你幸福吗?”

“不知道。”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都不幸福。我知他们总是在忙 超时间工作，照顾孩子,照顾丈夫,生涯,文凭,明天要做的事,还差什么要买,为了不比别人差还需要有什么,等等。总之,很少人对我说:‘我不幸福’。大多数人都说‘我很好,得到了所希望的一切’。于是我问:‘什么使你幸福?’回答是:‘我拥有一个人所能梦想的一切——家庭、房子、工作、健康。’我又问:‘没停下来想想这就是生活中的一切吗?’回答:‘没错,这就是一切。’我再问:‘那好,生活的意义就是工作、家庭、早晚要长大并会离开的儿女、会变得更像朋友而不是真正恋人的妻子或丈夫。而工作早晚有一天会结束。到这时你会干什么?”

“回答 没有回答。他们改了话题。”

“实际上,他们回答:‘当孩子长大后,当丈夫或妻子变得更像朋友而不是恋人时，当退休后，我就有了自由时间去做一直梦想的事：旅行。’

“问:‘不过你没说你现在幸福吗 ?没在做一直所梦想的事吗 ?’于是,他们说很忙,而且换了话题。”

“如果我继续问下去，他们最终总能发现自己缺少了什么东西。企业主还没完成梦想的买卖，家庭主妇希望有更大的独立性或是更多的钱，恋爱的小伙子害怕失去女朋友，刚刚毕业的人心说是自己选择了自己的职业还是别人替他选的，牙科医生想当歌手，歌手想当政治家，政治家想当作家，作家想当农民。即便遇到的人正在做自己所选择的事，他的心灵也在受折磨。他没有遇到和平。正好我想问：你幸福吗 ?’

“不。我有爱我的妻子，有一直梦想的职业。有所有朋友都嫉妒的自由。旅行、荣誉、问候。不过……”

“不过什么 ?”

“我认为,如果停下来,生活就失去了意义。”

“你不能放松、看着巴黎并抓住我的手说 我如愿以偿了,现在我们来好好过后半生。”

“我可以看巴黎,我可以抓住你的手,但我不能说这些话。”

“我敢打赌，这条路上的所有人都在感受着同一件事。刚走过去的那个优雅女人整日里想让时间停止，控制体重，因为她认为爱情有赖于此。看马路那边：一对夫妇和两个孩子。当他们和孩子一起出来散步时，正享受着非常幸福的时光，但同时，下意识并没有停止惊吓

他们：他们想到可能失去工作，会生病，健康计划不能兑现，一个孩子被轧着了。当他们想散散心时，也在寻找着摆脱悲剧防范世界的方法。”

“那个街角上的乞丐呢？”

“这个我不知道：我从没和什么乞丐交谈过。他是不幸福的写照。不过，像所有的乞丐一样，他的目光好像掩饰着什么。在他们身上忧伤是如此的显而易见，让我不能相信。”

“你在说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我看名人杂志，大家都在笑，都挺高兴。不过，因为我是名人之妻，知道事情完全两样：在那一时刻，在照片上大家都在笑，都挺开心，而在晚上或早上，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我该去做什么好继续出现在杂志上呢？’‘如何掩饰已没有足够的钱来维持奢华？’‘如何来经营我的奢华，让它场面更大，比别人的更气派？’‘照片上我旁边那个笑着庆贺的女演员明天可能就偷走了我的角色！’‘我穿得比她好！’‘我们彼此讨厌，为什么还笑？’‘如果说我们深感不幸福，是名声的奴隶，为什么把幸福卖给这杂志的读者呢？”

“我们不是名声的奴隶。”

“不要偏执狂，我没在讲我们。”

“你认为是怎么回事？”

“几年前我读了一本书，讲的是一个有趣的故事。我们假设希特勒打赢了战争，消灭了世界上所有的犹太人，让他的人民相信确实存在一种上等民族。历史书就要开始改写，百年之后，他们的后继者消灭了印第安人。再三百年后，黑人大批死亡。五百年后，战争机器最终把东方民族从地球上除去。历史书讲述久远年代里与野蛮人的战斗，但没人

去认真阅读,因为无关紧要。

“于是，纳粹出现两千年后，在高个子蓝眼睛的人居住在此已有五百年的东京一家酒吧里，汉斯和弗里茨正在喝啤酒。这时，汉斯看着弗里茨并问道:‘弗里茨,你认为这一切一直就是如此吗？’

“‘什么如此？’弗里茨问道。

“‘世界。’

“‘当然世界一直就是如此,我们学的不是这样吗？’

“‘是的,我不知为什么问这个傻问题’,汉斯说。他们喝完啤酒,谈起其他事,也就把这个给忘了。”

“不必往将来走这么远，往回两千年足矣。你能崇尚断头台、绞架和电椅吗？”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人类最坏的惩罚,十字架。我记得在西塞罗①的书中读到过,这是一种‘可恨的惩罚’,在死亡来临前,让你产生可怕的痛苦。然而今天人们是把它挂在胸前，挂在房间的墙上，把它当成了一个宗教象征,忘记了他们面前的是一副刑具。”

“要么就是：当有人决定必须去除太阳离地球最近的冬至这天举行的异教节日时，已经过去两个世纪了。使徒们，使徒的后继者们非常繁忙,他们传播耶稣的信息,而从不关心‘无敌太阳升起’,即十二月二十五日举行的太阳诞生之密特拉神②节。直到有个主教认为冬至的这些节日是对信仰的一种威胁！于是乎，今天我们有了弥撒、耶稣诞生的马槽、礼物、讲道、木制马槽里的塑料婴儿,还有信仰,基督就诞生在这天的全然信仰!”

①西塞罗（前106一前43）：古罗马奴隶主贵族政治家、折衷主义哲学家。
②密特拉神:在印度–伊朗神话中，为光明之神。

“而且我们还有圣诞树 知道起源吗？”

“完全不知。”

“圣卜尼法斯①决定把纪念孩提时代奥丁②的仪式‘基督教化’：一年一次，日耳曼各个部落把礼物放在橡树周围，好让孩子们去找。人们认为这样可以愉悦异教神明。”

“回到汉斯和弗里茨的故事 你认为文明、人类关系、我们的愿望、成就，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个讲得很糟的故事的成果？”

“当你写了圣地亚哥之路后，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不是吗？以前你认为一帮被选中的人知道这神奇象征的含义；而今，你知道我们大家都知道这含义——虽说已被遗忘。”

“知道这个并不能解决什么问题：人们竭尽全力不忘却，不接受所拥有的巨大神奇力量。因为这可能会破坏他们有组织社会的平衡。”

“即便如此，大家都有能力，不对吗？”

“对极了。不过缺少勇气去追寻梦想和符号。难道忧伤就是由此而生？”

“不知道。我并没说我什么时候都活得不幸福。我开心，爱你，非常喜欢自己的工作。不过时常深感忧愁，有时还夹杂着过错感和害怕；这感觉会过去，然后再来，再过去。像我们的汉斯一样，我提出问题 因我回答不了，也就忘记了。我可以去帮助饥饿的儿童，成立一个援助海豚的协会，以耶稣的名义开始拯救他人，做任何让自己感到还是有用之人的事 不过我不想做。”

“那过去有战争的地方又是怎么回事？”

①圣卜尼法斯（675？—754）：中世纪前期基督教德意志总主教。

②奥丁：北欧神话中的主神，世界的统治者。

“因为我觉得在战争中，人处于极限；第二天就可能死去。凡处于极限之人，言行举止会不同。”

“你想回答汉斯的问题吗？”

“想。”

今天，在布里斯托尔旅馆这漂亮的套房里，人们问候着我，就好像什么大事也没发生过一样，这时酒瓶盖上了，烟也抽得差不多了，窗外的埃菲尔铁塔每隔一小时就闪烁五分钟，我问自己：就在今天，出了电影院后一切就都开始了？难道我有责任让她去寻找那个讲得很糟的故事,或是应更强硬些,让她忘记这事,因为她是我妻子,而我需要她在我身边,需要她的帮助。

傻。就像现在一样，当时就知道除了接受她的想法，别无选择。如果我说“请在我和你当战地记者之间选择”，那就会背叛埃斯特为我所做的一切。即使不相信她的计划——去寻找“一个讲得很糟的故事”——我也会得出结论,她需要一点儿自由,需要出去,去感受强烈的感情。这有什么错？

我接受了，不过先表明了她从关系银行取出一大笔储蓄（想好了，这是多可笑的事!)。两年里,埃斯特近距离关注了一些冲突,换大陆比换鞋还勤。每当她一回来，我就认为这次她该放弃了，不可能长时间生活在一个没有洁净食物、不能天天洗澡、没有电影院和剧院的地方。我问是否已回答了汉斯的问题，而她总是说她走在正确的路上——而我又必须认同。有时,她在外面过上几个月 和‘婚姻正史’说的相反(我

已开始使用她的术语了），这距离使我们的爱加深了，表现出我们彼此间是多么的重要。搬到巴黎后，我们的关系已达到理想境界，现在是越来越好。

按我的理解，她是在需要一名翻译陪她去某个中亚国家时认识的米凯尔。起初她非常激情地和我谈起他—— 一个敏感的人,世界在他眼里是真实的，而不是人们跟我们说的那样。比她年轻五岁，但具有埃斯特所说的“神奇”经验。我耐心有教养地听着，好像对那个男孩和他的思想很感兴趣，但实际上脑子根本没在这儿，在想我要干的事、可以写入文章的想法、对记者和出版商问题的答复、怎么去诱惑某个好像对我感兴趣的女人、推广我书的旅行计划。

不知她是否注意到这点。但我没注意到米凯尔慢慢淡出我们的谈话，直至完全消失。而她的举止越来越绝：就是在巴黎，她也开始一个星期出去几个晚上，总是托词在做一个关于乞丐的报道。

我认为她有了艳遇。我难受了一个星期，扪心自问：该不该说出我的怀疑,或是装着什么也没发生?我决定遵循‘眼不见心不烦’的原则，装不知道。我完全相信她绝不可能甩了我—— 她那么努力帮我成为一个人物,却为了昙花一现的情感就撒手这一切,这不合逻辑。

如果真对埃斯特的世界感兴趣，至少应问一问她和译员之间发生了什么及他那“神奇的”敏感。应该怀疑这沉默，这没音信。至少应要求陪她去一次,看看那对乞丐的‘报道’。

当她时不时问我是否对她的工作感兴趣时,我总是回答“:感兴趣，但不想干涉，希望你自由地按自己所选的方式去寻梦，就像你帮我一样。”

其实是完全不感兴趣。不过由于人们总是相信不愿相信的东西，

埃斯特对我的话感到高兴。

出监狱时警察说的那句话又浮现在脑海里：你自由了。什么是自由？看到自己的丈夫对自己所做的一点儿不关心？因为实际上和自己结婚的人一头扎在工作中，扎在自己重要辉煌艰难的事业中而感到孤独,没人分享自己内心深处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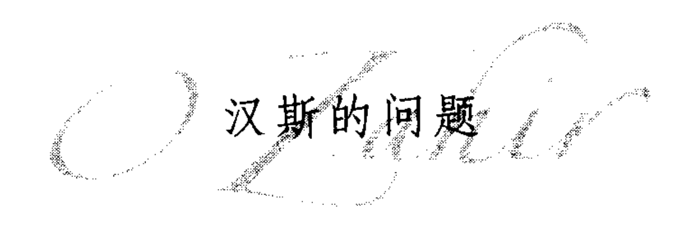
我重新望着埃菲尔铁塔：又一个小时过去了，因为它又像钻石一般在闪烁。自打我在这窗前起，也不知闪了多少次了。

以我们婚姻中自由的名义，我知道自己不理解米凯尔从妻子的谈话中消失。

他再次出现在一家酒吧里，然后这次是带着她再次消失，让著名有成就的作家像个疑犯。

换句话说，最糟糕的是让他像一个被抛弃的男人。

汉斯的问题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查希尔是一枚普通的二十分硬币；用水果刀或裁纸刀划出字母 NT 和数字二；一九二九是刻在反面的日期。(在胡茶辣[1]，十八世纪末，一只老虎是查希尔；在爪哇，是苏拉卡尔塔[2]清真寺一个被虔诚者们投石头的瞎子；在波斯，是纳迪尔·沙阿[3]让人投入大海的一个星盘；一八九二年在马赫迪[4]的囚禁中，是斯拉廷[5]触摸到的一个小小指南针……)

一年以后，有一天醒来，想着若热·路易斯·博尔热斯的故事：有件东西，一旦触摸了它和看到它，就再也不能忘怀，它会占据我们的思想直至让我们发疯。我的查希尔不是瞎子、指南针、老虎，或是硬币之类的浪漫比喻。

①胡茶辣：印度历史地名。
②苏拉卡尔塔：印度尼西亚中爪哇省城镇。
③纳迪尔·沙阿(1688—1747)：伊朗的统治者和征服者。
④马赫迪(1844—1885)：伊斯兰教国家苏丹的缔造者，也指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马赫迪在苏丹所建立的神权帝国。
⑤斯拉廷(1857—1932)：奥地利军官，曾在苏丹为英格兰服役，一八四七年首次到苏丹，一八八一年任达尔福尔省（西苏丹）省长，后来在同马赫迪革命者交战中于一八八三年底投降并被囚禁。

它有名字,它的名字就是埃斯特。

出了监狱之后,我出现在许多丑闻杂志的封面上,他们开始援引说可能是犯罪，不过为了避免打官司，最后总说我是无罪的（无罪的？我根本就没被指控！）。他们如此这番地等了一周，看看销售情况是否良好(没错,挺好,我是在一切怀疑之外的一类作家,而大家都想知道,一个写精神方面的作家隐藏着多么黑暗的一面）。于是他们又开始攻击，说她是逃出家的，因为我在婚外情上是出了名的：一家德国杂志甚至暗示我可能与一个比我小二十岁的女歌手有染，这歌手说是在挪威奥斯陆遇见的我(这倒不假,不过这次相遇是由于关系银行——是一个朋友求我的，而在唯一的一次晚餐上她是和我们大家在一起的）。她说我们之间什么事也没有（既然没有，那他们为什么把我们的照片放在封面上?)并趁机说她正要发一张新唱片,我和杂志都被利用来推广她了,而且至今我都不知道她的失败是否是这种廉价推广的结果（对了，她的唱片倒也不坏,事情搞砸了是因为她给新闻界的说法)。

但是著名作家的丑闻没传多久,在欧洲,尤其是在法国,不忠诚不仅被接受，而且私下里甚至还受到钦佩。谁也不喜欢读可能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

关于我的话题退出了封面,不过各种假设仍然不断,劫持、被虐待而离家出走（有张侍者的照片上说我们经常争论：记得有一天我和埃斯特是在那里争论过，很激烈，是关于她对一个南美作家的看法，我俩意见完全相反）。一家英文小报声称——还好没有多大反响——我妻子参加了地下活动并支持一个伊斯兰恐怖组织。

然而在这个充满背叛、离婚、杀人、谋害的世界里,一个月以后,事情就被大众忘记了。多年的经验告诉我，这类新闻从不会影响我忠实

的读者（这种事以前发生过，阿根廷电视的一个节目曾经弄出个记者说“有证据”证明我在智利秘密约会过该国未来的第一夫人，而我的书继续在畅销榜之列）。正如一个美国艺术家所说，耸人听闻的东西只能管十五分钟；我主要关心的是别的事情—— 重组我的生活，遇到新爱，再去写书，并在爱恨之间的小抽屉里保存起我对妻子的回忆。

更恰当地说(我必须马上接受这种说法）我对前妻的回忆。

在旅馆里事先预料的一部分最终发生了。我有一段时间没出门：不知如何面对朋友，看着他们的眼睛，只是说“我妻子为了一个更年轻的人弃我而去。”等我出去后，没人问什么，然而几杯酒下肚，我感到得引起这话题——就好像能看透大家的心思，就好像觉得他们除了想知道我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事外，其他一概不关心，但又非常有教养地只字不提。埃斯特确实是个值得有美好命运的女圣人，还是一个不忠负心的女人并让我陷入几乎被当成罪犯这样一种复杂境地，这就看我当天的心情了。

朋友、熟人、出版商，还有那些被迫出席众多豪华晚餐和我同桌的人，起初还略带好奇地听我讲，但是慢慢地，发现他们试图改变话题——那个话题在某一时刻引起他们的兴趣，但现已不在他们日常好奇范畴之内了——谈谈被男歌手杀死的女演员之事更有意思，要么就是聊聊那个写了本书讲她和有名政治人物交往的女青年。有一天在马德里，发现请我出席各种场合和晚餐的请贴开始少了起来：虽说归罪或祝福埃斯特、宣泄情感对我的心灵很有益处，但也开始明白我比一个遭背叛的丈夫更为糟糕：我在成为一个被人讨厌、谁也不愿与之在一起的人。

从此我决定在沉默中受折磨，于是请贴又充满了我的信箱。

但是查希尔，最初带着温情或怒气想着的查希尔，继续在心中增长。我开始把遇到的每一个女人都当成埃斯特。我开始在酒吧里、电影院里、公共汽车站看见她。我不止一次让出租车司机停在路当间儿，或跟随某人,直至确信不是要找的人。

随着查希尔开始占据整个思想，我需要一副解毒药，需要某种不让我失望的东西。

只有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法 找个女朋友。

遇到了三四个吸引我的女人，最后对马丽产生了兴趣，她是一个三十五岁的法国演员。就她没对我说“我喜欢你就是因为你是个男人，而不是一个大家都好奇想认识的人”之类的蠢话，或者什么“我宁愿你不出名”,更糟的是,“我对钱不感兴趣”。她是唯一对我的成就天真地感到高兴的人，因为她也有名，知道出名管用。出名是春药。和一个知道选择了她的男人在一起——虽说他可以选择其他许多女人——对她个人有好处。

我们开始经常共同出入节日和招待会：我们的关系上了报道，她和我都不置可否，这事传开了，留给杂志的仅仅是等待着著名的亲吻照片，而这一直就没出现，因为我和她都认为这种公众表演俗气。她去拍她的电影,我有我的工作 如有可能,我去米兰旅行,她如果有可能,就和我在巴黎相会,我们感到很近,但谁也不依附谁。

马丽装不知道我内心在想什么，我也装不知道她内心的事（可能她在爱一个已婚的邻居，虽说她是一个绝对能把任何一个她想要的男人搞到手的女人)。我们是朋友、同伴,我们对我们的计划感到高兴,我敢说甚至有一种爱的空间—— 不同于我对埃斯特或她对她邻居的爱。

我又去参加我的午后签名,又去接受讲座、写文章、慈善晚宴、电视

节目、有关崭露头角艺术家计划的各种邀请。我做一切，就是没做该做的事 写一本书。

不过这对我来说没关系，在内心我认为自己的作家生涯已经结束，因为那个让我开始的人已不再和我在一起了。在梦想存在期间我已很好地体验了一番，达到了很少人有幸达到的地位，现在可以开心地过自己的余生了。

每天早上都想这事。下午时分，明白唯一喜欢做的事就是写作。到了晚上，又重新让自己相信已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应该尝试某种新的东西。

第二年是个圣孔波斯特拉年——七月二十五日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日总是在一个星期天。一扇特殊的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敞开着，根据传统，凡从此门走进圣地亚哥教堂者，就会得到一系列的祝福。

在西班牙举办着各种庆祝活动，由于我特别感谢自己所做的朝圣，所以就决定至少参加一项活动：一月份在巴斯克地区①参加一个讲座。为了不墨守成规，诸如试写一本书／参加节日／机场／去米兰看马丽／出席晚宴／旅馆／机场／互联网／会见／机场，我选择自己开车行 1400 公里。

每个地方，甚至那些以前没去过的地方，都让我想起自己特有的查希尔。我想埃斯特会非常高兴认识此地，会非常高兴在这个饭店吃饭，在这条河边散步。我在巴约讷②停下来过夜，睡觉之前，打开电视，发现由于一场突如其来的猛烈暴风雪，有大约五千辆卡车滞留在法国与西班牙交界处。

一觉醒来，想返回巴黎：我有极好的借口不去，而组织者们也会完全理解——交通混乱，地面结冰，西班牙和法国政府都劝告大家这个周末不要出门，因为发生事故的风险极大。情况比昨晚更为严重了：早报

①西班牙北部的一个地区。
②巴约讷：法国一地名。

评论说有一万七千人被困在另一路段上，全民动员起来救助他们，给他们送食品和临时防寒物,因为许多车的油已用尽,不可能开空调了。

在旅馆里有人对我说：如果真的必须旅行，如果是生命攸关的大事，我可以绕一下走边上的一条小路，这可能要增加两个小时的车程，不过路况谁也说不好。然而我本能地决定向前：某种东西在推我向前，推向冰滑的路面，推向耐心等待堵车的时间里。

也许是由于那城市的名字 维多利亚[①]。也许是太习惯于安逸的思想，我丧失了在危急时刻随机应变的能力。也许是那些人的热情，此时此刻他们正准备修复一座已有几百年历史的主教堂。而为了引起对这番努力的关注，他们邀请了一些作家出席讲座。要么也许是因为昔日美洲的攻占者们所说的“:航行是必须的,生活不是必须的。”

我在航行。经过很长时间和一路紧张后我抵达了维多利亚。在那里更紧张的人们在等着我。他们说这是三十多年来未遇的暴风雪，并感谢我这番努力，不过从现在起需要按正式日程走，这包括参观圣马利亚主教堂。

一个眼睛里闪着一种特殊光芒的女青年开始给我讲历史。起初是城墙。后来，城墙还在，不过一面墙被用来建一座小教堂。几十年过去，小教堂变成了一座大教堂。又一个世纪过去，大教堂变成了一座哥特式主教堂。主教堂经历了它的光荣时刻，结构上开始出现一些问题，于是被弃用了一段时间，后来人们对其结构进行了修改，不过每一代人都认为解决了问题，而且一再做出新颖的计划，这儿起一道墙，那儿拆一道梁,这边加固一下,那边开一个或封一个彩色玻璃窗。

①维多利亚:西班牙北部一城市名,音译是“维多利亚”,词义为“胜利”。

主教堂承受着这一切。

我行走在它的主体部分，观看着如今的修改：这次建筑师们保证找到了最佳解决方法。到处都是脚手架和加固铁件，以及关于今后步骤的宏大理论和对过去所做之事的一些批评。

突然，我在中殿发现了一种很重要的东西：这主教堂就是我，是我们大家。我们在长大，在变形，遇到了需要修改的弱点，不总是选择了最佳解决方法，但尽管如此，我们继续向前，力图保持挺直、正确，以便不是给墙壁也不是给门窗增光，而是给在此处我们崇敬崇拜昂贵且重要事物的空间带来荣誉。

是的，毫无疑问我们是一座主教堂。然而在我的内心教堂空间里有什么呢？

埃斯特，查希尔。

她充满时空。她是我为之而活着的唯一理由。我环顾四周，准备参加讲座，明白自己为什么面对风雪、堵车、路上的冰 为了记住每天都需要重塑自己，而且为了有生以来接受爱一个人胜过爱自己。

回巴黎途中，天气已经好多了，我处于一种恍惚状态之中：我不思想，只是注意道路。到家后，让女雇员不要放任何人进来，今后这些天里她可以在工作中睡觉，做早、中、晚饭。我一脚踩在让我连接互联网的小仪器上，把它整个给毁掉了。把电话线从墙上拔掉。把手机放在一个包裹里，然后寄给我的出版商，请他只有当我亲自去取时才还给我。

一个星期里，我沿着清晨里的塞纳河漫步，回来后，把自己锁在办公室里。就好像听从了一个天使的声音，我写了一本书——确切讲，写了一封信，给我梦中女人、我爱的女人、我将永远爱的女人写的一封长

信。也许有一天这本书会到她手里，即使到不了，我现在也是一个精神上平和的男人。我已不和自己受伤的骄傲斗争，已不在任何街角、酒吧、电影院、晚宴中、马丽身上、报纸新闻中寻找埃斯特了。

相反，我喜欢它的存在，它向我展示出我有能力拥有一种连我自己都不认识的爱，这让我清白无暇。

我接受查希尔，让它把我带向神圣或疯狂。

《撕裂之时,缝补之时[1]》,此名基于《传道书》上的一句诗,书在四月底出版了。五月的第二周，就已在畅销书榜上排名第一了。

从不对我客气的文学副刊，这次加强了攻击。我剪下一些主要句子，贴在收集批评的本子上；他们基本上还是老一套，只是换换标题：

“……在这个动荡的年代，作者再次通过一个爱情故事让我们逃离现实”（好像人可以没有这个而活着）

“……短小句子,肤浅风格”（好像长句子就意味着深邃风格）

“……作者发现了成功的秘诀—— 销售”（好像我生在一个有伟大文学传统的国家，好像我有钱投资我的第一本书）

“……虽说他会像以往那样去销售，但这证明了人类没准备好去面对包围着我们的悲剧”（好像他们知道准备好意味着什么）

不过有些文章不同：除了上述句子外，还说我在利用去年的丑闻来赚更多的钱。像以往一样，否定的批评更加快了我书的传播：我忠实的读者买了，而且那些已把这事给忘了现又想起来的人也买了，因为他们想知道我关于埃斯特失踪的说法（由于这本书不是讲这个而是一首爱

①《圣经 · 传道书》第三章第七节。

的赞歌，他们可能失望了，认为批评家们说得有理）。版权立刻卖给了所有出版发行我书的国家。

在把书寄给出版社之前我先给了马丽，她决定成为我所期望的女人：不是嫉妒，或是说我不该以这种方式展示自己的心灵，而是鼓励我向前，而且对我的成就感到非常高兴。她在那段时间里正在读一个完全陌生的神秘主义者的教诲，并引用在我们所有的谈话中。

“ 当人们赞扬我们时,我们应反观自己的行为。”

“ 评论界从没赞扬过我。”

“ 我指的是读者：你从未收到过这么多的信，你最终会去相信比你所想的要好,会被一种虚伪的安全感所控制,而这可能是很危险的。”

“ 不过说实话，去了那主教堂之后，我认为我比自己想做到的要好，而这和读者的信毫无关系。我发现了爱，这好像很荒唐。 ”

“ 好极了。书中最让我高兴的是你从未怪罪过你的前妻。也没有自责。”

“ 我学会了不在这上面花费时间。”

“ 太好了。宇宙负责改正我们的错误。”

“ 你是在说埃斯特的失踪就是一种‘ 改正 ’?”

“ 我不相信折磨和悲剧的治疗效能；这些事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们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应看成是惩罚。总体上讲，当我们去掉所拥有的最重要的东西即我们的朋友之时，宇宙指出了我们的错误。如果我没搞错的话,这正发生在你身上。”

“ 我刚刚发现一件事：真正的朋友是好事发生时在我们身边的人。他们为我们捧场，为我们的胜利高兴，虚假的朋友是那些只在我们困难

的时候才出现的人,他们脸上挂着‘忧伤’与‘同情’,而实际上我们的痛苦正被用来安慰处在悲惨生活中的他们。在去年的危机中，出现了一些我从来就没见过的人,他们来‘安慰’我。我讨厌这个。”

“我也遇到过这种事。”

“马丽,我感谢你出现在我的生活中。”

“别感谢太快了，我们的关系还没特别牢固。同时，我已开始想搬到巴黎来，或请你住到米兰去：不管怎样，对我们的工作都没什么影响。你总在家里工作，而我总在其他城市工作。你想换个话题还是继续讨论这种可能性？”

“我想换个话题。”

“那就聊聊其他事。你的书是带着极大勇气写的。让我吃惊的是你从没提到那个小伙子。”

“我对他不感兴趣。”

“当然是感兴趣的。当然你会时不时问自己：为什么她选择了他？”

“我没问过这个。”

“说谎。我想知道为什么我那邻居不和他那没意思的妻子离婚，而总是微笑,总是在照顾家、食物、孩子、要付的账。如果说我在问,那你也在问。”

“你想我说因为他偷走了我妻子而仇恨他吗？”

“不是。我是想听你说你原谅了他。”

“我做不到。”

“是很困难。不过别无选择：如果不这样做，你将永远想着他给你造成的痛苦，而这痛苦永远不会消失。

“我不是说你应该喜欢他。不是说你应该寻找他。不是说你要把

他看成个天使。他叫什么？如果没搞错的话，有点儿俄文味儿。”

“对他名字不感兴趣。”

“看到了没有？连他的名字都不想说。有点儿迷信？”

“米凯尔。好了，这就是他的名字。”

“仇恨的力量不会把你带向任何地方；而通过爱表达出来的原谅的力量能积极地改变你的人生。”

“现在你像一个大师，讲一些说起来很漂亮做起来不可能的东西。别忘了我已多次受伤。”

“正因为如此，那个背着父母偷偷哭泣、学校里最弱的小男孩还压在你的心头。你还带着搞不到一个女朋友、任何体育项目都不行的瘦弱小伙子的痕迹。你还不能去掉生活中别人待你不公平而造成的伤痕。然而这些事对你有什么好处？”

“谁跟你说我生活中有这些事？”

“我知道。是你眼睛告诉我的。而这对你没任何好处。仅仅是不断希望同情自己，因为你是强者的牺牲品。要么就是走向反面：打扮得像个做好准备的复仇者，去更加严重地伤害那个伤害过你的人。你不认为你在浪费自己的时间吗？”

“我认为我的行为是有人情味儿的。”

“确实是。不过不聪明，也不合理。尊重你在地球上的时间吧，要知道上帝总是原谅他，你也去原谅吧。”

在香榭丽舍大街一个大商店里的午后签名活动中，看着聚集在这里的人群，心想：他们中有谁曾经经历过我和我妻子之间这种事？

没几个人。也许有一两个。即使这样，大多数人也会和我新书中所写的对号入座。

写作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事情之一。每两年一次坐在电脑前，望着自己陌生的心灵大海，看到那里有一些岛屿——飞扬的思绪，等待着被开发。于是我坐上自己的船，即所谓的词句，并决定划向那最近的岛屿。在航行中，我遇到水流、风、暴风雨，但继续划行，筋疲力尽，现在已经意识到偏离了航向，想到达的岛屿已不在视线之内。

即使这样，我也不回头，无论如何要继续，不然就会消失在大洋之中。这时脑海里闪现出一系列可怕的场景，比如说，在评述着昔日成就、或者就是因为没勇气出新书而在苦涩批评着新作家之中度过余生。我的梦想不是当作家吗？所以应继续创作句子、段落、章节，一直写到死，不要让成就、失败、陷阱阻住自己。如果不是这样，我生命的意义何在：在法国南部买上一座磨房和照看花园？去做讲座？因为讲比写容易。以一种慎重且神秘的方式引退，留下一个会让自己得意的神话？

在这些可怕想法的刺激下，我发现了一种以前不知的力量和勇气：

它们帮我们在心灵未知的一面冒险，我随波逐流，最后把船靠上岛屿。我日夜描写着所看到的东西，自问为什么如此行事，而且每时每刻都在说努力不值得，不需再向谁证明什么，已得到想得到的而且比梦想多得多的东西。

我注意到写第一本书时的过程每次都在重演：早上九点起床，喝完咖啡后准备坐到电脑前 读报,出去走走,到最近的酒吧和人聊聊天,回家,看着电脑,发现需要打几个电话,看着电脑,已是午饭时间,吃饭时心里想应该是从上午十一点就写起来的，而现在需要睡一会儿，下午五点醒来,最后,打开电脑,准备看看电子邮件,发现我把互联网的连接给毁掉了。只有出去到离家十分钟远的一个地方去，那里有可能上网，然而，难道不能只为释放一下自己的罪过感而写上至少半个小时吗？

我以被迫开始,但是突然‘ 事情 ’掌握了我,我再也停不下来了。女雇员叫我吃晚饭,我请她不要打断我,一个小时后她又叫我,我饿了,就一行,一句,一页。当坐到饭桌前时,菜已经凉了,我几口吃完,然后又回到电脑前 ——现在我已控制不住自己的步伐，岛屿在显露出来，我被推着穿越它上面的条条小道，遇到从没想过或梦想的东西。我喝咖啡，再喝，凌晨两点终于停了下来，因为眼睛累了。

我躺了下来，脑子里盘算了一个小时下一段要写的东西，但总是证明完全没用，仅仅是用来掏空我的脑子，直到困意袭来。我答应自己明天一定十一点开始,而到了第二天,还是老样子,散步,聊天,午饭,睡觉，自责，因把与互联网的连接给毁掉了而感气愤，强迫写第一页等等。

忽然间,两周、三周、四周、十一周过去了,我知道自己已接近终点，被一种空空的感觉所占据，被一种一个人最终把应存于心中的东西变成词句的感觉所占据。不过现在得写到最后一句——我写到了。

过去,当谈起一些作家的传记时,认为他们说‘书是自己本身写的,作家只是打字员”是在粉饰这个职业。如今我知道这绝对没错，没人知道为什么水流把他们带到某个特定岛屿，而不是带到他所梦想到达的那个。开始了烦人的修改，删减，当再也忍受不了读同样的词句时，就把手稿寄给了出版商,他再看一遍,然后就出版了。

总让我惊讶的是，别人也在寻找那座岛屿，不过是在我书中遇到了它。一个传一个，神秘的链子延伸开去，而作者认为是孤独的工作，变成了一座桥,一条船,一个人们心灵交往沟通的工具。

自此，我已不是一个迷失在暴风雪中的人：通过读者我找到了自己,当看到别人看懂之后,我也就明白了自己所写的东西——而从不是在之前。不久，比如一会儿以后，我就能看到其中一些人的眼神并明白我的心灵也不是孤独的。

在约定的时间里我开始签名。眼神迅速接触，不过这是一种同盟、愉快、互相尊重的感觉。握手、一些信、礼物、评论。九十分钟后我请求休息十分钟,没人反对,(出于我的午后签名的传统)我的出版商让给排队的人每人一杯香槟（我试过让这一传统在其他国家流行，但他们总是托辞法国香槟贵，最后上的是矿泉水——这也表达了对等候之人的尊重)。

我又回到桌前。两个小时后，与读者可能在想的相反，我不累，精力旺盛，可以继续签到深夜。此时，商店已关门，排队等候的人也不多了,有四十人,后来变成了三十、二十、十一、五、四、三、二……突然,我们的目光相遇了。

“我一直等到最后。我想成为最后一个，因为我有个口信。”

我不知说什么。我看了看旁边，出版商们，销售代表们，书商们正聊得起劲，一会儿以后我们就要去吃晚饭，去饮酒，去分享一下这天的情感，讲讲在我签名时所发生的稀奇事。

我以前没见过他，但知道他是谁。我拿过他手中的书写道：

“亲切地致米凯尔”。

我什么也没说。不能让他走掉，任何唐突的言语举动都可能让他一去不回头。瞬间，我明白了只有他将会把我从查希尔的祝福或咒骂中拯救出来，因为他是唯一知道她在哪里的人，这样我就终于可以去问长期以来自己反复问自己的问题了。

“我想让你知道她现在挺好。而且可能已读过你的书。”

出版商、销售代表、书商们都围拢过来。他们与我拥抱并说这是一个特别的下午。我们去放松一下，去喝酒，聊聊夜生活。

“我想邀请这位读者，”我说道，“他是最后一个，应该代表了今天和我们在一起的所有读者。”

“我去不了。我还有个约会。”

他转向我，有点儿吃惊地说：

“我来只是为了给你带个口信。”

“什么口信？”一个销售商说。

“他从不接受无人的邀请！”一个出版商说道，“来吧，我们一起去吃晚饭！”

“谢谢了，不过我每周四都要去参加一个聚会的。”

“几点？”

“两个小时以后。”

“在哪儿？”

“ 在一家亚美尼亚饭店。”

我的司机也是亚美尼亚人，他问了具体位置，然后说离我们吃饭的地方只有十五分钟的路程。大家都想讨我欢心：他们想如果我邀请某人,这人应该感到高兴和荣光,其他任何事都可改天再说。

“ 你叫什么名字 ?马丽问道。

“ 米凯尔。”

“ 米凯尔，”我看出马丽什么都明白了。“ 你至少和我们待一个小时；我们要去的饭店就在附近。到时司机送你去任何地方。不过，如果你愿意，我们就退掉这边的，大家一起去那个亚美尼亚饭店，这样你就可以更自在些了。”

我不停地打量着他。他不是特别漂亮，也不是特别难看。不高也不矮。穿一身黑,简单而优雅——从这优雅上我明白了没有什么牌子和商标可言。

马丽抓住米凯尔的胳膊朝门口走去。书商还有一摞不能到场读者的书等我签名呢——不过我答应第二天再来。我双腿在颤抖，心在怦怦乱跳，然而得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装着对自己的成功感到高兴，对这个和那个评论感兴趣。我们穿过香榭丽舍大街，太阳正在凯旋门后面落下,而且不用任何解释,我明白那是一个征兆,一个好征兆。

只要我知道应付局势。

为什么想和他谈？出版社的人还在和我聊，我机械地应答着，没人知道我心思不在这儿，正琢磨着为什么会邀请一个应被仇恨的人来同桌共餐。希望发现埃斯特的下落？想向那个小伙子复仇？他是如此没安全感，如此失魂，而就是这样还让我的爱人离去了。想向自己证明我是最好的，比他强多了？想贿赂他，诱惑他去说服我妻子回来？

这些问题我一个也答不上来，而这没什么关系。直到现在我说的唯一一句话就是“：我希望你和我们一起吃晚饭。”我已多次想象过这种场面 遇见他二人，抓住他的脖子给他一拳，当着埃斯特的面侮辱他 要么就是我挨顿打，让她看到我在搏斗，为她而受苦。我想象过进攻的场面，装着无动于衷或是当众闹事的场面，可脑子里从没出现过这句话：“我希望你和我们一起吃晚饭。”

根本不问接下去该干什么，我需要做的一切就是盯着马丽，她走在我前面几步，就像是米凯尔的女朋友一样抓住他的胳膊。她不能让他走掉，同时我问自己，既然她知道和这小伙子相遇可能就意味着发现我妻子的下落，为什么还这样帮助我。

我们来到了饭店。米凯尔执意坐得远离我，也许是希望避免交谈。欢乐，香槟，伏特加和鱼子酱——我看看菜单，吃惊地发现光是在开胃品上书商就花了一千美元左右。就是闲谈，人们问米凯尔觉得这个下午怎么样，他说喜欢，问到书，他说非常喜欢。然后他就被人忘记了，注意力转到我身上——我是否愉快，队排得是否如我所愿，保安是否称职。我的心仍在乱跳，不过表面还保持着平静，我感谢一切，对活动构思组织之完美表示感谢。

半个小时的聊天、喝了不少伏特加后，我注意到米凯尔放松下来。他不是注意的中心，无须说什么，只是再忍受一会儿就可以走人了。我知道他说要去亚美尼亚饭店这事是真的，而我现在有了线索。我妻子还在巴黎！得和蔼可亲些，力图博得他的信任，刚开始的紧张消失了。

一个小时过去了。米凯尔看了看表，我看他要走。得做点儿什么，要马上。越看越觉得他自己微不足道，而且不太明白埃斯特怎么会把我换成一个那么脱离现实的人（她总说他是个有‘神奇’能力的人）。

和一个敌人聊天，很难装自在，不过那也得做点儿什么。

“再听听我们的读者说些什么吧，”我对桌上的人说道，大家立刻就不做声儿了。“他在这里，一会儿就要走了，他几乎没怎么谈他的生活。你做什么事？”

米凯尔尽管喝了伏特加，但好像还是恢复了节制。

“我在亚美尼亚饭店组织聚会。”

“这怎么讲？”

“就是我在台上讲故事。也让台下的人讲自己的故事。”

“我在我书中也这么做。”

“我知道。就是这个让我接近了……”

他要说接近谁了！

“你出生在这里吗？”马丽立刻打断了他的话（“……接近了你妻子。”）

“我出生在哈萨克斯坦大草原。”

哈萨克斯坦。谁有勇气问问哈萨克斯坦在哪儿？

“哈萨克斯坦在哪儿？”销售代表问道。

敢隐藏无知的人有福气。

“我早就等着这个问题了，”这时米凯尔眼中透出某种高兴的光芒来。“每当我说出生在那里时，十分钟以后人们就在说我来自巴基斯坦，来自阿富汗。我的国家在中亚。只有一千四百万人，而面积则比有六千万人口的法国大许多倍。”

“换句话说，那是一个没人会抱怨没有空间的地方，”我的出版商笑着评论道。

“一个在二十世纪没人有权抱怨什么的地方，即使你想抱怨。首

先，当时在废除私有财产时，牲畜被扔在大草原上，百分之四十八点六的居民死于饥饿。你们明白吗？我们国家几乎一半人口在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间死于饥饿。”

桌上一片寂静。末了，悲伤情调扰乱了庆贺，某个代表决定换换话题。而我坚持让“读者”继续讲他的国家。

“大草原是什么样？”我问道。

“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几乎没有植物,你应该是知道的。”

我知道，不过轮到我问点儿什么好让谈话继续下去。

“我想起一件关于哈萨克斯坦的事,”我的出版商说。“不久前,我收到那里一个作家的手稿,他描述了在大草原进行的原子试验。”

“我们国家的土地和心灵都在流血。它改变了不能改变的东西，我们多少代将要为此付出代价。我们能让整个一个海消失。”

这次是马丽插话了。

“没人使一个海消失。”

“我二十五岁,而仅仅只过了这二十五年,简简单单的一代,就让在那里几千年的水变成了尘土。社会统治者们决定改变阿姆河和锡尔河[①]这两条河的走向，为的是能浇灌一些棉田。他们没能达到目的，但太晚了——海不复存在,良田变成了荒漠。

“缺水整个影响了当地的气候。如今，每年巨大的沙暴抛下十五万吨的盐和尘土。五个国家里的五千万人口受到苏维埃官僚主义者们这不负责任却又不可逆转决定的影响。剩下的一点儿水也被污染，成了各种疾病的根源。”

①阿姆河和锡尔河：两条注入咸海的河流。

我在心里记下他的话。也许哪次讲座上能派上用场。米凯尔继续讲着,而他的口吻不是在讲生物而是在讲悲剧。

“我爷爷说咸海以前叫蓝海，这是因为水的颜色。今天已不在，即使这样,人们也不愿背井离乡搬往他方 仍然梦想着浪花、鱼虾,仍然保存着自己的渔具并谈论着船和鱼饵。”

“那原子爆炸是真的吗 ?我的出版商刨根问底。

“我想所有出生在我国家的人都知道自己土地感受的是什么，因为所有哈萨克斯坦的土地都在血中。到一九八九年，四十年间，大草原一共被核弹或热核弹震颤了四百五十六次。其中一百十六次是在开放地带，总当量是二战时期扔在广岛原子弹的两千五百倍。其结果就是成千上万人受到辐射，得了肺癌，同时还有成千上万的孩子生出来就有运动机能缺陷,缺胳膊少腿,或有精神问题。”

米凯尔看了看表。

“如果允许,我得走了。”

桌上一半人表示遗憾，因聊得正在兴头上。另一半人高兴：因为在这么一个愉快的夜晚谈这种悲事挺荒唐。

米凯尔点头向大家致意并和我拥抱。这并不是因为对我有特殊情义，而是为了和我耳语：

“我说过了,她挺好。放心吧。”

“放心吧，他对我说！我为什么要担心：为一个抛弃我的女人？她让我被警察讯问，出现在丑闻报纸杂志的头版，日夜受折磨，几乎失去了我的朋友们,而且…… ”

“……而且写了《撕裂之时,缝补之时》。劳驾,我们是成人、活人，不要互相欺骗：当然你想知道她怎么样。

“而且更进一步,你想见到她。”

“如果说你知道这一点，为什么还为我和他会面提供方便？现在我有一条线索：他每周四都出现在那个亚美尼亚饭店。 ”

“很好,继续。”

“你不爱我？”

“正如我们在文具店买的一张明信片上说的一样，比昨天爱，没明天爱。是的，我爱你。说真的，我在疯狂恋爱并开始想搬到这里来，搬到这所巨大孤独的房子里来，而一旦提起这事，总是你……改变话题。即使这样，我也忘掉自尊心，暗示我们生活在一起有多重要，你说还早，我听从，心想也许你感到可能会像失去埃斯特一样失去我，或者还期待着她回来,或者会被夺走自由,害怕一个人也害怕有人陪伴,总之,我们这种关系是一种完全的疯狂。不过既然你已经问了，回答是：我非常

爱你。”

“那为什么还这样做？”

“因为我不能永远和你妻子的幽灵共存，她什么解释也没有就一走了之。我读了你的书。我相信，只有在找到她并解决了这个问题后，你的心才真正属于我。

“发生在我和我邻居身上的情况就是这样：我非常近距离地看到他在我们关系上是如何的胆小，如何从不承担梦寐以求却又认为非常危险拥有的事情。多少次你说过绝对的自由不存在：所存在的是选择任何东西的自由，这样，就变得对自己的决定泰然处之了。我越是接近那邻居，就越是欣赏你：这个男人接受继续爱一个抛弃了他并再不想知道他的女人。不仅接受，而且决定公开此事。这是你书中的一段，我背下来了：

> “当没什么可失去时，我得到了一切。当不再是我自己时，我找到了自己。当认识了屈辱且继续前行时，我明白了自己是自由的，可选择自己的命运。我不知自己是否病了，我的婚姻在持续期间是否是我不能理解的梦想。我知道可以没有她而活着，不过我愿意重新遇到她——为了对她说在一起时从没说过的话：我爱你胜过爱自己。如果我能说出这些，那么就能在平和中继续向前——因为爱拯救了我。”

“米凯尔说埃斯特可能读到了这些。这就足够了。”

“就算如此，为了得到你，必须见到她，当面对她说这个。也许不可能，她不想再见你——不过你已尝试。我将摆脱‘理想的女人’，而你也

将不会再见到所谓‘查希尔’的绝对显现。”

“你有勇气。”

“不，我害怕。不过别无选择。”

第二天早上，我向自己发誓再不去打听埃斯特的下落。两年里下意识地希望相信她是被迫出走的，被一个恐怖组织劫持或讹诈了。但现在知道了她还活着,而且过得很好(如小伙子所说),为什么还要坚持再见到她呢？前妻有权去寻找幸福，而我必须尊重她的决定。

这种想法持续了四个小时多点儿：黄昏时分，我去了一座教堂，点燃一只蜡烛，神圣仪式般地再次许下诺言：要想法找到她。马丽有道理，我已是成年人，别再自己骗自己装着不关心此事。我尊重她出走的决定，但是如此这般帮我建立自己生活的人，几乎毁掉我。她一贯勇敢：为什么这次像个小偷似的半夜逃走，而不面对丈夫的眼光并解释理由呢？我们是成年人，可以行动并忍受自己行为的后果：妻子（改正一下 前妻)的行为不是她的风格,而我需要知道这是为什么。

还有永恒般的一周才到那戏剧。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同意去做从不可能同意的讲座,给报社写了一些文章,做瑜珈,思索,读一本关于某个俄罗斯画家的书，另一本关于发生在尼泊尔的一桩罪行的书，写了两篇序并且给老是求我而我总是拒绝的出版商们写了四本书的推荐。

做完这些，还剩好多时间，于是就利用来还一些关系银行的账——

接受晚餐邀请，到朋友孩子们的学校去做一些简短讲座，拜访某个高尔夫俱乐部，临时到苏弗朗大街一个朋友的书店去签名（宣传就是放在橱窗里三天的一张广告，最多也就招来了二十人）。女秘书说我应该是心情很好，因为有好长时间没看到我这么积极了：我回答说书在畅销榜之列鼓励我加倍工作。

那周里只有两件事没做：第一是仍没看手稿——照我律师的说法，这些要马上通过邮局寄还回去，不然到时候就可能有风险，别人会说我盗用了他的故事（我从来搞不明白为什么人们总把手稿寄给我，总而言之，我又不是出版商）。

第二件没做的事就是在地图上找哈萨克斯坦，虽说我知道为了取得米凯尔的信任，需要了解一点儿有关他根源的事。

人们耐心等着通向饭店尽里头大厅的大门打开。没有一点儿圣日耳曼·德普斯那边酒吧的魅力，没有带一小杯水的咖啡和衣冠楚楚侃侃而谈的人。没有任何剧院前厅的优雅，没有任何整个城市小酒吧里演出的魅力，那里的演员们尽力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出来，希望台下观众里有个什么著名企业家在演出结束后亮明身份，说他们很优秀，请他们到某个重要文化中心去演出。

说真的,我不明白为什么这里人这么满 巴黎专门的娱乐艺术杂志从没提及过此地。

在等候时，我和店老板聊天，得知他计划不久要把整个饭店都用上。

“ 观众每周都在增加,’他说“ 起初,是应一个女记者的请求,作为交换，她答应我在她的杂志上登一些有关我饭店的情况。我答应下来是因为大厅在周四很少用。而今，当人们在等候时，可以用餐，而且这也许是一周最好的进账。我只害怕一件事：害怕是个宗派。如您所知，这里的法律是很严厉的。 ”

是的，我知道，甚至有人暗示我的书与一种危险的思潮有联系，与

那和公众所接受的价值观不符的宗教说教有联系。实际上在各方面都如此自由的法国，在这方面有着一种妄想狂。最近出了一篇关于一些组织对一些冒失之人“洗脑”的长篇大论。就好像人们知道选择一切——学校、大学、牙膏、轿车、电影、丈夫、妻子、情人——而在信仰上却很容易被人操控。

“宣传怎么搞的?我问道。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如果知道，就会用同一个人来提升我的饭店了。”

既然他不知我是谁,权当释疑吧：

“我可以保证不是什么宗派。是艺术家。”

大厅的门开了，每人在门口一个小篮子里放了五欧元之后，人群就涌了进去。这里面，在临时的舞台上，有两个小伙子和两个姑娘，都面无表情，穿着圆鼓鼓的白色裙子。除了这四个人外，还发现有个岁数大的敲定音鼓的男人，还有一个女的，手里是一面满是镶饰的巨大铜钹；每当她无意间碰了这乐器时，就听到一种金属雨般的声音。

其中一个年轻人就是米凯尔，现在完全不同于在我午后签名时遇到的那个小伙子 他的眼睛发出一种特殊的光芒,盯在空间某个点上。

人们陆续在散放在大厅里的椅子上坐定。如果在大街上碰到那般穿着的姑娘小伙子们，你会认为他们是什么吸毒团伙。中年主管或公务员携妻而来。两三个九、十岁的孩子，大概是父母带着来，还有几个老年人，大概费了不少劲儿才来到此地，因为最近的地铁站离这儿也有差不多五个街区远。

他们饮酒、抽烟、高声聊天,好像台上的人不存在似的。慢慢地,交

谈声越来越大，听到一阵阵哈哈大笑声，环境是愉快喜庆的。宗派？那也只能是吸烟者团伙。我贪婪地从一头看到另一头，觉得看见埃斯特在那些妇女当中,但每当走近去,却发现是别人—— 有时候,从外表上看根本不像我妻子(为什么不习惯说‘我前妻’呢 ?)。

我问一个穿戴讲究的女人这是怎么回事,她看我像是初来乍到,一个需要在生活的神秘中受受教育的人，好像不耐烦地回答我。

“爱情故事,”她说“故事和能量。”

故事和能量。虽说这妇女看上去绝对正常，但最好还是不再多问。我打算去问问其他人，后又决定还是保持沉默为好—— 一会儿以后我自己会去发现的。身旁一位先生看了看我，笑了：

“我读过你的书。所以当然了,我知你为什么在这儿。”

我吃了一惊：难道他知道米凯尔和我妻子的关系——又得改正一下——台上其中一个人和我前妻的关系？

“一个像你这样的作者是知道腾格里的。他们和所谓的‘光明斗士’有着一种直接关系。”

“当然,”我松了口气。

而心中在想：我从没听说过这个。

二十分钟以后，当大厅里由于抽烟的缘故让人几乎喘不上气儿时，那个有许多镶饰的铜钹响了起来。聊天声神奇地停了下来，一片混乱的环境好像被一阵宗教清风吹过：台上台下一片寂静，唯一的响声是来自旁边的饭店。

好像还处于恍惚之中的米凯尔，眼睛继续盯着前面的一个看不见的点,开始说话了：

“蒙古有关世界创立的神话讲：

出现一只蓝灰色的野狗

它的命运由上天安排

妻子是一只雌狍。”

他的声音变了,更女性化,更平稳。

“这样，一个爱情故事就此开始。野狗带着勇敢和力量，雌狍带着温柔、直觉和优雅。猎人猎物相遇并相爱了。根据自然法则，一个应摧毁另一个，但是爱情中没有好与坏，没有建立和摧毁，只有运动。爱情改变自然法则。”

他做了个手势,其他四个人自转起来。

“在我们大草原,野狗是一只雌性动物。它敏感,能猎杀,因为它发展了自己的本能，但同时又胆小。它不用蛮力，用战略。勇敢而小心迅猛。一眨眼工夫能从松弛状态猛然扑向自己的目标。”

那雌狍呢？——我心想，因为我习惯了写故事。米凯尔也习惯讲故事，于是他回答了悬在半空的问题。

“雌狍有雄性属性：有速度和对大地的理解。二者在自己的象征世界里旅行，不可能相遇的二者相遇了，因为它们克服了本质和障碍，变成了可能的世界。这就是蒙古神话：从不同的天性中诞生出了爱情。在矛盾中，爱情获取了力量。在对峙和矛盾中爱情存留下来。

“我们有我们的生活。这世界费劲周折到了如今地步，我们以最好的方式组织起来；不是理想的，但我们能共存。然而还差一点儿东西——总是差点儿什么,而正是因此今晚我们聚集在这里 为了我们每个人都来帮助他人思考一下生存的道理。讲不合情理的故事，寻找不

以常规方式理解现实的事实，也许经历一代或两代人，直至我们能发现另外一条路。

“当意大利诗人但丁写《神曲》时,他说 在人们允许真爱出现的那天，本来组织有序的事物变得一片混乱，要去权衡我们认为正确、真实的一切东西。当人们知道爱时，这世界才是真实的—— 这时,我们才会认为知道了爱而活着,然而却没勇气面对它。

“爱是一种野蛮的力量。当我们试图控制它时,它摧毁我们。当我们试图拘禁它时，它奴役我们。当我们试图理解它时，它让我们迷茫不知所措。

“这种力量存在于大地,为的是给我们愉快,让我们接近上帝及我们的同类：即便如此，以我们现在爱的方式，为有一分钟的和平我们忧伤一小时。”

米凯尔停顿了一下。奇怪的铜钹再次敲响。

“由于我们每周四都做，今天就不讲爱情故事。我们讲冷漠的故事。来看一看什么存于表面，并去理解表面之下即我们的习惯和价值所在层面的东西。当我们能穿透这一层时，就会看到我们在那里。谁先开始 ?’

一些人举起了手。他点了一个样子像阿拉伯人的姑娘。她转向大厅另一边独自呆着的一个男人。

“你和某个女人上床时出现过阳痿吗 ?’

大家都笑了。而那个男人避其锋芒。

“你问这个是因为你的恋人阳痿吗 ?’

大家又笑了。当米凯尔讲话时，我再次怀疑是一个新的宗派在形成，不过我想象着在宗派会议上没人抽烟，喝酒，或是就别人的性生活

提一些令人不快的问题。

“没有，”这姑娘口气坚决。“不过他也曾经阳痿过。而且我知道，如果你把我的问题当真，回答可能是‘是的，这发生在我身上’。在各种文化和各个国家里，所有男人都曾阳痿过，而且常是和自己最心仪的人，这不取决于爱或性的吸引。这是正常之事。

“是的，正常，这是当我觉得自己有问题时，一个心理学家给我的答复。”

这姑娘继续说道：

“同时，别人告诉我们的事情是：所有男人总是能够勃起。当不举时，他们认为自己无能，而女人则确信自己吸引他们的魅力不够。由于这个问题是个禁忌，他没和自己的朋友谈。他对女人说这句著名的话：‘这是第一次。’他感到羞惭，而且即使她给他第二次，第三次，或第四次机会，他大部分时候还是远离可能与其有密切关系的人。如果他更加相信朋友的爱，吐露真情，就会发现自己不是唯一的。如果他更加相信女人的爱，就不会感到羞惭了。”

掌声。烟又点燃，好像那里的众人——女人和男人——都释然了。

米凯尔指向样子像是跨国公司主管的一位先生。

“我是律师，正忙于需要判决的分居诉讼之中。”

“什么叫需要判决的？”有人问道。

“就是其中有一方不同意，”律师生气被打断，带着认为这么一个简单的词都不懂真是荒唐的神态回答道。

“请继续，”米凯尔带着午后签名时根本没看出来的权威性说道。

律师听从了：

“今天我收到伦敦人力合法资源公司的一份报告：

“A）一家公司三分之二的员工有某种亲密关系。想想吧！在一个三个人的办公室里，这就意味着有两个人会有某种亲密接触。

“B）百分之十的人为此放弃工作，百分之四十的人有持续三个月以上的关系，而在需要长期不能回家的某些职业中，至少十个人里有八个最后互相搅在一起。难以置信吧？”

“这是统计，我们应尊重！”一个穿戴像危险劫匪的年轻人说“我们大家都相信统计！这意味着我妈应是在背叛我爹，而这不是她的错，是统计的错！”

又是笑声，又是点烟，又是释然，就好像听众在听以前总是害怕听到的事情，而现在让他们从某种忧伤中解脱了出来。我在想埃斯特和米凯尔“：需要长期不能回家的职业，十个人里有八个。”

我在想自己，在想屡屡发生的这种事情。归根结底，这是统计，我们不是个别情况。

又有些故事讲了出来——嫉妒、抛弃、沮丧——而我不再注意听。我的查希尔又非常鲜活地回来了——我和偷走我妻的人共处一厅，虽说一时间相信了这里只是在进行团队治疗。我的邻座，就是认出我的那位，问我是否喜欢。他让我暂时从查希尔那儿分神出来，我高兴回答。

“我不明白其目的。像是一个自助组织，就像是匿名酒徒或是婚姻顾问。”

“但是你听到的不是真的吗？”

“可能是吧。不过我再说一遍，目的何在？”

“这不是今晚最重要的部分，只是一种不让我们感到孤独的方法。在众人面前讲自己的生活，最后会发现大多数人都经历了同样的

事情。”

“而实际结果呢？”

“如果我们不再孤独，就更有能力知道我们走偏了，然后修正方向。不过正如我所说，这只是那男孩刚开始时所说之话和召唤力量之间的一次休息。”

“那男孩是谁？”

谈话被那铜钹声打断了。这次是定音鼓前的那个老者在讲。

“理智方面的事到此为止。我们现在来开始高于和改变一切的仪式和情感之事。对于今天初次来这儿的人来说，这个舞蹈发展我们接受爱的能力。爱是激发智慧和创造力的唯一事物，是净化和解放我们的东西。”

烟掐灭了，杯子声没有了。奇怪的寂静再次笼罩大厅，其中一个女孩开始祈求。

“圣母，我们将为你而舞。愿舞蹈让我们飞上天空。”

她说了“圣母”，要么就是我听错了？

她的确说的是“圣母”。

另一个女孩点燃四支大烛台，灯关上了。四个穿着圆鼓鼓白色裙子的人形走下台来，没入台下的人群里。差不多有半个小时，那第二个小伙子用一种好像从腹部发出的声音反复唱着一种单调的歌，不过很奇怪，这让我有点儿忘了查希尔并松弛下来，有一种昏昏欲睡的感觉。甚至刚才在整个“讲爱情”的过程中到处乱跑的一个小孩，现在也安静下来，眼睛盯着舞台看。有些人闭着眼睛，另一些人看着地，或者像我看到的米凯尔那样，盯着某个点看。

等他不唱了，打击乐，即那个有镶饰的金属盘和定音鼓的声音响了

起来，节奏与常在来自非洲的宗教仪式上听到的非常相像。

穿白衣的人自转着，满厅的人都闪出地方让他们的裙子旋出圈儿来。乐器加快了节奏，四个人越转越快，发出不属于任何已知语言的声音,就好像在直接和天使或刚才提到的‘ 圣母 ’说话。

我的邻座站了起来，也开始跳起舞来并嘟囔着听不懂的句子。十个或十一个人在台下也这样跳着，而其他人则带着崇敬和惊奇观看着。

也不知这种舞蹈跳了有多久，不过乐器的声音好像伴随着我的心跳,我极想献身于此,讲奇怪的事,活动自己的身体——为了别像个疯子似的自转起来，需要一种自控和滑稽感。同时，埃斯特，我那查希尔的形象从没像现在这样,好像就在面前,在微笑,在请我赞美‘ 圣母 ’。

我努力控制着别加入这不熟悉的仪式，盼这一切马上结束。我力图把思想集中在今晚在此的目的上 ——和米凯尔谈谈,让他带我去见我的查希尔——但感到不动是不可能的。我从椅子上站起来，然而当我小心胆怯地试试第一步时，音乐却戛然而止。

在烛光映照的大厅里，能听到的只有那些跳完舞之人的喘气声。慢慢地，喘气声小下来，灯打开了，一切都好像恢复正常。我看到杯子里又倒满啤酒、葡萄酒、水和饮料,孩子们又开始跑动和大声说话,大家又开始交谈，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

“ 该是结束聚会的时候了,”那个曾点燃蜡烛的女孩说道。“ 阿尔玛讲最后一个故事。”

阿尔玛是那个敲铜钹的女人。她带有曾在东方住过之人的口音。

“ 大师有一头水牛。分开的犄角让他心想，如果能坐在两角之间，那就如同坐在宝座上一样。有一天，当牛不注意时，他做了梦想做的

事。这同时,水牛站了起来,把他抛向远方。

“他妻子见此就开始哭起来。

“‘别哭,’等缓过劲儿来,大师说道。‘我受了折磨,但也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人们开始往外走。我问邻座有什么感受。

“你知道。你在你书中写了这个。”

我不知道,但得装样。

“可能我知道。不过我想确定一下。”

他看了看我，看我好像不知道，第一次开始怀疑我是不是那个他认为认识的作家。

“我和宇宙的能量接触过,”他回答说。“上帝从我心中走过。”

然后，为了不必解释自己所说的，他就出去了。

空下的大厅里只剩下四个演员，两个乐手，还有我。女的都去了饭店的洗手间，大概是去换衣服。男的就在大厅里脱下白衣服，然后穿上他们正常的衣服。接着，他们开始把烛台和乐器收进两个大提箱里。

岁数最大的那位先生，就是在仪式中敲定音鼓的那位，开始点钱并分成六等份。我想只是这时米凯尔才注意到我。

“我一直希望在这里看到你。”

“我想你知道原因。”

“当允许神圣的力量通过自己的身躯后，我知道了一切的原因。我知道爱情和战争的原因。我知道一个男人寻找他所爱女人的原因。”

我再次走在刀刃上。如果他知道我来这儿是为了我的查希尔，也就知道这对他们的关系是一种威胁。”

“我们可以像两个为某种有价值的东西而奋斗品德高尚的男人谈

谈吗？”

米凯尔好像犹豫了一下。我接着说道：

“我知我就像那个要坐到牛角间的大师那样会受伤：不过我认为值得。为了哪怕是我无意间造成的痛苦，我值得。我不相信如果我尊重了她的爱，埃斯特会抛弃我。”

“你什么也不明白，”米凯尔说。

这句话激怒了我。一个二十五岁的小伙子怎么能对一个过来人、对一个在生活中历经磨难和考验的男人说他什么也不明白呢？不过得控制自己，得低头，做一切该做的事。我不能继续和幽灵共存，不能让自己整个世界继续被查希尔所控制。

“也许我真的不明白：正因为如此我才在这里。为了搞明白。为了理解所发生的事之后而释然。”

“你曾对一切都非常明白，但突然就不明白了；至少这是埃斯特跟我讲的。像所有丈夫一样，到了开始视妻子为家中生活用具一部分的时候。”

我本想说：“那么我希望她对我讲。给我改正的机会，而不是把我换成一个用不了多久也会像我一样行事的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不过，一句更谨慎的话出了我的口：

“我不相信是这样。你读过我的书，你甚至去了我的午后签名，因为你知道我的感受，想让我更平静。我的心仍然是破碎的：你听说过查希尔吗？”

“我是在伊斯兰宗教中受的教育。我知道查希尔。”

“埃斯特占据了我生命的整个空间。我曾以为当我写自己的感受时已摆脱了她。而今我是更加默默地爱着她，做不到去想其他事。请

你帮我个忙：我将去做我所想做的，不过需要你给我解释一下她为什么以这种方式消失。正如你所说，我什么也不明白。”

在这里请求我妻子的情人帮我搞明白所发生事是残忍的。如果米凯尔在签名那天下午没出现，也许在维多利亚主教堂的时候也就足够了，在那里我接受了我的爱并写下了《撕裂之时，缝补之时》。然而命运另有安排——能再次与我妻相遇这个简单的可能性又让一切失去了平衡。

“我们一起去吃午饭，”长时间后米凯尔说道。“你真是什么也不明白。不过今天穿过我身体的神圣力量对你是慷慨的。”

我们约定第二天见面。在回来的路上，我想起了在埃斯特失踪前三个月和她的一次谈话。

一次关于神圣力量穿过身体的谈话。

“他们的眼神确实不同。存在对死亡的害怕，没错，不过在对死亡害怕之上，还存在着牺牲的思想，他们的生命有一种意义，因为他们准备为一种事业而献出生命。”

“你在讲士兵？”

“是在讲士兵。我在讲一种可怕的难以接受的事情，不过我不能装没看见。战争是一种仪式。一种血的仪式，然而是一种爱的仪式。”

“你失去理智了。”

“也许吧。我认识其他一些战地记者。他们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就好像死亡之路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他们无所畏惧，就像一个士兵一样面对危险。一切都是为了一条新闻吗？我不相信。他们已经不能没有危险、冒险和血中没有肾上腺地活着。其中有个结了婚的人，有三个孩子，他对我说他感觉最好的地方就是战场——虽说他崇尚家庭,并且总是谈起他的妻子和孩子。”

“的确不能理解。埃斯特，我不想干涉你的生活，但是觉得这种经历会对你不好。”

“对我不好的是过一种无意义的生活。在战争中，大家都知道在经历某种重要的事情。”

“一个历史时刻？”

“不是。这不足以让人去冒生命危险。在经历……人类真正的精华。”

“战争。”

“不，是爱情。”

“你像他们一样了。”

“我认为是的。”

“去跟你们新闻社说够了。”

“我做不到。就像是一种毒品。只要在战场上，我的生命才有某种意义。我一连多少天不洗澡，吃战士的口粮，一夜睡三个小时，伴着枪声醒来，知道随时都会有人把手榴弹扔到我们待的地方，而这让我……生活着，懂吗？生活，每分每秒地爱。没有悲伤和怀疑的空间，什么事情的空间都没有，只有一种对生命伟大的爱。你在听吗？”

“全神贯注。”

“就好像……有一道神光……在那里，在战斗中，在那最恶劣的环境中。在之前和之后存在害怕，但枪打响后就不害怕了。因为此时你看到人处于极限：能做出最英勇和最不人道的举动。他们冲入枪林弹雨中为了救一个同伴，同时向一切活动目标扫射——孩子、妇女，谁在战线上谁去死。在他们出生的平安无事的内地小城市里这些人一直是正直之人，现在却是闯入博物馆，摧毁留存了多少个世纪的物品，偷他们并不需要的东西。他们照下自己所犯的暴行，然后不是藏起来，而是拿出来炫耀。这是一个疯狂的世界。

“一直是不忠诚、背信弃义的人有了一种同事同盟的感觉，然后开始无力去做出错误举动。也就是说一切都正好相反。”

“这有助于回答你所讲故事中汉斯在东京一个酒吧里向弗里茨提的问题吗？”

“是的。回答就在耶稣会教徒德日进①的一句话里，他说世界被一个爱的层面包着：‘我们已经掌握了风、海和太阳的能量。而在人能掌握爱之能量这天，这将会像发现火一样重要。’’

“而你到前线去只学到了这个？”

“不知道。不过在战争中我看到无论如何反常，人们都是幸福，对他们来说世界有一种意义。如我以前所说，完全的力量，或者说为一事业而牺牲，赋予他们生命一种意义。他们能无限地爱，因为已经没什么可失去的了。一个受了致命伤的士兵从不请求医疗队：‘帮帮忙，救救我！’他们最后的话总是：‘告诉我的孩子和妻子，我爱他们。’在绝望之际，他们讲的是爱！”

“那么照你的意思人只有在战争中才能找到生活的真谛了。”

“我们一直处于一种战争中。我们总在和死神作斗争，然而知道死神最终会获胜。在武装冲突中这更为明显，其实日常生活中也一样。我们不能总说我们是不幸福的。”

“那你想让我做什么？”

“我需要帮助。而帮助不是说：‘去，去请求辞职’，因为这让我比以前更乱。我们需要找到疏通这点的方法，让这种纯粹绝对的爱之能量通过我们的躯体，然后，传向四周。至今唯一能理解我的人就是一个说自己在这能量方面有过天启的口译员，不过我觉得他有点儿脱离

①德日进（1881—1955）：法国古生物学家和哲学家。耶稣会神父，主张进化论。（1923；1926—1946）两次来中国进行地质考察，曾参加鉴定北京人头盖骨化石（1929），著有《人的现象》、《华北旧石器的发现》等。

现实。”

“你是偶然谈到上帝的爱？”

“如果一个人能毫无保留无条件地爱他的同伴,就是在展示上帝的爱。上帝之爱展现出来后，他将爱他的同类。如果爱同类，将会爱自己。如果爱自己，事物就会回归原位。历史将会改变。

“历史永远不会因政治、攻占、理论或战争而改变——这一切只是重复，是开天辟地以来我们所看到的事物。当我们能像使用风力海力和原子力一样使用爱的力量时,历史将会改变。”

“你认为我们两人能拯救世界？”

“我认为有不少人这么想。你帮我吗？”

“当然,只要你告诉我该做什么。”

“可这正是我不知道的。”

自第一次来巴黎旅行起就经常光顾的亲切的匹萨店现在是我故事的一部分：最近一次在那里是为了庆祝接受艺术与文学大师奖章，这是文化部授予我的——虽说很多人认为一家更贵更优雅的饭店才是庆祝这一重要事件的理想之地。不过对我来说店主罗伯托是一个有法力的人 只要去他的店,总有一些好事发生在我生活中。

“我可以开始讲优雅之事,如《撕裂之时,缝补之时》的反响,或者讲我在你戏剧演出期间的矛盾情感。”

“不是戏剧演出,是一种聚会,”他更正道“我们讲故事,而且为爱的能量而舞蹈。”

“我可以随便讲点儿什么好让你随意。不过我俩都知道为什么我们坐在这里。”

“是因为你的妻子,”米凯尔说道,表现出他那个岁数年轻人的挑战样子，而根本不像午后签名上的那个小伙子，或是那“聚会”上的精神领袖。

“你用词错误 她是我前妻。我想请你帮个忙 带我去见她。我希望她看着我的眼睛对我说出她走掉的理由。只有这样，我才会摆脱我的查希尔。相反，我将日日夜夜百遍千遍地回顾我的历史。力图发现

我出错的时刻,我们开始分道扬镳的时刻。”

他笑了。

“回顾历史,妙极了,就是这样事情才改变的。”

“说得好，不过我希望先把哲学讨论放一边。我知道，像所有年轻人一样，你手上有改正世界的精确方法。像所有年轻人一样，总有一天你会到我这个岁数并看到不是这么容易就改变事物的。而现在谈这个没用。能帮我忙吗?”

“我想先问一下 她告辞过吗?”

“没有。”

“她说过要走吗?”

“没说过。这个你是知道的。”

“你认为像埃斯特这样一个人，能不说一声就离开在一起生活了十多年的男人吗?”

“而这正是最让我不快的事情。不过你想说什么？”

谈话被罗伯托打断了，他想知道我们吃什么。米凯尔想吃一份那不勒斯式匹萨[1]，而我让他替我选，这不是为选吃什么而费心思的时候。当务之急是尽快拿一瓶红葡萄酒来。罗伯托问要什么牌子的，我随便说了一个，他明白了应该离去，整个午餐都不要再来问我什么，由他去做必要的决定，好让我集中精力与面前这个年轻人谈话。

半分钟之内酒就拿来了。我斟满两杯。

“她现在做什么?”

“你真想知道?”

①那不勒斯式匹萨：意大利的一种涂有奶酪和番茄酱的有馅烘饼。

问题对问题，这让我紧张起来。

“是的,我想。”

“做地毯。还教法语。”

地毯！我妻子(我前妻,对不起,要习惯！),她有生活中所需的一切钱，新闻大学毕业，讲四种语言，现在被迫以做地毯教法语为生？最好自控一下，虽说觉得他不能给予埃斯特一切应得到的东西是一种耻辱，不过还是别伤了他男人的傲气。

“对不起，你要明白一年多来我所经历的。我对你们的关系不是任何威胁,我只需要和她在一起两个小时。要么一个小时,怎么都行。”

米凯尔好像在品味我的话。

“你忘了回答我的问题,”他带着微笑说道。“你认为像埃斯特这样一个人,连声再见都不说,一声不吭就离开她生活中的男人吗？”

“我认为不会。”

“那么,‘她离开了我’这又怎么讲？为什么你对我说‘我对你们的关系不是一种威胁’？”

我迷茫了。我感到了所谓的“希望”——虽说不知什么在等着我，它从何处而来。

“你是说……”

“没错。我是说我认为她没有离开你，也没离开我。只是消失：一段时间,或许后半生,然而我们两人都必须尊重这点。”

宛如一道光照亮了这总给我带来好回忆好故事的匹萨店。我不顾一切地想相信这小伙子所说的话，现在查希尔在我四周的一切事物上跳跃着。

“你知她在哪儿吗？”

“知道。不过我应尊重她的沉默，虽说她也让我很想她。这一切也让我感到迷茫：要么埃斯特满意于遇到了吞噬人的爱，要么在等我们其中一个去见她，或是又遇到了什么男人，或是放弃了这世界。不管怎么说,如果你决定去见她,我不能阻止你。不过我想,就你的情况而言,你在路上必须学会不仅应遇到她的身体，而且应遇到她的灵魂。”

我想笑。我想拥抱他。要么就是想杀了他——情感瞬息万变。

“你和她……”

“我们一起睡觉了？这与你无关。不过我在埃斯特身上遇到了自己一直在寻找的伴侣和帮助我开始相信自己使命的人。她是为我们——如圣母愿意——能重新把爱的能量带回大地打开大门、道路和小径的天使。我们分担同一使命。

“仅仅是为了让你安心：我有一个女朋友，就是当时在台上的那个金发姑娘。她叫卢克雷西娅,意大利人。”

“你说的是真的?”

“以神力的名义,我说的是真的。”

他从兜里掏出一块暗色的布。

“看到这个了吗？实际上布的颜色是绿的：发黑，这是因为上面有凝固的血。某个战士在某个国家，临死前请求道：她应脱去他的衬衣，把它剪成碎片，然后分给那些能理解这死亡信息的人。你有一块吗？”

“埃斯特从没跟我说过这事。”

“当她遇到应该收到这信息的人,就会给他一块。”

“这信息是什么?”

“如果她没给你,我不认为对此能说什么,虽说她没请我保密。”

“你知道还有谁有一块这布吗？”

“台上所有的人。是埃斯特把我们组织在一起的。”

我必须小心行事，建立一种关系。在关系银行里储蓄。不要吓着他，不要显出心急。问问他的情况，他的工作，他的国家——一讲起自己的国家，他是那么的自豪。要弄清楚他是否对我讲了真话，还是另有企图。要搞准确他仍和埃斯特保持接触还是也失去了她的行踪。即使他来自一个也许有不同价值观的遥远地方，我也知道关系银行在任何地方都管用，这是一个没有国界的机构。

一方面，我想相信他所说的一切，另一方面，我的心在受折磨，在大量流血，多少个夜晚我醒着，期盼着锁眼里钥匙的转动声，然后埃斯特走了进来，什么也没说就躺在了我的身边。我向自己保证过，假如有这么一天，我再也不会去问任何问题，只是亲吻她，对她说‘睡个好觉，亲爱的”，然后第二天我们一同醒来，手拉着手，就好像那场噩梦从未发生过。

罗伯托端来了匹萨，他好像有第六感觉，在我需要争取时间思考一下的时候出现了。

我再次面向米凯尔。安静，控制好心情，不然会心脏病发作的。我喝掉了一整杯酒并发现他也一样。

为什么紧张？

“我相信你所说。我们有时间聊聊。”

“你是要请我带你去她那儿。”

他毁掉了我的游戏；得重新开始。

“是的，是要请你帮忙，我要说服你。我要为此竭尽全力。不过我不着急，我们面前还有一整张匹萨呢。我想再多听点儿关于你的事。”

我注意到他的双手在颤抖，他做了些努力想控制住。

“我是负有一个使命的人。直到今日还没能完成它。不过我日子还长着呢。”

“也许我能帮你。”

“你能帮我。只要帮忙让爱的能量在世界传播,任何人都能帮我。”

“我不只是能做这个。”

为了不显得是要收买他的忠诚，我不想再进一步。小心——小心不为过。他可能在讲真话,不过也可能在说谎,想利用我的痛苦。

“我只知道一种爱的能量,”我继续说道:“那种我对已经走了……或者说已经离去并正在等着我的女人之爱的能量。如能再见到她，我将是个幸福的男人。世界将会更美好,因为有个心灵感到愉快。”

他看了看天花板,看了看桌子,而我则让这沉默无限延长下去。

“我听见一个声音。”他没有勇气面对我,终于开口说话了。

在书中涉及精神性问题的最大优势就是知道我总会接触到有某种特性的人。这些特性有些是真实的，有些是想象的，这些人有些是企图从中得利，有些是在考察我。我已见过众多惊奇之事，所以今天没有半点怀疑奇迹发生，一切都是可能的，人在重新学习那已经忘记的东西，即他的内在力量。

问题是现在不是谈论这事的理想时间。我唯一的兴趣是查希尔。我需要查希尔重新叫做埃斯特。

“米凯尔……”

“我的真名不叫米凯尔。我叫奥莱格。”

“奥莱格……”

“米凯尔是我的名字。当决定再生时，我选了这个名字。战争大天使利用它的火剑劈开道路，为的是让……你是怎么称呼这个的？让‘光

明斗士’能相遇。这就是我的使命。”

“这也是我的使命。”

“你不是想谈谈埃斯特吗？”

怎么？他重新把话题转向了我感兴趣的事？

“我感觉不好，”他的目光开始散了，迷茫地扫视着饭店，就好像我不在这里一样。“我不想谈这个问题。声音……”

某种奇怪的，非常奇怪的事情正在发生。他为了感动我能做出什么？像以前很多人求我一样，最后是请我写一本关于他生活和能力的书？

每当前面有一明确目的时，我都会竭力去达到—— 总之，这是我在书中说的，我不能出尔反尔。现在我有一目的：再看一次查希尔的眼睛。米凯尔给了我一系列的新消息：她不是他的情人，而且没有抛弃我，把她带回来完全是个时间问题。也许这匹萨店的会面是一场闹剧；也许一个不知如何挣饭吃的小伙子在利用别人的痛苦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我又一次一口喝完了一杯酒——米凯尔也是一样。

谨慎，我的直觉在说。

“是的，我想谈谈埃斯特。不过也想更多地了解你。”

“不是真话。你在想诱惑我，想说服我去做原则上我也已准备去做的事。因此，你的痛苦没让你看清楚：你是认为我可能在说谎，想利用此事。”

虽说米凯尔完全知道我在想什么，但他高声讲话，不合良好教养。人们开始转过身来朝这边看。

“你想打动我，而不知你的书已在我生活上打下了烙印，我从你的

书中学到了许多。你的痛苦让你茫然、心胸狭窄、痴迷于查希尔。不是由于你对她的爱才让我接受了这顿午餐：我不相信是爱，我认为可能仅仅是你受伤的傲气。让我在这儿的是……”

他的声音高了起来 他开始四处张望,好像失去了控制。

“光……”

“怎么了？”

“让我在这儿的是她对你的爱!”

“你没事儿吧？”

罗伯托注意到不对劲儿了。他来到桌前，微笑着抓住小伙子的肩膀，像无所求的人一样说道：

“好了,看来我的匹萨很糟糕。不需付账,你们可以走了。”

就差这句话了。我们可以起身，出去，避免在某个匹萨店里某人只是为了给我造成某种印象或尴尬而装着接受某种精神的沮丧场面——虽说我觉得这事比一场单纯的戏剧演出更严肃。

“你没感到有一股风吗？”

这时我确信他没在表演：相反，他在极力控制自己，正在进入一种比我的还要大的恐惧状态。

“光,光在显现 劳驾,带我走!”

他的身体开始颤抖。现在也不能掩饰什么了，其他桌上的人都站了起来。

“在哈萨克斯……”

他没能说完。他推倒桌子——匹萨、杯子、餐具都飞了起来,打到了旁边吃饭的人。他的表情整个变了，身体颤抖着，眼睛在眼眶里翻转。他头猛地向后甩去，我听到骨头的声响。一位先生从一张桌前站

了起来。罗伯托在他倒地之前一把抓住他，同时那位先生从地上抓起一把匙子塞进他嘴里。

这场面应该也就几秒钟，但对我来说好像是永恒。我又在想象那些危言耸听的杂志会是如何描述，即使有反面意见也有可能成为一项文学大奖候选人的一个著名作家，在一家匹萨店里挑起一通招魂术表演，目的只是为了引起对他新书的注意。我的妄想狂继续失控：他们马上会发现那个通灵者就是和他妻子一起失踪的人——一切又都重新开始，而这次我可能不会再有勇气或能力来重新面对这同样的考验了。

当然,在那些桌上有我一些熟人,但他们中谁是我真正的朋友,谁有能力保持沉默不把目睹之事说出去呢？

他的身体停止了颤抖并松弛下来，罗伯托扶他坐到椅子上。那位先生号了号他的脉,翻了翻他的眼皮,然后看着我说：

“应该不是第一次了。你认识他有多久了？”

“他们经常来这儿，”罗伯托说,他注意到我完全没了反应。“虽说我店里也发生过这类事情,不过他是第一次当众发作。”

“我注意到了，”那位先生说。“你没恐慌。”

这是一个冲我说的评论，我应是脸色苍白。那先生回到自己桌上，罗伯托试图让我放松：

“他是一个著名女演员的医生，”他说道。“而且我觉得你必须比你的客人要更加小心。”

米凯尔——或者奥莱格，或者随便是谁——在我面前醒来。他看了看四周,然后并没有表现出羞怯,而是有点儿腼腆地笑了。

“对不起，”他说。“我本打算控制住的。”

我力图保持姿态。罗伯托又来救我了：

“别担心。我们的作家有的是钱来付打碎的盘子。”

他马上又转向我：

“癫痫。只是癫痫发作，没事儿。”

我们出了餐厅，米凯尔马上钻进一辆出租车。

“我们还没谈呢！你去哪儿？”

“我现在不行。你知我在哪儿。”

有两种世界：一种梦想的，一种现实的。

在我所梦想的世界里，米凯尔讲了真话，一切都不过是我生活中的一段困难时刻，发生在任何爱情关系中的一个误会。埃斯特在耐心等待，希望我发现在我们的关系中哪里出了差错并去到她那里请求原谅，然后重新在一起生活。

在梦想的世界里，米凯尔和我平静地交谈后走出匹萨店，我们打的，后来就按响了门铃，在这里我前妻(或妻子？现在又产生了疑惑)早上织她的地毯，下午上法语课，晚上独自一人睡觉，也像我一样等着门铃响，等着丈夫带着一束花进来，带她到香榭丽舍大街附近一家饭店去喝热咖啡。

在现实世界里，和米凯尔的每一次会面都是紧张的——害怕匹萨店的一幕。他所说的一切都是他想象的结果，实际他也不知道埃斯特的下落。在现实世界里，上午十一点四十五分我在北火车站，等着从埃斯特拉斯堡开来的火车，准备接一个重要的美国演员兼导演，他非常热心地想把我的一本书拍成电影。

在这之前，只要一谈到改编成电影，我的回答总是“我不感兴趣”；我相信每一个人在他读一本书时，就在脑子里创造出自己的电影，赋予

人物以面孔，建立场景，倾听声音，感受气味。而正是因为这样，当他去看一部他所喜欢的小说改编的电影时，总会觉得上当受骗了，总是说：“书比电影好。”

这次，我的文学代理人非常坚持，她说这个演员兼制片人属于“我们的时代”，他试图做一些完全不同于人们一贯向我们建议的事。会面时间提前两个月就定了下来。今天晚上我们应共进晚餐，讨论细节，看看在思维方式上是否真的合拍。

然而在两个星期里，我的日程完全变了：星期四，我得去一家亚美尼亚饭店，试图重新接触一个断言听到声音的患癫痫病的年轻人，不过他是唯一知道埃斯特下落的人。我把这诠释为一个不去卖版权的信号，试图取消和那个演员的会面，他坚持，说没关系，可以把晚餐换成第二天的午餐，他的说法是：“没人会孤身一人忧伤地在巴黎过上一夜的”，这让我无话可说。

在我想象的世界里，埃斯特还是我的伴侣，她的爱给我力量继续前进并开发我的一切极限。

在现实世界里，她完全是个魔鬼附身的人。她吸干我所有的能量，占据了所有空间，强迫我去做出巨大努力来继续我的生活、我的工作、我和制片人们的见面、我的会见。

都过去两年了，我怎么可能还没忘记她呢？实在受不了再想这个了，受不了再去分析各种可能性、试图逃避、适应、写本书、练瑜珈、做善事、和朋友密切交往、勾引女人、出去吃晚饭、去看电影（避免看文学改编的，这是当然，而且总是去找专门写给银幕的电影看）、戏剧、芭蕾舞、足球比赛。即使这样，查希尔总是取胜，总是出现，总是让我想‘多么希望她和我一起在这里呀”。

我看着火车站的钟——还差十五分钟。在我想象的世界里，米凯尔是个同盟者。在现实世界里，除了非常想相信他所说的之外，我没有任何具体证明，他可能是个伪装的敌人。

又回到永远的问题上：为什么她什么也没跟我说？难道是汉斯的那个问题？难道埃斯特像在一次关于爱情与战争的谈话中对我说的那样,决定了应去拯救世界,并且在‘培养’我陪她去履行这一使命？

我的眼睛盯在铁轨上。我和埃斯特，两人平行着，从不会再相交。两个目的地……

铁轨。

两根铁轨间的距离是多少？

为了忘却查希尔，我就向站台上的一个工作人员打听。

“相距一百四十三点五厘米或者说四英尺八点五英寸，”他回答道。

看上去这是一个安于自己的生活并对自己的职业感到自豪的人，而且绝对不合埃斯特的固执想法——我们所有人都在心中藏有巨大忧伤。

不过他的回答毫无意义：一百四十三点五厘米，或四英尺八点五英寸？

荒唐。符合逻辑的应是一百五十厘米。或是五英尺。当然应是一个整数，这方便车辆制造者和铁路工人的工作。

“那是为什么？”我追问这个员工。

“因为车辆的轮子是这个尺寸。”

“但是轮子是这样也是因为轨距呀,不是吗？”

“您认为因为我在车站工作就有责任知道有关火车的一切吗？事情如此就是因为如此。”

他已不是一个安于自己工作幸福的人了；他知道回答一个问题，但再多的也回答不出来了。我请求原谅，剩下的时间里我就看着铁轨，感到它们直观地想对我说些什么。

看上去再怎么奇怪，铁轨也好像是要就我的婚姻——就所有人的婚姻——说点儿什么。

那个演员到了—— 比我期待的要亲切，尽管他非常出名。我把他放在我喜欢的一个旅馆，然后就回家了。让我吃惊的是，马丽在等着我,她说由于天气原因,她的拍摄推迟了一周。

“今天是星期四,我想你会去那家饭店。”

“你也想去吗?”

“是的。和你一起去。你愿意一个人去?”

“是的。”

“即便如此,我还是决定要去 控制我脚步的人还没出生呢。”

“你知道为什么轨距是一百四十三点五厘米吗?”

“我可以上网查查。这重要吗?”

“非常重要。”

“先把这铁轨的事放一放。我和你的书迷们谈话了。他们认为一个写诸如《撕裂之时,缝补之时》,或者牧羊人故事、或圣地亚哥朝圣的人应该是一个智慧并能回答一切问题的人。”

“如你所知,这绝对不是真的。”

“那什么是真的?如何把在你知识之外的事情传达给你的读者呢?”

“不在我知识之外。那里所写的一切都是我心灵的一部分,都是我一生中所学到的经验教训,并试图把它们用于我自己。我是我书的读者。它们向我展示了一些我已知但没意识到的东西。”

“ 而那读者呢 ?”

“ 我想也一样。书——我们可以说任何东西 ,比如电影、音乐、花园、山景——揭示出一些东西。揭示意味着 :揭去和盖上一层面纱。揭去已存在事物的面纱不同于试图传授更好生活的秘密。

“ 你也知道，眼下我在为爱而受折磨。这可以仅仅是一种下地狱，但也是一种揭示。只是当我在写《撕裂之时,缝补之时》,才明白了自己爱的能力。我在打那些字句时学到了。 ”

“ 而精神方面呢？似乎在你书中每一页都存在的那种东西呢？ ”

“ 我开始愿意你今晚和我一起去那家亚美尼亚饭店了，因为你会去发现，或者说，会去意识到三件重要的事。第一：当人们决定面对一个问题时,会发现比想象的更有能力。第二 所有能力,所有智慧,都来自未知的源泉，即我们常说的上帝。自从我开始走自认为是自己之路时，在生活中所追求的就是为这种能力争光，每天和这种力量接触，让自己由信号引导，在做中学习，而不是在想做什么中学习。

“ 第三 没人是孤独一人处于痛苦中,在同一件事上,总有一个想得更多更高兴或更受苦的人，而这给我们更好面对挑战的力量。 ”

“ 这也包括为爱而受苦吗 ?”

“ 包括一切。如果痛苦存在，那么最好是接受它，因为它不会因为你假想它不存在就不存在了；如果愉快存在，也最好是接受它，即使害怕有一天它会消失。有人只是通过牺牲和拒绝得以和生活联系。有人当认为是‘ 幸福 ’时,才得以感觉是人类一分子。为什么问我这些问题 ?”

“ 因为我在恋爱,我怕受折磨。”

“ 不用怕 唯一避免受折磨的方法应该是拒绝爱。”

“ 我知道埃斯特的存在。除了那小伙子在匹萨店发癫痫，其他你什

么也没和我讲。虽说对你可能是个好征兆，但对我来说可是个坏征兆。”

“对我也可能是个坏征兆。”

“你知我想问你什么吗？我想知道你爱我是否像我爱你一样，但我没勇气问。为什么我和这么多男人的关系总是失败呢？

“因为我认为总得和某人有关系,因此就被迫是出色的、聪明的、敏感的、特殊的。要努力吸引人强迫我把自己做到最好，而这帮助了我，另外，我很难和自己相处。但不知这是否是最好的选择。”

“即使你知道有个女人一声不吭地就抛弃了我，但还是想知道我是否还能爱她？”

“我读过你的书。我知你能。”

“尽管我爱埃斯特,你想问我是否也能爱你？”

“我不敢提这个问题，因为回答可能毁掉我的生活。”

“你想知道是否一个男人的或女人的心能容下对不止一个人的爱？”

“既然不像前一个问题那么直接,我想得到你的回答。”

“我想可能。除了当她们其中一个变成……”

“……一个查希尔。但我会去争取你，我觉得值得。一个有能力像你爱过或爱着埃斯特这样去爱一个女人的男人，值得我的尊敬和努力。

“而现在，为了表述我想有你在身边的愿望，为了表示你在我生活中至关重要，哪怕再怎么荒唐，我也去做你请我做的事：去知道为什么轨距是一百四十三点五厘米。”

亚美尼亚饭店老板还真做了上星期所说的事：现在，不是里头的大厅，而是整个饭店都被占用了。马丽好奇地看着众人，时不时评论他们之间的巨大差别。

“怎么还带孩子来这儿 真荒唐!”

“也许没人照看吧。”

九点整,六个人物——穿着东方服装的两个乐手，穿着白衬衣和圆鼓鼓裙子的四个年轻人——上场了。上菜立刻停止，人们也安静下来。

“在蒙古有关世界创立的神话中,雌狍和野狗相遇,”米凯尔又用不是他的声音讲了起来。“两个不同的生灵：在自然界里，野狗是把雌狍杀了吃掉。在蒙古神话中，二者明白要在一种敌对的环境里生存，双方都需要有对方的素质，并且应该联合起来。

“为此,它们先要学习爱。为了爱,它们必须放弃自己,不然永远不能共存。随着时间的推移，野狗开始接受它的直觉，以前一直是专心于为生存而奋斗，现在则是为了一个更大的目的：遇到一个和它重建世界的生灵。”

他停顿了一下。

“当我们舞蹈时,是在围着那能量转圈,就像水从河里蒸发变成云,

然后以雨的形式返回一样，那能量上升直达圣母并给我们带回她全然的力量。今天我的故事是关于爱的循环：一天早上，一个农民用力敲一座修道院的门。看门修士开了门后，他递给修士一串非常好的葡萄。

“‘亲爱的看门修士，这是我园子里产的最好的葡萄。我来这儿是为了送这礼物。’

“‘谢谢，我马上就去送给院长，他收到这礼物一定很高兴。’

“‘不，我是给你的。’

“‘给我的？我不配得到大自然这么好的礼物。’

“‘我一敲门，你就开。干旱把收成给毁了，当我需要帮助时，你每天都给我一块面包和一杯葡萄酒。我希望这串葡萄给你带来点儿太阳的爱、雨水的美丽和上帝的奇迹。’

“看门修士把这串葡萄摆在面前，整整一个上午都在欣赏它，真是漂亮。因此，他决定把这礼物交给院长，院长经常用智慧的话语鼓励他。

“院长看到葡萄后很高兴，不过想起院里有个修士病了，于是他想：‘我把这串葡萄给他，没准儿这可给他的生活带来些许愉快。’

“然而这葡萄没在这生病修士房里待多久，因为他想到：‘做饭的修士照顾我，总给我做好吃的。我敢说这会给他带来很多幸福。’当做饭修士给他送午饭时，他把葡萄给了他。

“‘给你的。由于你总与给予我们东西的大自然打交道，你知道用这上帝的作品干什么。’

“做饭的修士被这美丽的葡萄迷住了，叫来他的助手一起观赏这完美的葡萄。如此完美，没人能比圣器看管人更会欣赏它了，他是负责看管圣体的，修道院里许多人都把他视为圣人。

“ 圣器看管人又把这葡萄送给了最年轻的新入教者，为了让他明白上帝的作品存在于创造的细节之中。当新入教者收到这件礼物后，心中充满了天主的荣光，因为他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葡萄。这时他想起第一次到修道院时的情景，想到给他开门的人；就是这个开门的动作让他今天能在知道欣赏奇迹之人的团体中。

“ 就这样,在天黑之前,他带着葡萄来到了看门修士这里。

“‘ 你吃吧,你享用吧。因为你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在这里,这葡萄会对你有很大好处的。’

“ 看门修士明白了这礼物真是给他的，于是就品食了每一粒葡萄，然后就幸福地睡觉了。于是，这个圈就合上了；一个幸福愉快的圈，它总是在与爱的能量有接触之人的周围延展。 ”

那个叫阿尔玛的女人敲响了有镶饰的铜钹。

“ 像每周四所做那样,我们来听一个爱情故事,然后再讲冷漠故事。来看看在表面有什么东西，然后慢慢地我们就会去明白在表面之下的东西：我们的习惯，我们的价值。等能够穿透这一层面后，我们就能遇见我们自己。谁先来 ?”

一些手举了起来，包括我的，这让马丽吃惊。嘈杂声又起，人们在椅子上晃动着。米凯尔点了一个高个子蓝眼睛的漂亮女人。

“ 上星期，我去看一个男朋友，他独自一人住在和法国交界处附近的山上；这是一个崇尚生活乐趣的人，他不止一次地说，人们自称拥有的一切智慧恰恰是来自利用每时每刻这样一个事实。

“ 从一开始我丈夫就不喜欢我去：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他中意的消遣就是打鸟和勾引女人。可我需要和这个朋友谈谈，因为我正在经

历一个危机时刻，只有他能帮我。我丈夫建议我去看看心理学家，做次旅行，我们争论，我们打架，但我还是顶着家里的各种压力出门了。我朋友到机场来接我,下午我们是谈话,然后是吃晚饭,喝酒,接着又聊了一会儿，完后我就去睡觉了。第二天醒来，我们在那一带散步，然后他把我送回机场。

“一到家,问题就来了。他一个人过?是的。没有任何女朋友?没有。你们喝酒了？喝了。为什么你不想讲讲这事？我在讲这事呀！你们单独在一个朝向大山的家里，这情景多浪漫呀，不是吗？是。除了谈话什么也没发生？什么也没发生。你以为我会相信？为什么不去相信？因为这违反人的本性——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如果在一起,如果一起喝酒,如果倾吐衷肠,最后就会上床！

“我同意我丈夫。这事和教导我们的相对立。他从不会相信我所讲的，不过这绝对是真的。自此，我们的生活就转向一座小地狱。会过去的，但这是一种无用的折磨，因人所言而受的折磨：相互欣赏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当情况允许,最后就会上床。”

鼓掌。烟点燃了。瓶子和杯子声响了起来。

“这是什么呀?”马丽小声问道。“夫妻集体治疗法?”

“是‘聚会’的一部分,谁也不说是对还是错,只是讲故事。”

“为什么以这么不恭敬的方式当众讲这个？而且还在那儿喝酒抽烟。”

“也许是因为更轻松些吧。如果说更轻松些,事情就更容易些。如果更容易些,为什么不以这种方式进行呢?”

“更容易些？在这些陌生人中间讲？他们明天就可能讲给她丈夫听。”

另一个人已经开始讲起来了，我不能对马丽说根本不重要：大家在这里为的是谈论装扮成爱的冷漠。

“我就是刚才讲故事女人的丈夫，”一个比那漂亮的金发女人至少大二十岁左右的先生说道。“她所讲的一切都是对的。不过有一件事她不知道，而我也没勇气评论。我现在就来做这个。

“当她去山里时，我夜不能寐，开始细细地想象在发生什么。她到了，壁炉点燃着，脱去外衣，内衣里没带胸罩。他可以清楚地看见她乳房的轮廓。

“她装没注意到他的眼神。她说去厨房再拿一瓶香槟来。她穿着合身的牛仔，慢慢走着，而且即使没转身，也知道他在从头到脚看她。她转回来,他们谈论着真正的隐私,而这给了他们一种同盟的感觉。

“让她去那儿的问题谈完了。手机响了——是我,我想知道是否一切正常。她靠近他，把电话靠在他耳朵上，两人一起听我这微妙的谈话，因为我知道施加任何压力都为时已晚，最好是装着不担心，建议要利用在山里的机会,因为第二天就得返回巴黎照顾孩子,为家里购物。

“我挂了电话，知道他都听到了。现在两个人——在分开的沙发上——坐得非常近。

“这时，我停止去想山上发生着的事。我起身来到孩子的房间，然后又走到窗前，看了看巴黎，知道我感觉到了什么吗？那种想法让我兴奋。非常，非常非常兴奋。知道我妻子此时可能在亲吻一个男人，在和他做爱。

“我感觉非常不好。怎么能对这个感到兴奋呢？第二天，我和两个朋友谈起这事；当然我没把自己当例子讲，不过我问在他们生活的某个时刻，当在一个节日上吃惊地看到另一个男人的目光停留在自己妻子

的大领口上时，是否觉得有性欲。两人都回避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个禁忌。不过两人说知道妻子被另一个男人垂涎这非常好：他们不过如此。难道这是一个藏在所有男人心中的秘密兴致？不知道。这一周我们生活在地狱中，因为我不明白我所感受的。因为不明白，我怪罪她在我身上诱发了某种破坏我世界平衡的东西。”

这次是很多人点起了烟，但没有掌声。就好像即使在这个地方，这话题仍然是个禁忌一般。

当我举着手时，心里问自己是否同意那位先生刚刚讲的。是的，同意：我已想象过埃斯特在战场上和士兵们做同样的事，不过我连对自己讲都不敢。

米凯尔朝我这边看了看并做了个手势。

我不知是怎么站起来的，看着那些听众，他们明显地被刚才那个男人讲的关于想到自己的女人被另一个男人占有而兴奋的故事所触动。好像没人注意我，这有助于我开讲。

“请原谅我不像前两个那么直接，不过我有话要说。今天我在一个火车站时，发现轨距是一百四十三点五厘米，或者说四英尺八点五英寸。为什么是这么一个荒唐尺寸？我让我的女朋友去寻找原因，其结果是：

“因为，当初在建造第一批车厢时，他们用的是制造马车的同一尺寸。

“为什么是这个轨距呢？因为过去的道路是为这个尺寸而修建的，这样车才能行走。

“谁决定道路应是这个尺寸呢？这样，突然间我们就回到了一个遥远的过去 是罗马人,第一批伟大的道路修建者,他们决定了这个尺寸。

什么理由呢？战车是由两匹马拉着的，当我们让当时他们用的良马并排行走时,所占距离是一百四十三点五厘米。

“这样，我今天所见到的由我们极现代化高速火车所使用的轨距，是由罗马人决定的。当移民美国的人修建铁路时，没问过是否改改宽度为好，而是继续遵照这一尺寸。这甚至影响了航天飞机的建造：美国的工程师们认为燃料箱应更宽些，然而建造是在犹他州，得由火车运到佛罗里达航天中心，隧道也是问题。结论：他们得屈从于罗马人所决定的作为理想尺寸。

“而这和婚姻有什么关系呢？'

我停顿了一下。有些人对铁轨根本不感兴趣，开始聊起天来。另一些人则全神贯注听我讲，这些人里有马丽和米凯尔。

“这和婚姻及刚才听到的两个故事有关系。在历史中的某个时刻，有人出来说：当我们结婚时，两人应在后半生保持不变。你们应像两条铁轨一样，遵循这一标准并排行走。即便一个人需要离另一个远点儿或近点儿,这也是违反标准。标准说 要明智,要想到将来,想到子女。不能再变，要像铁轨一样：在起点，在途中或在终点都保持同一距离。不要让爱情改变，在开始不要增长，在途中不要减少——这是很危险的。所以，头几年的热情一过，要保持同一距离，同一牢固度，同一功能。你们的作用是让这生存的火车朝未来驶去：如果永葆原样——个和一个相距一百四十三点五厘米，儿女才会是幸福的。如果不高兴于一成不变,就去想想他们,去想想你们带到世上的孩子。

“要想想邻居。要表现出是幸福的,在星期天吃烤肉,看电视,帮助社团。要想想社会：要穿戴得让大家知道你们之间没有冲突。不要往两边看,有人可能在看你们,而这是一种企图,可能意味着离婚、危机、

沮丧。

“要在照片上微笑。把照片挂在厅里，好让大家看见。割草，进行体育活动，特别是这体育，目的是在时间长河里保持不变。当体育没进展时，就做整形手术。不过永远不要忘记：在某一时间，这些规则一旦建立起来，你们就应该遵守。谁建立的这些规则？这无关紧要，永远不要提这样的问题,因为提也没用,即使你们不同意。”

我坐了下来。有些人热烈鼓掌，有些人无动于衷，而我不知是否走得太远了。马丽带着钦佩和吃惊的神态看着我。

台上的女人敲响了那个铜钹。

我让马丽先待在这儿，我出去抽支烟。

“现在要以爱､以‘圣母’的名义舞蹈了。”

“你可以在这儿抽。”

“我需要一个人待会儿。”

* * *

虽说已是初春，但天还很冷，不过我需要纯净的空气。为什么讲了那个故事？我和埃斯特的婚姻从没像描述的那样：两根铁轨，总是一根排在另一根旁边，总是正确笔直并行的。我们有我们的起起落落，有很多时候其中一个扬言要永远离开,而即便如此,我们仍继续在一起。

直到两年前。

或者说直到她开始想知道为什么不幸福时。

任何人都不应自问：为什么我不幸福？这个问题给自身带来毁灭一切的病毒。如果我们问这个，就要去发现什么使我们幸福。如果使我们幸福的东西不同于我们所经历的，我们要么就一下子改变了，要么就更加不幸福了。

而此时我就处于这种情况中：有一个有个性的女朋友，工作开始有进展，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极有可能最终平衡起来。最好是适应。接受生活所给予我们的。不要像埃斯特那样，不要注意别人的眼神，记住马丽的话，在她身边建立一种新的生活。

不，我不能这么想。如果我照人们希望的那样去做，就成了他们的奴隶。需要巨大的控制力来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因为意向总是准备愉悦某人——主要是他自己。不过如果我这样做，除了失去埃斯特，还会失去马丽、我的工作、我的未来、我对自己和我所说所写的一切的尊敬。

*　　*　　*

当看到人们开始往外走时，我走了进来。米凯尔已换好衣服出来了。

“饭店里发生了什么事……”

“别担心，”我说道。“咱们到塞纳河边走走。”

马丽明白了这个口信，说她今晚要早点儿睡。我请她打的把我们放在埃菲尔铁塔前的桥那儿就行了，这样我可以走着回家。本想问问米凯尔住在哪儿，但觉得这个问题可能会被理解为我想亲眼看一看埃斯特是不是和他在一起。

在路上，她不断问米凯尔这‘聚会’是怎么回事，而他总是回答：一种恢复爱的方式。他借机说他喜欢我讲的关于铁轨的故事。

“爱情就是在我们开始确切建立规则好让它表现出来时失去的，”他说。

“那什么是这时候？”马丽问。

“不知道。不过我知道有可能让这种能量回来。我知是因为当我舞蹈时，或者当我听到声音时，爱在与我交谈。”

马丽不知‘声音’是怎么一回事，可车已经到了那桥。我们下了车，然后就走入巴黎寒冷的夜晚。

“我知道你被所见之事吓住了。最大的危险是卷起舌头窒息了；店老板知道怎么做，也就是说在他店里发生过这种事。不是很少见。不过，他的诊断错了 我不是癫痫患者。是和能量的接触。”

他当然是癫痫患者，不过对着说没用。我力图正常行事。必须让局势在掌控之中—— 我吃惊他这次这么容易就同意和我会面。

“我需要你。我需要你写一些有关爱之重要性的东西，”米凯尔说。

“大家都知道爱的重要性。几乎所有的书都是关于这个的。”

“那好，我再提一下我的请求：我需要你写一些关于新的再生之事。”

“什么是新的再生？”

“就像十五、十六世纪在意大利出现的时刻，这时，像伊拉斯谟[1]、达·芬奇[2]、米开朗琪罗[3]都不再关注现实的限制和时代习俗的压力，而是回到过去。就像那时发生的一样，我们回到神圣的语言、炼金术和圣母的思想，自由去做我们所相信的而不是教会或政府所要求的事情。就像一千五百年在佛罗伦萨，我们重新发现过去包含着对未来的回答。

“来看一下你所讲的火车故事吧：我们在多少事上遵守着自己并不

①伊拉斯谟（1469？—1536）：荷兰人文主义学者，古典文学和爱国文学研究家。《新约全书》希腊文本编订者，北方文艺复兴运动中的重要人物。

②达·芬奇（1452—1519）：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画家、雕塑家、建筑家和工程师。

③米开朗琪罗（1475—1564）：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雕刻家、画家、建筑设计家和诗人。

明白的规则？既然人们读你写的东西，难道就不能写写这个话题？”

“我从没经营过一本书，”我答道，再次想起要保持对自己的尊重。“如果问题有意思，如果是在我心中，如果词汇之船把我带到这个岛屿，也许我写。不过这和我找埃斯特无关。”

“我知道,我不是在讲条件 只是提一提我认为是重要的东西。”

“她跟你讲过关系银行吗？”

“讲过。不过不是关系银行。是一件我独自一人不能完成的使命。”

“你的使命就是你在亚美尼亚饭店所做的？”

“那只是一小部分。我们星期五也和乞丐做同样的事情。星期三是和新的游牧民族工作。”

新的游牧民族？现在最好别打断他；眼下和我交谈的米凯尔没有了在匹萨店的高傲、在饭店的魅力和在午后签名时的惴惴不安。他是个正常的人，是个总能在夜晚海阔天空谈天的伙伴。

“我只能写真正触动我心灵的东西，”我坚持道。

“想和我们一起去和乞丐聊天吗？”

我想起埃斯特说的话，还有那些大概是世上最悲惨之人眼中的假悲伤。

“让我想一想。”

我们走近罗浮宫[①]博物馆,他停了下来,趴在河边的墙上,就这样我们看着来来往往的船只和刺眼的探照灯。

“你看他们在做什么，”我说道,因为我得找话说,怕他厌烦了然后

①罗浮宫：一译卢浮宫。原为法国王宫，一七九三年起辟为国立美术博物馆。

决定回家去。“那灯照亮的那儿。当他们回家后，会说我认识了巴黎。明天他们大概是去看蒙娜丽莎[①]，然后说我参观了罗浮宫。他们不认识巴黎,也没去过罗浮宫,一切都是坐船游览的,也只是看了一幅画,就这么一幅画。看一部黄色电影和做爱之间有什么区别？是观看一座城市还是试图了解城中所发生的事，去酒吧，走旅游指南上没有的街道，迷失自己然后再找到自己,这之间的区别也是一样。”

“我欣赏你的控制力。你讲塞纳河上的船只，而期待着准确时间好提出让你到我这儿来的问题。现在放松一下好开诚布公地谈谈你想知道的事吧。”

他声音里没有任何进攻的成分，于是我决定进一步。

“埃斯特在哪儿？”

“身体上离这儿很远，在中亚。精神上很近，我日夜伴随着她的微笑，还有对她热情话语的记忆。是她把我这么一个二十一岁可怜的没前途的年轻人、村里人都认为是个神经错乱的人、一个病人、或是一个和魔鬼有盟约的巫师、城里人认为只是一个来找工作的乡下人带到了这里。

“等哪天我好好给你讲讲我的事，实情是我会讲英语，于是就开始做译员。当时我们在她需要进入的一个国家的边境上：美国人在那里建了许多军事基地，准备和阿富汗打仗，不可能得到签证。我帮她非法穿过山脉。在我们共同度过的那个星期里，她让我懂得了我不是孤身一人,她理解我。

“我问她离家这么远在做什么。支支吾吾地回答了几个问题后，她

①蒙娜丽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意大画家达 ·芬奇所作的一幅著名肖像画，亦称乔康达夫人。

终于对我讲了应是也对你讲过的事：寻找幸福所藏之地。我跟她讲了我的使命：争取爱的能量重撒大地。实际上，两人正寻找着同一件东西。

“埃斯特去了法国大使馆,为我搞到了签证——作为哈萨克语的译员，虽说在我们国家人们只讲俄语。于是我就住到这里来了。只要她从外面完成任务回来，我们就见面；我们一起去了两次哈萨克斯坦；她对腾格里文化及以前认识的一个游牧之人非常感兴趣——她相信他能回答一切。”

我想知道什么是腾格里，不过这问题可以等等。米凯尔继续讲着，他眼中透出了我对埃斯特同样的思念之情。

“我们开始在巴黎做一件事——是她出的主意每周一次把人们聚在一起。她说：‘在人类所有关系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交谈,但人们已不再做这个——坐下来谈话,倾听别人。他们去剧院,去电影院,看电视,听广播,看书,但几乎不交谈。如果我们想改变世界,就应回到战士聚在篝火旁讲故事的时代。’”

我想起埃斯特说生活中一切重要的事情从来都是在酒吧桌子上或在路上和公园里散步时冗长的对话中产生的。

“每周四是我的主意，因为这是我在其中成长的传统使然。而晚上时常出没巴黎则是她的主意：她说只有乞丐不装着高兴，相反，装着忧伤。

“她把你的书给我看。我明白了也许你也一样无意识地想象了我们两人之间的事。虽说我仅仅听到声音，但也明白了自己不是一个人。慢慢地，随着人们开始参加这聚会，我开始相信自己能完成使命，帮助能量回来,虽说为此需要回到过去,回到它离去或藏起来的时候。”

“为什么埃斯特抛弃了我?”

难道我就不能改个话题?这问题让米凯尔有点儿恼火。

“为了爱。今天你举了铁轨的例子:那么好，她不是你旁边的一根铁轨。她没遵守规则,我想你也没有。我希望你知道我也想她。”

“然后……”

“然后，如果你想见到她，我可以告诉你她在哪儿。我已感到了同样的冲动，不过声音说还不是时候，谁也不该打搅她与爱之能量的会面。我尊重声音,声音保护着我们 我,你,埃斯特。”

“什么是时候?”

“也许明天,一年或永无时日—— 如果是这样，我们需要尊重她的决定。声音就是这能量:因此，只有当双方真的准备好迎接这一时刻时，这能量才让他们在一起。就是这样，我们大家还要试着去强求，只是为了去听一句我们从不愿听到的话:‘你走。’凡不尊重声音者,比应该的时刻提早了或耽误了，就永远不会如愿以偿。”

“我宁愿听她说‘你走’,也比日夜和查希尔在一起要好。如果她说这个，她就不再是脑中一个固念，而变成一个现在以不同方式生活和思想着的女人了。”

“不再是查希尔，但会是一个巨大损失。如果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能表现出能量来,那他们就在真正帮助世上所有的男人和女人。”

“你让我吃惊。我爱她。你知我爱她，而你也跟我说她仍爱我。我不知什么是准备好了，我不能依别人所希望我的那样而活着，埃斯特也一样。”

“在与她的交谈中我了解到在某一时刻你迷失了自己。世界开始围着你,只是围着你而转了。”

“这不是真的。她有自由去走出自己的路。哪怕违我之意，她也决定去当战地记者。她认为她得去寻找人类不幸的原由，即使我说不可能知道。难道她希望我重新成为另一根铁轨旁的铁轨，因为是罗马人这么决定下来的,就让我守着那愚蠢的距离？”

“正相反。”

米凯尔又走了起来，我跟着。

“你相信我听到一个声音吗？”

“说实话，我不知道。既然我们在这儿，就让我给你展示一件东西吧。”

“大家都认为是癫痫发作，就让他们这么去想吧：这样更容易。不过自从小时候看见了那个女人后,这声音就一直对我讲话。”

“什么女人？”

“到时再说。”

“每当问你点儿什么时,你总是说：‘到时再说。’”

“声音正在对我讲着什么呢。我知道你渴望或吃惊。在匹萨店，当感到热风时，我看到了光，我知是我和能力联系的征兆。我知她在那里帮助着我俩。

“如果你认为我说的这一切不过是一个患癫痫小伙子的疯狂，想利用一个著名作家的感情，那么明天我给你一张地图，上面有她的所在地,你去找她,不过声音在对我说着什么。”

“我能知道是什么吗？或以后你再跟我讲？”

“我一会儿就讲，我还不太明白这信息。”

“即使如此,你要答应给我地址和地图。”

“我答应。以爱的神力,我答应。你说想向我展示什么？”

我指着一个镀金雕像—— 一个骑马的女青年。

“这个。她听到声音。当人们尊重她所说的时，一切都正常。当开始怀疑时，胜利之风就改变了方向。”

奥尔良的圣女贞德[1]，百年战争中的女英雄，十七岁时就被任命为部队的指挥官，因为……她听到声音，声音对她说了打败英国人的最佳战略。两年以后，被指控施巫术而被判用火烧死，我在我一本书里用了一段一四三一年二月二十四日的审讯：

她被让 · 博佩尔审讯。被问及是否听到一个声音，她回答说：

“昨天和今天我听到三次。早上，黄昏和万福马利亚的钟声敲响之时……„

他问声音是否在房间里，她回答说不知道，但被它唤醒。不在房间里，但在城堡里。

她问声音该做什么，声音请她起床并合掌。

于是（贞德）对审讯她的主教说：

“您说是我的法官。因此，您要非常小心行事，因为我是上帝派来的，而您处于危险之中。声音告诉我应对国王说，而不是对您说。我很久以来就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上帝，而我更害怕违背了这声音而不是您。”

“你在暗示……”

“你是贞德的化身？我不认为。她死时只有十九岁，而你已二十五

①圣女贞德（1412—1431）欧洲战争历史上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法国民族英雄，百年战争（1337—1453）时率军六千解除英军对奥尔良城之围，后被俘，火刑处死。

岁。她统率了法国军队，按你所说，你连自己生活都没统率。”

我们又坐在了塞纳河的护墙上。

“我相信征兆，”我坚持道，“我相信命运。我相信人们每天都有可能知道在所做一切事物中什么是要采取的最好决定。我相信自己失败了，在某一时刻失去了和所爱女人的联系。而现在，需要做的一切就是结束这个循环 因此我想要地图，想去她那儿。”

他像在饭店台上演出时那样恍惚地看了看我。我预感到在这大半夜，在这实际上无人迹的地方，癫痫又要发作了。

“显灵给我力量。而这力量几乎是可见可触摸到的。我可以运用它，但不能控制它。”

“时间不早了，不谈这些了。我累了，你也一样。我希望你给我地图和地点。”

“声音……明天下午我给你。在哪儿可以交给你？”

我给了他地址，而让我吃惊的是他不知道我原先和埃斯特住在什么地方。

“你认为我和你妻子睡觉了？”

“我从不会问这个。这不关我的事。”

“但在匹萨店时你问了。”

我早忘了。当然关我的事，不过现在对他回答什么我已不再关心。

米凯尔的眼神变了。我在口袋里找东西准备他发作时好放在他嘴里 不过他看上去还平静，情况在控制之中。

“现在我在听声音。明天我带上地图、笔记和班次到你家去。我相信她在等你。我相信如果两个人，只是两个人，更加幸福时，世界将会更美好。不过声音在对我说明天我们见不上面。”

“我只和一个从美国来的演员吃顿午餐，这我没法取消。其余时间我会等你。”

“不过声音是这么说的。”

“它没禁止你帮我与埃斯特重逢吧？”

“我想没有。是这声音鼓励我去你的午后签名的。自此，我差不多知道了事情会以曾经有过的方式进展，因为我已经读了《撕裂之时，缝补之时》。”

“那好，”我很怕他改变主意，“我们就约定好了。下午两点后我有空。”

“不过声音说还不是时候。”

“你答应过我的。”

“好吧。”

他伸出手，并说明天黄昏时去我家。那天晚上他最后的话是：

“声音说只允许这发生在正确的时间里。”

而当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时，听到的唯一声音是埃斯特的声音，讲的是爱情。当想起那交谈时，明白了它是针对我们婚姻的。

“当我十五岁时,着迷于去发现性。但这是罪过,是被禁止的。我不能明白为什么是罪过：你能吗？你能告诉我为什么世界所有宗教，所有地方都认为性是被禁止的东西？即使在最原始的宗教和文化里也是一样。”

“你现在开始想一些稀奇古怪的事了。那你说为什么性是被禁止的?’

“因为食物。”

“食物?’

“几千年前,部落迁徙,自由做爱,生养子女,而一个部落的人越多，它消失的机会就越大，因为他们之间为食物而争斗，杀死孩子，然后杀女人，她们更为柔弱。而剩下的只是强壮的，不过都是男人，而没有了女人,男人不可能传宗接代。

“有人看到邻近部落所发生的事后,就决定避免步其后尘。他编了个故事：诸神禁止男人们和所有女人做爱。只能和一个，最多两个。有些男人无能,有些女人不孕,由于自然原因,部落的一部分人无后,但谁也不能换伴侣。

“大家都信以为真,因为以诸神的名义讲这话的人应是有某种与众

不同的表现—— 残疾,引起痉挛的疾病,某种特殊的性质,随便什么不同于其他人的东西，这样就出现了第一批领袖。在几年内，部落变得更加强大——有能力养活所有人的男人数目、有能力生育的女人数目、有能力慢慢增加猎手和传宗接代的孩子数目，都是精确的。你知道婚姻中什么给女人更大快乐吗?”

“性。”

“错 吃。看着你的男人吃饭。这是女人的光荣时刻,她可以想着晚饭吃什么度过一整天。这也许是因为这隐藏在过去时光中的历史—— 饥饿、种族灭绝的威胁和生存的道路。”

“你想孩子了?”

“我从没有过子女,不是吗 我怎么能想一件没有的事物呢?”

“你觉得这改变了我们的婚姻?”

“我怎么会知道？我可以去看看我的男女朋友们：他们因为有了孩子而更加幸福了吗？有些是，有些不尽然。因为有了孩子他们可能是幸福的，不过这并没改善或者恶化他们之间的关系。他们继续自认为可以去控制对方。即使是以日常的不幸福为代价，他们也继续认为‘永远幸福’的谎言必须保持不变。”

“战争这事正对你起着不好的影响，埃斯特。它在让你接触与我们的生活完全不同的现实。是的，我知道人固有一死，正因为如此，我把每天都当成一个奇迹来过。但这并不会强迫我想着爱、幸福、性、食物和婚姻。”

“战争不让我思考。我纯粹是一种存在，就这样。当明白每时每刻都会被流弹击中时,我心想:‘真好,我不必担心我的孩子会怎样。’不过我也想:‘真遗憾,我要死了,什么也没留下。我只能失去生命,但不能

把生命带到世上。’”

“咱们哪儿有什么不对劲儿了。我问这个是因为觉得你想对我说些什么,但最后没让谈话进展下去。”

“是的，有什么地方错了。我们有责任幸福地在一起。你认为你这样全是因为我,我认为能有一个像你这样的人在身边而感到受宠。”

“我有我爱的妻子,不过不是总承认这点,最后我问自己:‘我哪儿出错了?’’

“你明白这个太好了。你哪儿也没错，我也一样，我也问同样的问题。错的是我们表达爱的方式。如果我们接受是这引起了问题，就能和这些问题共存，并成为幸福之人。这是一场持久的战争，而这让我们积极、活泼、有朝气、有许多事物要去征服。然而我们却顺其自然。这样爱情就停止引起问题和对立,而只是成了一种结果。”

“这里有什么错?’

“全错。我感到人们称之为情感的爱之能量不再穿过我的肉体和心灵。”

“但留下点儿什么。”

“什么？难道所有婚姻都得是这种结局，情感让位于我们所说的‘成熟关系’？我需要你。我想你。我有时心生嫉意。我喜欢想你晚饭吃什么,虽说有时你根本就不注意你在吃什么。但缺少快乐。”

“不缺。当你在远方时，我希望你在身边。我想象着我或者你旅行回来后，我们交谈。我打电话问你是否一切都好，我需要每天听到你的声音。我可以保证我仍在恋爱。”

“我也一样，然而当在一起时又在发生什么？为愚蠢言行而争论争吵，一个想改变另一个，想把看待现实的方法强加于对方。你向我索取

一些毫无意义的东西，反之我也一样。在内心的沉默中我们时常对自己说:‘自由多好呀,没有任何承诺。’”

“说得有理。在这些时候我有失败感,因为知道我这是和自己希望的女人在一起,”

“我也是和真正希望的男人在一起。”

“你认为能改变这状况吗?”

“随着年龄增大,看我的男人也就越来越少,不过我想:‘最好顺其自然’。我相信在后半生我能自己骗自己。同时，每当去战争之地，就能看到存在着一种更大的爱，比让人互相残杀的仇恨要大得多的爱。而这时,只有这时,我认为我能改变这状况。”

“你不能总生活在战争中。”

“我也不能总生活在你身边的这种平和中。它正在摧毁着我所拥有的唯一重要之事:我和你的关系。即使爱的程度保持不变。”

“在全世界有上百万的人现在都在想这事,他们勇猛地抵抗,要度过这沮丧的时刻。他们忍受一次、两次、三次危机,最后平静下来。”

“你知道这样不好。不然就不会写那些书了。”

我已决定把那美国演员的午餐安排在罗伯托的匹萨店里——为了消除任何可能已造成的不良印象，要马上回到那里去。在出门之前，我告诉我的女雇员和楼房看门人：如果我在说好的时间里没回来，如果有个蒙古人长相的男青年来这儿送一个包裹，务必请他上来，让他在厅里等着，要招待好他。如果他不能等，那就请他把带给我的东西交给他们中的一个人。

特别是绝对不能让他不留下包裹就走了！

我打的，让司机停在圣日耳曼大街与圣佩雷斯路的转角处。天下起了绵绵细雨,不过步行三十米就到那店了——那里有不起眼的招牌，还有带着宽厚微笑不时出来抽支烟的罗伯托。在这窄碎石路上朝我走来一个推婴儿车的妇女，因为容不下两个人，于是我就下了马路牙子好让她过去。

也就是在这时,以慢镜头的形式,世界整个翻转过来 地变成了天，天变成了地，我还能看到街角楼房顶部的一些细节——路过那儿好多次了，但从没朝上面看过。我记得当时惊讶的感觉，记得耳边强劲的风声和远处的狗叫声；然后就是一片漆黑。

我被飞速地推向一个黑洞，在这里面我能看到尽头有一线光亮。

在到达那里之前，看不见的手飞速把我向后拉，伴着四周的声音和喊声，我醒了过来：这一切不过是几秒钟的事。我感到嘴里有血腥味和湿柏油的气味，然后马上就意识到遭遇车祸了。我有意识又无意识，试着活动一下,但动弹不得,依稀看到身边地上躺着一个人——我能感到这人的气味和香气，心想是那个推婴儿车的女人：我的上帝呀！

有人走过来试着让我站起来，我大喊不要动我，一动，我的身体就会有危险；这是我在一个无关紧要的夜晚里一次无关紧要的交谈中学到的。如果脖子断了，任何错误的移动都可能导致终生瘫痪。

我挣扎着保持意识，希望疼痛永不出现，想动一动，但认为最好别动——我感到一种痉挛和麻木。我再次请他们不要动我，这时听到远处警笛声，我明白可以睡了，不需要再为救自己的命而挣扎了，命保住保不住,已由不得自己,全交给医生、护士、运气"那东西"和上帝了。

我开始听到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她告诉我她的名字，可我没能记住，她让我安静，保证我不会死。我想相信她的话，恳求她在我身边多呆一会儿，但她马上就消失了；我看到人们在我脖子上放了个塑料东西,又在脸上放了个面罩,于是我又睡着了,这次是没做任何梦。

意识恢复后，耳朵里无非是一些可怕的嗡嗡声：除此之外就是寂静漆黑一片。突然，我感到一切都在动，确信人们在抬着我的棺材，我要被活埋了！

我试图去敲击四壁，但浑身动弹不得。好似无限长的一时间，我感到正被推向前方，一切都失去了控制，而这时，我积蓄起所有剩余的力量喊出了一声，声音在封闭的空间回响，又传进我的耳朵，几乎把我震聋了，但知道这一喊让我有救了，因为马上就在我脚上出现了光亮：他们发现我没死！

光——神圣的光，把我从剧痛和窒息的恶境中拯救出来的光——慢慢照亮我的身体,最后人们揭去棺盖,我一身冷汗,感到一种剧痛,但也感到很高兴和轻松。他们发现搞错了，而我能回到这个世界真是太让人高兴了！

光最后照到我的眼睛：一只温柔的手触摸了一下我的手，一张天使的脸擦干我额头的汗水：

“别担心。”金发、一身白衣、天使般的脸说。“我不是天使,你没死，这不是个棺材，是磁共振仪器，是为了看看你有什么损伤没有。看上去没什么大事,但你得留院观察。”

“没有任何骨折吗？”

“大面积擦伤。如果我拿个镜子来，你的面孔会吓着你的：不过过几天就会好的。”

我想起身，但她温柔地阻止了我。也就是在这时我感到一阵剧烈的头痛，于是呻吟了一下。

“你遭车祸了，这是正常之事，不是吗？”

“我认为你们在骗我，”我努力说着话。“我是成年人，紧张地经历过生活，可以不恐惧地面对一些消息。我头上有根儿血管要爆了。”

出现了两名男护士并把我放在了一副担架上。我感到脖子上用了个矫形仪器。

“有人说你要求别动你，”天使说。“这是英明决定。这脖套你得戴一段时间，不过如果没什么令人不快的意外——因为我们从不知结果——很快就会知道这一切都不过是一场惊吓，一场大运气。”

“多长时间？我不能待在这儿。”

没人回答什么。马丽在放射室外微笑着等着我——看来医生已经对她说了原则上没什么大事。她用手摸了摸我的头发，应该是掩饰着当看到我面容时的恐惧。

一小群人出现在医院走廊里——她、两个推担架的男护士和白衣天使。头越来越疼。

“护士，头……”

“我不是护士，我现在是你的医生，我们在等你的私人医生。至于头嘛，不必担心。由于自身保护机制，发生车祸时，为了避免出血，机体关闭了所有血管。当知道没有危险时，它们就重新打开，血又开始流动，这样就造成了疼痛。就是这样。但不管怎样，如果你愿意的话，我

可以给你来点儿让你睡觉的东西。”

我拒绝了。好像从心灵一个黑暗角落里冒出来似的，我记起头天听到的一句话：

“声音说只允许这发生在确切的时间里。”

他不可能知道。发生在圣日耳曼大街与圣佩雷斯路转角处的一切不可能都是宇宙阴谋的结果,是由诸神预先决定好的结果,他们应该是忙于照看这个脆弱的行将毁灭的星球,然而它们却停下一切工作,只是为了阻止我去见查希尔。那小伙子没有半点机会预见这未来之事，除非……他的确听到了一种声音并有了这计划，而且事情远比我想象的重要。

对我来说这些都开始成为一种重压：马丽的微笑，有人可能听到一种声音，越来越受不了的疼痛。

“大夫,我改变主意了 我想睡觉,受不了这疼痛了。”

她对其中一个推担架的男护士说了些什么，在我们到病房之前他走了又回来了。我感到胳膊被刺了一下，然后马上就睡着了。

醒来后，我想确切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旁边的那个女人是否没事，婴儿情况如何。马丽说我需要休息，不过我的医生加朋友卢伊大夫已经来了，他认为没有什么问题。我是被一辆摩托车给撞了：旁边躺着的人是那个开摩托的小伙子，他也被送进了同一家医院，也和我一样走运，只是大面积擦伤。车祸之后马上就调查清楚了，发生车祸时我正在路当中，这样就危及了摩托车手的生命安全。

或者说,明显是我的全责,但小伙子决定不起诉。马丽已看过他并

交谈了一下，得知他是个移民，而且非法打工，他害怕警方调查。二十四小时后他出院了，因为出事时他戴有头盔，这就极大地减轻了对脑子的损伤。

“你是说他二十四小时后就出院了？也就是说我在这里有一天多了？”

“三天了。做了磁共振后，女大夫打电话给我并请求给你用镇痛剂。因我觉得你一直都非常紧张、激动、压抑，所以就同意了。”

“现在会怎样？”

“原则上讲，要再住两天，三个星期脖子上得带着这东西 四十八小时危险期已经过去了。即使这样，你身体的一部分也可能拒绝继续表现良好，我们会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的。不过如果说是面对一个紧急情况，最好只想到这个——不值得提前受折磨。”

“换言之，我还是可能会死？”

“正如你清楚地知道，我们大家不仅是可能，而是固有一死。”

“我是说 我仍可能是因车祸而死？”

卢伊大夫停顿了一下。

“是的。仪器探不到的某个血凝块儿存在的可能性总是有的，并可能随时释放出来，造成栓塞。而且也可能有某个细胞会发疯并开始形成癌症。”

“您不该做这样的评论，”马丽打断说。

“我们是五年的朋友了。他问我，我在回答。现在我请求原谅，不过我得回诊所去。医学不像你们所想象的。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如果一个小孩儿出去买五个苹果，但回来时只有两个，人们的结论是他吃掉了另外三个。

“在我的世界里,存在着另外一些可能:他可能吃了,也可能是被偷了,钱不够买五个,在路上给丢了,看到有个人饿了,他决定把水果分给他,等等。在我的世界里,一切都是有可能的,一切都是相对而言的。”

“您了解癫痫吗?”

马丽立刻明白我在说米凯尔——她的脾气让她流露出某种不快。同时她说得走了，有个片子要拍。

卢伊大夫都拿起东西准备走了，这时又停下来回答我的问题。

“这是脑子某个区域里的过度电冲，它会引起或大或小的痉挛。关于这方面没有决定性的研究，人们相信在大的压力之下就会发作。不过，不必担心：虽说这种病可能会在任何岁数显露初期征兆，但因摩托车祸而引发的可能性不大。”

“那什么会引发呢?”

“我不是专家,不过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去咨询一下。”

“好的，我愿意。还有一个问题，不过请不要认为我脑子因车祸受损了。癫痫患者有可能听到什么声音并能预见未来吗？”

“有人说过会发生这次车祸吗?”

“没有确切说这个。不过,这是我理解的。”

“对不起,我得走了,我搭马丽一段儿。至于癫痫,我去问问。”

在马丽远离我的这两天里，尽管受到车祸的惊吓，但查希尔又占据了它的空间。我知道如果小伙子真的履行了他的诺言，在家里已经有个信封在等着我了，里面有埃斯特的地址—— 不过现在我受着惊吓。

而如果米凯尔关于声音的事是真的呢？

我开始回忆细节：我下了碎石路，下意识地看了看，看到一辆车正

在驶过，不过也看到距离没问题。即使这样我还是被撞着了，也许是被一辆想超越那车的摩托车撞到了，而摩托车则在我视线之外。

我相信征兆。圣地亚哥之路之后，整个都变了 我们所要学习的东西一直就在眼前，只要带着尊敬注意看看四周，就会发现上帝想把我们带到何处和下一分钟里最好的步骤是什么。我也学会了尊重神秘；如爱因斯坦所说，上帝不是在和宇宙掷色子，一切都有内在联系，都有一种意义。虽说这意义几乎无时不隐而不露，但当我们所作所为被热情的能量所感染时，我们知道何时在接近着自己在地球上的真正使命。

如果被感染，那一切都好，如果不是，最好是改变方向。

当走在正确之路上时，我们遵循征兆，但不时走错步子，这时神就来救我们，避免我们犯错。难道这车祸是个征兆？难道米凯尔在那天已经预感到一个关于我的征兆？

我决定对这个问题说“是的。”

也许由于这个，由于接受了自己的命运，让自己由一种不可抗力引导，我注意到，在那天查希尔开始失去它的强度。我知道需要做的一切就是打开一个信封,看看地址,而后去按响她住处的门铃。

但征兆指明还不到时候。如果埃斯特在我生活中真的像我想的那么重要,如果她还爱我(如小伙子所说),为什么逼出一种让我重蹈覆辙的情形呢？

如何避免呢？

我非常了解我是何许人也，知道什么变了，知道在一条曾经总是荡漾着欢乐的道路上是什么引来这猛然一击。

这些足够了吗？

不够，我还需要知道谁是埃斯特，在我们共同生活的全部时间里她经历了什么变化。

回答这两个问题足够了吗？

还差第三个问题：为什么命运把我们放在了一起？

由于在病房里有充足的自由时间，我对自己的人生做了个总体概括。我总是同时在寻求冒险和安全——虽说知道二者不会协调一致。即使确信我爱埃斯特，但很快又爱上了别的女人，这仅仅是因为诱惑的

游戏是世上最有意思的事情而已。

我向妻子表达过爱吗？也许一段时间里如此，但并不总这样。为什么？因为认为没必要，她应该知道我的爱，不能怀疑我的感情。

我记得许多年前曾有人问我这辈子所经历的所有恋人有什么共同之处。回答很简单：我。而当明白这个时，看到了时间在寻找确切之人中流失——女人们在变，而我还是原样，没有利用一起经历的任何事情。我有过许多恋人，但总期待着确切之人。我控制，被控制，关系不过如此——直到来了埃斯特，她改变了整个情形。

我柔情地想着我的前妻：找到她并知道为什么一声不吭就消失已不再是个无法摆脱的念头了。虽说《撕裂之时，缝补之时》是关于我婚姻的真实写照，但那书主要还是自己给自己的一个证明：我有能力去爱，去想念某人。埃斯特应该得到比言语更多的东西；但就是言语，简单的言语，当我们在一起时也没说出来。

任何时候都需要知道一个阶段何时结束。合上圈，关上门，完成章节——起什么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把结束的生活留在过去。慢慢地，我开始明白不能倒退，让事情再回到原样：那两年，以前觉得像是一个无边的地狱，现在开始向我展示其真正的意义。

这个意义远远超过我的婚姻：所有男人，所有女人都在和许多人所说的爱之能量接触，实际上它是建立宇宙的原料。这种能量不能被操控，而是它在轻柔地引导着我们，我们生活中的整个学习期就寓于其中。如果试图引导它朝我们所想的方向去，最后就会失望、失败、上当，因为它是自由的桀骜不驯的。

我们将会在谈论着爱过某人某事中度过余生，而实际上我们只是在受苦，因为我们不是去接受它的力量，而是试图消减它，目的是把它

溶入我们所想象的世界中去。

越是想到这些，查希尔就越失去力量，而我也就越接近自己。我准备好了做一件长期的工作，这需要我非常安静、思索、持之以恒。车祸帮助我明白了不能去强求还不到‘缝补有时’的事情。

我想起卢伊大夫对我说的话：经过这样一种创伤，死神随时可能降临。果真如此呢？如果十分钟后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呢？

一个男护士进来给我送饭,我问他：

“你想过自己的葬礼吗？”

“别担心，”他说道。“你会活下来的,气色好多了。”

“我没担心。我知道我会活下来,因为一个声音说会是如此。”

我有意说到‘声音’，目的是为了挑逗他。他怀疑地看了看我,心想也许得让人给我做个检查，好看看我脑子是不是真的受到损伤了。

“我知道我会活下来，”我继续说道。“也许一天,一年,三十年或四十年。不过，不管科学再怎么发达，总有一天我会离开这个世界，会有一个葬礼。我正在想这事,想知道你是否也想过这个问题。”

“从没想过。我也不想去死；然而，最让我害怕的正是知道一切都将结束。”

“不管愿意不愿意，不管同意不同意，这是一个谁也逃避不了的现实。我们聊聊这个话题怎么样？”

“我得去看其他病人，”他说道，把饭放在桌子上后就飞快地出去了,就好像要逃离一样。不是逃离我,而是逃离我的话。

如果这男护士不愿谈这个问题，我自己想想又如何？我想起儿时学的一段诗句：

当不速之客到来时

也许我害怕。也许我微笑地说：

我白天过得好，夜幕可以降临。

他将看到田已耕，桌齐家净，一切井井有条。

我希望这是真的：一切井井有条。而我的墓志铭是什么？我和埃斯特都已做了遗嘱，其中有一条是我们都选择了火葬——我的骨灰将随风撒在圣地亚哥之路上一个叫塞布雷罗的地方，而她的则撒向大海。因此，就不会有那块有名的写着墓志铭的石头了。

但如果能选一句呢？那么我就请在上面刻上：

“当他活着时他死了”。

看上去挺荒谬，但我认识许多人，他们虽说继续在工作、吃饭、有惯常的社会活动，但他们已不再活着。他们机械地做着一切，不明白每天带在身上的神奇时刻，不停下来想想生活中的奇迹，不明白下一分钟可能是自己在这星球上的最后一分钟。

想给这个男护士解释这个也没用——主要是因为来收拾盘子的是另一个人了，也许是受了某个医生之命，他开始强迫性地与我交谈。他想知道我是否还记得自己的名字，是否知道我们在何年，美国总统叫什么名字，还有其他一些只有当我们检查脑子健康时才有意义的问题。

这一切都是由于我问了所有人都需要问的一个问题：你想过自己的葬礼吗？你知道你迟早是要死的吗？

那天晚上，我微笑着睡着了。查希尔正在消失，埃斯特在回来，而且如果我今天就死了，不管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不管我的失败、我爱

的女人消失、我所受到的不公或给别人造成的不公，我也活到了最后一分钟 ,完全可以说：

“ 我白天过得好 ,夜幕可以降临。”

两天后我回到家中。马丽去准备午饭，我看了一眼堆积的信件。内部对讲机响了，是门卫，他说我上星期等的信已经交来了，应该就在我桌子上。

我感谢了他，而且与以前想象的相反，我没跑出去打开它。我们吃午饭，我问马丽拍片情况，她想知道我的计划——因为戴着矫形脖套，我什么时候都不能出去。她说如果需要的话，可以一直陪着我。

“我在韩语电视频道中有个小节目，不过可以推一推，要么干脆推掉。当然，如果你需要我陪伴的话。”

“我需要你的陪伴，而且非常高兴知道你能在身边。”

她面带微笑，立刻拿起电话接通她的女经理，请求改一下她们的约定。我听她说“：不要说我病了，我迷信，而且每当我用这个借口时，最后总是病倒 你就说我要照顾一个我爱的人。”

有一系列的紧急安排：已推迟的会见，需回复的邀请，对收到的一些电话和花束的感谢卡，文章，序言，推荐。马丽一整天都在和我的女代理人接触，重组我的日程，为了不让任何人没有答复。每天晚上我们都在家里吃饭，像所有夫妻一样，谈论着或有意思或世俗的事情。在一次晚饭中，几杯酒下肚后，她说我在变。

“ 好像接近死神让你多了些生命，’她说。

“ 谁都这样。”

“ 不过，如果你不介意，而我也不想开始争论，也不是在挑起一场嫉妒危机，自从你回家后，就没谈起埃斯特。当你写完《撕裂之时，缝补之时》后就曾如此 那书就像一种疗法，不幸的是持续时间不长。”

“ 你是想说车祸给我脑子造成了什么后遗症 ?’

虽说我的话不带进攻性，她还是决定换话题，并开始给我讲她从摩纳哥到戛纳①坐直升飞机旅行时的害怕。到了夜里，我们上床，由于矫形脖套的缘故，做爱很困难，即使这样，我们还是做爱并感到彼此很近。

四天以后，我桌上厚厚的一大摞纸消失了。只剩下那个信封，大大的，白色的，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和门牌号。马丽让打开，我说不，还可以等等。

她什么也没问——也许是我的银行账目，或是什么机密信函，也可能是某个恋人的。我也没解释什么，从桌上拿起来夹在了一些书之间。如果总看着它，查希尔最终就又回来了。

我对埃斯特的爱从未减弱过；不过在医院过的每一天都让我想起一些有趣的事：不是我们的交谈，而是静静在一起的时刻。我回想起她那热中于冒险的姑娘眼神、带着为自己丈夫成就而骄傲的女人眼神、对每一个所写题目都感兴趣的女记者眼神和自某一时刻起在我生活中好像已经没有一席之地的妻子的眼神。这种忧伤眼神在请求去当战地记者前就已经出现；每当从战场上回来就变成愉快的，但几天之后就又变成忧伤的了。

①法国一地名。

一天下午,电话响了。

“是那个小伙子,”马丽把电话递给我。

我听到电话那头儿米凯尔的声音，他先说为我遭遇车祸而感遗憾，接着就问我收到信了没有。

“收到了,在我这儿。”

“想去见她?”

马丽在听，我认为最好换个话题。

“我们当面谈这个。”

“我不是在索取什么,不过你答应过帮助我。”

“我会履行我的诺言,等我好了咱们见面。”

他给了我手机号,然后就挂断了,我看到马丽已不像原来的女人。

“看来一切照旧,”这是她的评论。

“不是。一切都变了。”

我应该更明了些，说我还想见她，知道她在哪儿。在适当的时候，我会坐上火车、出租车、飞机,任何交通工具,只是为了在她身边。而这样就意味着失去眼下在我身边的女人，她接受着一切，尽一切可能证明我对她是多么重要。

胆小的态度，没错。我对自己感到羞愧，但生活就是如此，怎么也解释不清楚，我也爱马丽。

我也沉默不语，因为真的相信了征兆，而每当想起在妻子身边时的沉默时刻时,我知道——不管有没有声音，有没有解释——重逢的时候还没到。相比我们的所有交谈，现在我更应该集中精力在我们的沉默中，因为它给我全部自由来搞明白事情进展顺利及何时开始出错的整个过程。

马丽在那里看着我。我能继续对一个一切为了我的人不忠吗？我开始感到不舒服，不过不可能讲出一切，除非……除非是找一个间接的方式说出自己的感受。

“马丽，假设有两个消防队员进入一片森林去扑灭一场小火灾。火扑灭后两人到小河边去洗洗，其中一个人的脸上全是灰，而另一个人的很干净。问 哪个会去洗脸 ?”

“这是个傻问题 显然是那个脸上有灰的。”

“错 脸脏的那个会去看另一个 ,心想我和他一样。相反 脸干净的那个看到同伴满身烟垢,就会对自己说 我应该也脏了,得洗洗。”

“你想说什么 ?”

“我想说,在住院期间,我明白了我总是在爱过的女人中寻找自己。我看着她们干净漂亮的脸，在她们身上看到了自己。另外，她们看着我，看到我脸上的灰，再怎么聪明和有安全感，最后还是在我身上反观到她们自己，而且自认为比原来更糟。不要让这种情况发生在你身上，拜托了。”

我本打算还说：这发生在埃斯特身上。这只是当想起她眼神里的变化时我才明白的。我总在吸收她的光和她的能量，这让我幸福，踏实，能继续向前。而她看着我，则感到丑，感到渺小，因为随着岁月流逝,我的生涯——那个她如此帮忙而成为现实的生涯——慢慢地让我们的关系退居次位。

因此,为了再次见到她,我需要我的脸和她的一样干净。在遇到她之前，我应当先遇到自己。

阿里阿德涅[1]之线



①阿里阿德涅：希腊神话中帕西淮和克里特王弥诺斯的女儿。与雅典英雄忒修斯相爱并在他杀死半人半牛怪弥诺陶洛斯之后用小线团帮助他逃出迷宫，所以现在“阿里阿德涅线团”常用来比喻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出生在一个小村庄，离一个稍大点儿的村庄有几公里远，而那里则有一所学校，一座为在那儿住了多年的诗人建造的博物馆。我父亲快七十岁了，我母亲二十五岁。他们是当他从俄罗斯来此卖地毯时才认识的，他遇到了她，于是决定为她而放弃一切。她可以当他的女儿，然而实际上她像母亲，帮助他睡觉，因为他十七岁时被派到斯大林格勒与德国人作战后，就一直睡不好，那是二战期间旷日持久的一场血战。他们营三千人只活下来三个人。”

奇怪的是他不用过去时：“我出生在一个小村庄。”一切都好像发生在此地此时。

“父亲在斯大林格勒：一次侦察回来，他和他最好的朋友，也是个小伙子，和敌人狭路相逢。他们躺在一个弹坑里度过了两天，没有吃的，也没有御寒物，就躺在泥雪里。能听到附近一座楼房里俄国人的交谈声，他们明白必须到达那里，但枪声不断，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味，伤员日夜喊救命。突然，一切都静了下来。我父亲的朋友认为德国人已经撤退，于是就站了起来。我父亲想抓住他的腿，大声喊道‘趴下！’但为时已晚：一粒子弹打穿了他的头颅。

“又过去两天，父亲一个人和朋友的尸体待在一起。他不停地重复

着‘趴下!’最后被人救出,带到了那栋楼房里。没有食品,只有弹药和香烟。他们吃烟叶。一个星期后，开始吃死去并冻僵同伴的肉。第三个营到达了。他们用子弹开路，那些幸存者获救了，伤员得到了照顾，接着他们重返前线——斯大林格勒不能垮，这是俄罗斯的未来。激战四个月后,吃人肉,四肢冻坏后被截肢,德国人最后投降了——这就是希特勒和他第三帝国末日的开始。父亲徒步回到离斯大林格勒差不多有一千公里自己的村庄。他发现自己不能入睡，每天晚上都梦见本可以救下来的同伴。

“两年以后战争结束了。他得到一枚奖章,不过没找到工作。他参加庆祝活动，但几乎没吃的。他被看作斯大林格勒的一位英雄，但只靠一些小事情挣点儿钱谋生。最后，有人给了他一份卖地毯的工作。因为有失眠症，所以总是夜里旅行，于是认识了走私犯并取得了他们的信任,钱也就随之而来。

“他被共产主义政府发现了,并被指控与罪犯做买卖,虽说是战斗英雄,还是被当成‘人们的叛徒’在西伯利亚过了十年。他人已老,最后被释放，而他所熟知的唯一事情就是地毯。他又重建自己的老关系，有人给了他一些东西卖，但没人感兴趣：时日艰难。他决定再次去远方，一路乞讨，最后来到了哈萨克斯坦。

“他老了,孤身一人,但需要干活吃饭。白天干些零活,夜里睡得很少,总是伴着‘趴下!’的喊声醒来。奇怪的是,尽管诸如失眠、食品缺乏、失望、体力耗损、只要可能就抽烟等等这一切，但他的身体非常强壮。

“在一个小村庄,他遇到一个女青年,她和父母住在一起,她带他去她家——好客的传统是这地区最重要的东西。他们把他安排在厅里

睡，但大家都被他‘趴下！’的喊声吵醒。姑娘来到他身边，做了个祈祷，用手抚摩他的头，而几十年来第一次，他安静地睡着了。

“第二天，她说她还是小女孩时就有个梦想——一个很老的人让她生了个儿子。她等了一年又一年，有过一些求婚者，但总是失望。她父母非常着急，不愿看到唯一的女儿单身并被社会所拒绝。

“她问他是否想和她结婚。他惊讶不已，她都可以做他的孙女了，于是什么也没回答。日落时分，在家里的小厅里，在他睡觉前她请允许抚摩他的头。他再次得以安静地入睡。

“第二天早上重谈结婚之事，这次是当着她父母的面，他们看上去好像什么都同意了——只要女儿能找到一个丈夫，这样她就不会让家庭蒙羞了。故事就这样传开，一个远道而来的老人，其实是个非常富有的地毯商人，他疲倦了生活在奢华和安逸之中，于是就抛弃一切去寻求冒险。大家都很感动，他们想到了大笔嫁妆，银行里有大笔存款，我母亲真有运气，遇到一个最终能把她带离这天涯海角到远方去的人。父亲迷惑且吃惊地听着这些故事，明白了多少年来一直没成家，孤身一人，旅行，受苦，有生以来第一次可以有个家了。他接受了别人所说的，也参与进来编造他的过去。他们按穆斯林传统结了婚。两个月后，她怀上了我。

“我和父亲一起生活到七岁，他睡得挺好，在田间劳作，打猎，与村里的人聊他所拥有的东西和财富。他把我母亲看成是他唯一的好东西。我以为自己是一个富翁的儿子，但有天晚上在壁炉前，他给我讲了他的过去和结婚的原由，并请我保密。他说他很快就要死了——四个月后果真如此。他在我母亲的怀抱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他微笑着，好似自己一生的悲剧从未发生过一样。他幸福地死了。”

米凯尔在一个寒冷的春之夜讲着这个故事，不过肯定没有斯大林格勒那儿那么冷，那里的气温可达零下三十五度。我们和在一堆临时燃起的篝火边取暖的乞丐们坐在一起。我没想到接到他索取我诺言的第二个电话后就来到了这里。在交谈中，他根本就没提我扔在家里的那个信封,就好像是——也许是通过那“声音”——知道我最终决定遵循征兆，让事情在它应发生的时间里发生一样，而这样我就可摆脱查希尔的力量。

当要求我到巴黎一个最乱的郊区去见他时，我吃了一惊。按常规我会说自己有好多事要做，或者试着说服他最好去一家酒吧，在那儿可以有必要的舒适环境来讨论重要问题。当然，我也真的害怕他在别人面前再次癫痫发作，不过现在知道该怎么对付了，我宁要这场面也不想带着这个矫形脖套，没有任何自卫可能地去冒被打劫的危险。

米凯尔坚持：我和乞丐相会是一件重要之事，他们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也是埃斯特生活的一部分。在医院时，我最终明白了自己生活中有地方出错了,需要立即改正。

为了改正,我该做什么呢？

做不同的事情。比如去乞丐的地方，和边缘人物相会。

有个故事说有个希腊英雄叫忒修斯，他进入迷宫去杀一个魔鬼。他的爱人阿里阿德涅给了他一个线团，让他慢慢展开好不迷失回来的路。坐在那些人中间，听讲故事，我发现多年没有体验这陌生、冒险的情趣了。谁知道呢，如果我没有绝对相信需要去做出一种大的，巨大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历史和人生，也许阿里阿德涅之线就在我可能永不会去的地方等着我呢。

米凯尔继续讲着，我看到大家都在认真听他讲：不是美好的相会都发生在优雅的桌前和有暖气的餐厅了。

*　　*　　*

“每天我都得步行一小时去上课。我看到打水的女人、无尽的地毯、驶过的长长火车上的俄罗斯士兵，还有雪山，人说那里藏着一个巨大的国家 中国。村里有座为其诗人建的博物馆，一座清真寺，学校，三四条街道。我们学到的是存在一种梦想，一种理想，就是要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为人类平等而奋斗。我不想相信这个梦想，因为在这可怜的地方就存在着巨大差异——那些所谓的代表高高在上，时不时到大城市阿尔马特去，回来时大包小包带着异乡食品，给子女的礼物和昂贵的衣服。

“一天下午，回家时，我感到一股劲风，看到周围有光，一时间我失去了意识。醒来后，我是坐在地上，一个白衣服蓝腰带的女孩飘在空中。她笑了笑，没说什么，然后就消失了。

“我撒腿跑回来，让母亲停下手中的活儿，并给她讲了这事。她非常吃惊，让我再不要去讲。她以对一个八岁小孩解释一件复杂事的最好方式对我说这一切都不过是一种幻觉。我固执地说看见小女孩了，能详细描述她。我还说我没有害怕，很快就回来了，因为希望母亲马上知道所发生的事。

“第二天，从学校回来时，我寻找那女孩，但她不在那儿。一个星期里什么也没发生，于是开始相信母亲说得有理：我应该是无意中睡着了并梦见了那事。

“然而，这次一早去学校时，又看到了那个女孩飘在空中，她四周全是白光 我没倒在地上，也没看见光。我们互相对视了一会儿，她笑了，

我也笑了，我问她的名字，没有回答。到了学校后，我问其他同学是否见过一个小女孩飘在空中。大家都笑了。

“上课期间我被叫到校长室。他对我解释说我的脑子可能有问题—— 幻觉是不存在的：世上一切事物都只是我们所看到的现实，宗教是被发明出来欺骗人民的。我问那城里的清真寺呢；他说只有那些迷信的老人们去，他们无知、空闲、没有能力来帮助重建社会主义世界。他还威胁说：如果我再说这个，将被驱逐。我吓着了，请他别跟我母亲说 他说如果我对同学说这故事是我编的 ,他就答应我。

“他履行了他的诺言，我也一样。朋友们没太在意此事，也没让我带他们去那女孩出现的地方。但从这天起，整整一个月里她都出现。有时我是先晕倒，有时没事。我们没有交谈，只是一起待在那里，待多长时间是她决定。母亲开始不安起来，因为我已不按时回家了。一天晚上，她强迫我说出在学校和家之间我在干什么：我重复了那女孩的故事。

“让我吃惊的是，她不是又训斥我一顿，而是说她和我一起去那地方。第二天，我们早早起来后就来到那里，小女孩出现了，但母亲没能看见她。母亲让我问她我爸怎么样。我不明白这问题，不过还是照母亲说的做了 于是第一次 ,我听到了‘ 声音 ’。小女孩没动嘴唇 ,但我知是在和我说话：她说我父亲好极了，在保护我们，他在地球上时所受的苦现在正在得到补偿。她让我跟母亲说说加热器的事。我重复了此话，母亲哭了，说我父亲因为在战争中所经历的天气，一生中最希望的事就是想在身边有个加热器。小女孩要我下次路过此地时，在一棵小矮树上系一个布条，上面写上一个请求。

“幻觉整整一年里都出现。母亲跟知心朋友们说了，她们又讲给

其他朋友听，这时小矮树上系满了布条。一切都是在极秘密状况下进行的：女人们询问失踪的爱人，我听到‘声音’的回答，并传达口信。大部分时候，都说他们挺好，只有两次女孩‘请’这群人到附近一座小丘上去，在太阳升起时，为那些人的心灵做无声祈祷。人们跟我讲有时候我进入恍惚状态，倒在地上，说一些没有意思的事——我从来就想不起来。只知道当恍惚状态来临时，就感到有股热风，看到四周有光球。

“一天，当我带着一队人去见女孩时，被警方一道障碍拦住了。女人们抗议，叫喊，但仍不能过去。我被护送到学校，校长对我说我因挑动骚乱搞迷信活动而刚刚被驱逐了。

“在回来的路上，我看到矮树被摧毁，布条散落一地。我坐在那里，独自一人哭泣着，因为那些天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这时，小女孩出现了。她对我说不必担心，一切都是计划好的，包括这树被毁。她还说从这时起，她将伴我余生，并将永远告诉我该做什么。”

“她从没告诉你她的名字？”一个乞丐问道。

“从没有。这没关系，我知道她什么时候跟我说话。”

“我们现在可以知道关于死去之人的事吗？”

“不行。这只发生在那个时代，现在我的使命不是这个。我可以继续讲吗？”

“你应该继续，”我说。“不过在这之前我想知道一件事。在法国西南有个地方叫卢尔德；很久以前，一个牧羊女看见一个女孩，好像符合你幻觉中出现的人。”

“你搞错了，”一个安了只金属腿的老乞丐说。“那牧羊女叫贝尔娜

德特[①],她看见了圣母马利亚。”

“由于我写了一本关于显灵的书,这方面的研究必须仔细,”我回答道。“我读了十九世纪末所出版的一切东西，接触了许多贝尔娜德特给警方、教会和学者的证词。她从没说看见一个女人：她坚持说是一个女孩。在其余生她重复着这个故事，还对立在石洞处的雕像感到非常生气；她说那根本不像幻觉里的人——她看到的是个孩子，而不是个女人。即便如此,教会占有了这故事、这幻觉、这地方,把它变成了圣母显灵，而实情则被忘却；一个谎言重复多次，最后大家就相信了。唯一的区别就是那个‘小女孩’—— 由于贝尔娜德特坚持——说出了自己的姓名。”

“叫什么?”米凯尔问。

“我是无原罪始胎。这不像什么比阿特丽斯、马利亚、伊莎贝尔之类的名字。她自我描述成一个事实，一件事情，一种情况，我们可以解释成‘我是无性分娩。’对不起,请你继续讲。”

“在他继续讲之前,我可以问你一件事吗?”一个大概我这么大岁数的乞丐问道。“你刚才说你写了一本书 叫什么名字?”

“我写了许多书。”

我说出了讲贝尔娜德特和幻觉之事的那本书名。

“你是那女记者的丈夫吧?”

“你是埃斯特的丈夫吧?”一个女乞丐说,她衣衫褴褛,一顶绿帽子，一件紫色外衣，眼睛睁得大大的。

①贝尔娜德特(1844—1879)亦称“圣贝尔娜德特”。法国天主教女教徒,自称在卢尔德多次在异像中见到圣母马利亚，后建教堂于卢尔德以纪念此事，一九三三年被教皇追封为圣徒。

我不知如何作答。

“为什么她没来？”另一个说：“我希望她没有死，她总生活在危险的地方，我不止一次对她说你不该做这个，看看她给了我什么吧！”

然后他展示出一块带血的布：那个死去士兵衣服的一部分。

“她没死，”我答道，“不过让我吃惊的是她来过这里。”

“为什么？因为我们与众不同？”

“你没明白，我没在评价你们是什么人。我吃惊并高兴知道这事。”

驱寒的伏特加在我们大家身上起作用了。

“你在讽刺，”一个长头发、胡子多少天没刮的强壮男人说，“你走吧，既然你大概认为自己在与坏人为伍。”

我也喝了酒，这给了我胆量。

“你们是谁？你们选择的这是什么生活？你们身体好，能干活，但却愿意无所事事！”

“我们是选择在外的人，明白吗？在这正在解体的世界之外，在害怕失去某物的人之外，在路过看似一切正常其实一切都不正常非常不正常的这条街的人之外！你没乞讨过？你没向你的老板、向你的房主乞讨过吗？”

“你不为你在浪费生活而羞耻吗？”穿紫色外衣的女人问。

“谁说我在浪费生活？我做我想做的事！”

强壮男人插话说：

“你想做什么？生活在世界之巅？谁能向你保证山上比平原更好？你认为我们不会生活，不是吗？你妻子明白我们是完——全知道生活中想要什么！你知道我们想要什么吗？和平！自由时间！我们不必追求时髦，在此处我们有自己的样式！我们想喝就喝，哪儿好睡哪儿！这

里谁也没有选择当奴隶。对此我们感到非常自豪，虽说你们认为我们是一群可怜虫 !”

说话开始带有了进攻性。米凯尔打断说：

“ 你们想听我没讲完的故事还是想现在就撤退 ?’

“ 他在批评我们！ ” 那个金属腿的人说。“ 他来这儿是为了评价我们 ,好像他是上帝似的 !”

听到一些嘟哝声，有人拍了拍我的肩，递给我一支烟，伏特加酒瓶又传到我手里。情绪慢慢平静下来，我继续因那些人认识埃斯特而感到吃惊并被触动——看来，他们比我还认识她，他们得到了一块带血的布。

米凯尔继续讲他的故事。

“ 因为没地方读书 ,而且还是个孩子 ,不能放马 ,马是我们地区和我们国家的骄傲，于是我就放羊。第一个星期里，有只羊死了，谣传我是个该诅咒的孩子，是一个来自远方并答应给我母亲财富而结果却什么也没给我们留下之人的儿子。尽管共产主义者们保证说宗教只是一种给绝望之人以虚假希望的方法，虽说那里的人所受教育就是相信只有现实，我们看不见的一切都不过是人类的想象，但大草原的传统保持不变，一代一代口传下来。

“ 自从矮树被毁后 ,我就不能再见到小女孩 ,但继续听到她的声音；我请她帮助我照看羊群，她对我说要有耐心，困难时刻要来临了，但在我二十二岁时有一个女人会从远方而来并带我去认识世界。她还说我有个使命要去完成，这使命就是帮助在地球上传播真爱的能量。

“ 羊主人被越传越大的谣言所震动，而向他传话并企图摧毁我生活

的人恰恰是那一年里小女孩帮助过的人。一天，他决定到临村共产党支部去，在那里他发现我和我妈都被视为人民的敌人。我立刻被辞退。不过这并没过多影响我的生活，因为我母亲是当地最大城市一家企业的绣花女工，在那里没人知道我们是人民和工人阶级的敌人，工厂领导们所希望的一切就是她继续从早到晚生产她的绣品。

“因为我有世上一切自由的时间，于是就在草原上行走，陪伴猎人，他们也知道我的事，但认为我有神奇力量，因为每当我在附近，他们就能遇见狐狸。我在诗人博物馆里一待就是一整天，看他的东西，读他的书，听到这里来的人们重复他的诗句。我时常感到那股风，看见那光，倒在地上，而这时，声音总对我说一些非常秘密的事情，如旱期、动物中发生的瘟疫、商人们的到来。除了母亲，我没对任何人讲，她对我是越来越犯愁和担心。

“有一次，一个医生路过此地，她带我去看他，他在认真听了我的事、做了记录、用一个仪器看了看我眼内、听了听心脏并敲了敲我的膝盖之后，诊断为一种癫痫。他说这不传染，随着年龄的增加，发作会减少的。

“我知道不是病，但装着相信了，为的是让我妈放心。博物馆馆长看到我为学点儿东西而拼命努力，挺同情并开始代替学校的老师：我学地理，学文学。我学会了将来对我非常重要的东西：讲英文。一天下午，声音请我去对馆长说不久他将担任一个重要职务。当我说这个时，听到的只是一种胆怯的笑声和一个直接的回答：绝对不可能，因为他从没加入共产党，是个虔诚的穆斯林。

“我十五岁了。和馆长对话之后两个月，我感到有些异样的事情在这地方发生：一贯高傲得不行的老公务员们从没如此殷勤过，问我是不

是想再去读书。一趟趟载着俄罗斯士兵的长长的火车开往边境。一天下午，我正在那张属于诗人的写字台上学习，馆长跑了进来，带着惊奇和有些不舒服的样子看着我：他说世上匪夷所思的一件事——共产主义体制的衰退——正在以令人不可相信的速度发生着。前苏维埃共和国现都在变成独立的国家，从阿尔马特传来的消息说成立了一个新政府,他被指定来管理这个省！

“他没有拥抱我并感到高兴，而是问我怎么知道会发生这个：听谁说了什么？因他不在党，是不是被秘密机关雇来监视他的？要么——最糟糕的是——我在某一时刻与魔鬼定了个协约？

“我回答说他知道我的事 女孩的显现,声音,能让我听到别人不知道事情的发作。他说这一切不过是一种病；只存在一个预言家，那就是穆罕默德，而所有该说出来的都已经说了。他还说，尽管如此，魔鬼仍存在于世上，使用着种种诡计——包括所谓的能看到未来的能力——来欺骗弱者，让人们离开真正的信仰。他给了我一份工作是因为伊斯兰教要求人们行善，但现在他深感后悔：要么我是秘密机关的工具，要么是魔鬼派来的人。

“我当时就被辞退了。

“以前就已经不容易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了。母亲工作的纺织厂，原先属于政府，现在到了私人手里。新的主人另有打算，他们重定计划，母亲最后被辞退了。两个月后我们已经没什么可用来维持生计，唯一能做的就是离开生活了一辈子的村庄到外面去找工作。

“外祖父母拒绝离开，他们宁愿饿死也不离开出生并生活了一辈子的土地。我和母亲去了阿尔马特,认识了第一座大城市 我被汽车、巨大的楼房、闪烁的广告和滚梯所打动,特别是电梯。母亲找到一份商店

接待员的工作，我在一个加油站当上了机械师助理。我们大部分钱都寄给了外公外婆，剩下的也足够用来吃饭、看从没看过的东西 电影、游乐场、足球比赛。

“换了城市后，发作也停止了，声音和小女孩的显现也随之消失。我觉得最好如此，我不想念自八岁起就陪伴我的看不见的朋友，我为阿尔马特而着迷，忙着谋生；我学到了用一点儿智慧就会最终成为一个重要人物。直到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当我坐在家里那唯一的窗前时，看着那没柏油路的小胡同，感到非常紧张，因为头天在车房里操控一辆车时，把车给碰坏了，我害怕被辞掉，害怕得一整天都没能吃下饭去。

“突然，我又感到了风，看到了光。据母亲后来讲，我倒在地上，讲了一种奇怪的语言，而且这异常状态好像比以往要长；我想起来正是这时声音提醒我有一个使命。醒来后，又感到了显现，虽说没看见什么，但我能和她交谈。

“但那不再引起我的兴趣；当换了村庄后，我也换了世界。即使这样，我还是问了什么是我的使命：声音回答说这是所有人的使命，让世界充满全然的爱之能量。我问了当时唯一真正感兴趣的事：碰坏的车和主人的反应。她说不必担心，去讲实话，他会理解的。

“在这加油站干了五年。我交了朋友，找了头几个恋人，发现了性，参与了街头斗殴——总之，我以最正常不过的方式度过了自己的青年时代。有过几次发作：起初朋友们吓坏了，但后来我瞎说那是一种‘超能力’的结果，于是他们开始尊敬我。他们请我帮忙，坦言在爱情上的问题和与家庭的困难关系，但我什么也没去问声音——矮树的经验已让我严重受伤，让我明白了在我们帮了别人后，所得到的一切回报就是忘恩负义。

“如果朋友一再坚持,我就瞎说我属于一个‘秘密团体’—— 宗教压迫时代过后的这一时期，神秘主义和密传的学说正在阿尔马特变成一大时髦。关于所谓‘超能力’的书出了不少，宗教大师和其他大师开始从印度和中国而来，还有各种各样的个人修行班。我参加了一两个，发现什么也没学到，而唯一真正相信的事情就是那声音，不过我太忙了，不能注意去听它在讲什么。

“一天，加油站来了一辆四驱小卡车，车上一个女人让加满油。她和我讲俄语，口音很重，讲得很吃力，而我则用英语回答她。她好像松了口气，问我是否认识什么翻译，因她需要到内地去旅行。

“当她说这个时，小女孩的身形充满整个地方，而我则明白了这个人就是我一生所等的人。我的出路就在此。不能失去机会：我说如果她许可的话，我就可以当翻译。那女人回答说我有份工作，而她则需要一个老一点儿有经验能有时间旅行的人。我说我知道大草原和群山里所有的道路，并谎称我这工作是临时的。我请她给我一次机会；她勉强定下在城里最豪华的旅店谈一次。

“我们在大厅见了面；她考察我的语言知识，问了有关中亚地理的一系列问题，她想知道我是谁，来自何方。她心存疑虑，没确切说她在干什么，也没说想去哪儿。我以最好的方式扮演自己的角色，但看出她不相信。

“当发现无理由地爱上她时，我吃了一惊，这个人我才认识几个小时呀。我控制自己的渴望，又去相信声音；我请看不见的女孩帮忙，请她照亮我的行程，并答应她如果我能得到这份工作，就去完成她委以的使命：她说过有一天有个女人会来把我带走，远离此地，而当这女人来加油时,显现就在我身旁,我需要一个肯定的回答。

“经过她一番询问，我认为开始取得她的信任了：她事先告诉我说她准备做的事完全不合法。她解释说她是个记者，想做一个关于正在一个邻国修建的美军基地的报道，这基地是用于支援一场即将打起来的战争。因为她签证被拒签，我们必须从一些没被监视的地方步行穿越边境。她的关系人提供了一张地图并给她指明我们得从哪儿过去，但她说在我们远离阿尔马特之前什么也不要讲。如果我还准备陪她去的话，两天以后上午十一点我应在这旅馆里。除了一周的工资，她什么也没应允我，她不知我有一份固定工作，挣的钱足以帮助我母亲和外公外婆，虽说上司目睹了我三四次痉挛，或说‘癫痫发作’，他是这么形容我在与陌生世界接触的时刻，但还是相信我。

“在告辞之前，这女人说出了她的名字——埃斯特，并事先告诉我如果我决定向警方告密，她将被捕并被驱逐。她还说生活中存在着我们必须盲目相信直觉的时刻，她现在正在这么做。我请她放心，感到得说一说声音和显现的事，但还是没说。回到家后和母亲说了此事，我说找到一份当翻译的新工作，会挣许多钱，不过需要离开一段时间。她好像并不担心，我身边所发生的一切好像很久以前就计划好的，只是等着时刻的到来。

“我没睡好，第二天比平时早很多就来到了加油站。我请求原谅，说找到了一份新工作。上司说迟早人们会发现我是一个病人，用确切之事换疑惑之事很危险——不过最后和我母亲一样，没什么问题就同意了，好像声音干涉着那天我得去与之交谈的每个人的意志，方便着我的生活，帮我迈出第一步。

“在旅馆见面时，我对她说，如果我们被抓住，您大不了被逐回自己的国家，而我也许会被关上许多年。因此，我冒的险更大，您应该相信

我。她好像明白了我的话，我们走了两天，有一伙人在边界那边等着我们，她消失一会儿以后又回来了，失望，气愤。战争要打起来了，所有道路都被监控起来，继续前行且不被当成女间谍给抓起来是不可能的。

“我们开始往回走。埃斯特以前是那么自信，现在看上去忧愁迷茫。为了给她分分神，我开始背诵住在我村附近那诗人的诗，同时心想四十八小时后一切都将结束。不过必须相信声音，得竭力不要让她像来时那样突然离去 也许该表示我一直在等她，她对我重要。

“那天晚上，等我们把睡袋铺开在岩石旁后，我试图抓她的手，她温柔地推开了并说她已结婚。我知我错走一步，不假思索就行动了：由于我已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就讲起儿时的幻觉、传播爱的使命、医生做出的癫痫诊断。

“让我吃惊的是，她完全明白我在说什么。她讲了她的生活，说她爱她的丈夫，他也爱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重要的东西失去了，她宁愿远走高飞也不愿看着自己的婚姻慢慢毁灭。她生活中什么都有，但不幸福；虽说下半生可以装着没有不幸福，但非常害怕消沉下去而永远不能自拔。

“因此，她决定放弃一切，去寻求冒险，寻找让她不去想崩溃的爱情的事情；越寻找就越迷茫，越感孤独。她认为已经永远失去了方向，而经验告诉她应是出错了，最好回到自己日常的轨迹上来。

“我说我们可以试走一条没怎么被监视的小路，我认识阿尔马特的走私犯，他们可以帮我们，不过她显得无气力，不想再前行。

“这时声音请我把她奉献给大地。我不确切自己做什么，有些懵懵懂懂地站了起来，打开背包，把手指浸在做饭用的小油瓶里，然后放在她额头上，静默无语地祈祷，最后请求她继续她的寻找，因为她对我们

大家都重要。声音对我说着，我重复给她听，声音说一个人的改变意味着整个人类的改变。她拥抱了我，我感到大地在祝福她，我们就这样一连几个小时在一起。

“最后，我问她相信我听到的声音所说的话吗。她说信又不信。她相信我们大家都有一种从没用过的能力，同时认为我是因癫痫发作而和这种能力接触的。不过我们可以一起去验证此事；她想见一个住在阿尔马特北面的游牧民族的人，大家都说他有神奇力量；如果我想陪着去的话，她欢迎。当她说出他的名字时，我发现我认识这人的孙子，一切都好办了。

“我们穿越阿尔马特，只是停下来加油和买些给养，我们朝着苏维埃体制时修建的一个人工湖附近的小镇进发。我来到那个人的住处，然而即使是对那人孙子的一个助手说了，也得等上好几个小时，因为有一群人在等着听他们视为圣人之人的忠告。

“最后,轮到了我们 翻译完这次会见并读了许多遍有关的报道后，我学到了不少想知道的事情。

“埃斯特问为什么人是忧愁的。

“很简单，老人回答道。他们被困于自己的历史之中。大家都相信生命的目的是追寻一个计划。没人自问这计划是否是自己的，或是由他人制定的。他们积累了超出自己所能承受的经验、记忆、事情、他人的想法。因此，他们忘记了自己的梦想。

“埃斯特说许多人都对她讲:‘你有运气,生活中知道需要什么 而我不知自己想要做什么。’

“他们当然知道，老人回答道。您认识的这么多人一生都在评论

说:‘我没做自己希望的任何事情,而这是现实。’如果他们说没做所希望的，那么他们知道希望什么吗。至于现实，只是别人讲的有关世界的历史及我们在其中应如何表现。

“还有不少人更为糟糕,他们说:‘我高兴为我爱的人而牺牲自己的生命。’

“您认为爱我们的人希望看到我们为他们而受苦吗？您认为爱是受苦的根源吗？

“坦率讲,我认为是。

“不应该是。

“如果我忘记了人们给我讲的故事，也就会忘记生活教给我的许多重要东西。为什么我努力学习了这么多？为什么我努力获取经验以便知道去为自己的生涯、自己的丈夫和自己的危机而奋斗呢？

“积累的经验是用来做饭的,是为了不要入不敷出,在冬天里保暖，尊重某些限度，知道一些公共汽车和火车的线路。但是，你相信你曾拥有的爱教会你更好地去爱吗？

“教我知道了我希望什么。

“我不是问这个。你曾拥有的爱教会你更好地去爱自己的丈夫吗？

“相反。为了能全部交给他，我得忘记别的男人给我留下的伤痕。您说的是这个吧？

“为了真正的爱之能量能穿过你的心灵，你应该遇到像刚出生一般的自己。为什么人不幸福？因为想监禁这种能量，而这是不可能的。忘记个人的历史是保持这通道干净，让这能量每天都随心所欲地表现出来，由它来引导自己。

“非常浪漫，但非常难。因为实际上这能量被许多事情束缚着：诺

言、子女、社会情况……

“……然后过不了多久，就是绝望、害怕、孤独、企图控制不可控制的事物。按照大草原所谓的腾格里传统，为了完整地生活，必须处于不断的运动之中，而只有这样，每天才各有不同。当走过城市，游牧民族的人心想：‘住在这里的人真可怜，对他们来说万事都是千篇一律的。’也许城里的人看着游牧民族时心里在想：‘真可怜，他们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游牧民族没有过去，只有现在，而正因为这样，他们总是幸福的——直到共产党官员们强迫他们停止旅行，把他们圈在集体农庄里。自此，慢慢地他们开始相信社会所说的真实历史。今天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力量。

“今天没人能旅行着生存。

“身体体力上不能。但精神上可以。走得越远，离我们个人历史，离强迫我们成为的样子就越远。

“做什么才能抛弃人们讲的这历史呢？

“详详细细地大声重复它。而随着讲述，我们就告别了原来的我们，于是——如果决定尝试的话，你会看到——我们开辟出一片新的陌生天地。反复多次地去讲述这古老的历史，直到它对我们来说无关紧要为止。

“就这？

“还有一个细节：随着新天地的开辟，为了避免给我们造成一种空荡的感觉，必须迅速去填满它——即使是临时的。

“怎么填？

“用不同的历史，用我们不敢有或者不想有的经验。这样我们就改变了。这样爱就增长了。当爱增长后，我们也随之增长。

“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可能会失去一些重要的东西。

“从不会。重要的东西总留在那里，走掉的是我们认为重要其实并无用处的东西,如控制爱之能量的虚假能力。

“老人说她的时间到了，他要去接待其他人。我再怎么坚持，他也不为所动,不过建议埃斯特哪天再回来,他会教她更多东西。

“埃斯特在阿尔马特待了一个多星期，并答应返回。在这段时间里，我给她讲了许多次我的故事，她也多次给我讲她的生活，于是我们领悟到那老人说得有道理，有些东西正从我们身上出去，虽然不能说更幸福了,但更轻松了。

“不过老人给了一个忠告 迅速填满空间。在出发之前,她问我,为了我们能继续这忘却的过程，是否愿意旅行去法国。无人可与她分享这过程,不能对自己的丈夫讲,不相信同事 她需要一个局外人、远方的人、这之前从未共享过她个人历史的人。

“我说愿意——只是在此时我才提及了声音的预言。我还说我不会那里的语言，所经历的只是放羊和加油站的工作。

“在机场时，她要求我去上个法语速成班。我问为什么邀请我。她重复了对我说过的话，坦言害怕开辟的空间，随着忘却个人历史，害怕一切都强烈地回到从前，这样她就再不能摆脱自己的过去。她要我不用担心机票和签证，她会去办理一切。在通过护照检验时，她望着我微笑并说就算不知道，其实她也在等我：这些天是她近三年来最愉快的几天。

“我开始在晚上当一家脱衣舞俱乐部的保镖，白天就专心学法语。奇怪的是,发作减少,显现也没有了。我跟母亲说我被邀请去旅行,她

说我天真,那个女的不再会有什么消息的。

“一年以后,埃斯特出现在阿尔马特 意料的战争已经爆发,有人发表了一篇关于美军秘密基地的文章，和那老人的见面也已取得了成果，现在人们需要一篇关于游牧民族消失的长篇报道。此外，她说好久没给人讲故事了,现在再次陷入了沮丧。

“我帮她与带着腾格里传统还在旅行的少数部落和当地的巫师取得了联系。我的法语已讲得挺流利：在一次晚饭中，她让我填领事馆的表格,然后签下签证,买了票,于是我就来到了巴黎。她和我都注意到，随着我们让脑子里已经陈旧的所经历的历史空出去，一个新的空间被打开,一种神秘的愉快进来了,下意识在发展,我们更勇敢,更冒险,做着我们认为错误或正确的事—— 不管对错,我们在做。日子更紧张,要花气力。

“来到这里之后,我问我的工作是什么,她说已有计划 她在一家酒吧老板那里争取到让我一周演出一次，她对老板说在我的国家有一种异国情调的演出,在其中人们讲自己的生活,清空自己的头脑。

“起初，让那不多的顾客参与游戏很困难，不过酒喝多了人就兴奋不已了,这事在街区传开。‘讲述你的陈年史,发现一片新天地’,橱窗里手写广告上如是说，渴望新鲜事物的人们开始来了。

“一天晚上，我经历了一种奇怪之事：我不是站在酒吧一角临时舞台上的我，而是显现。不是讲完我国的传说后就请大家讲自己的历史，而是传达了声音要求我的事。最后，其中一个观众哭了，对在场的陌生人讲述了自己婚姻的内在细节。

“第二周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声音在替我说话，请人们只讲冷

漠之事，周围的能量如此与众不同以至于谨慎的法国人也开始公开讨论起个人隐私来。也就是我生命的这个时刻，我得以很好地控制发作：当看到光和感到风时，在台上我进入恍惚状态并失去意识，但没人知道。我只是在高度紧张状态下才有‘癫痫危机’。

“又有些人加入进来 我这么大的三个年轻人，他们除了周游世界，无事可做——他们是西方世界的游牧民族。哈萨克斯坦的一对搞音乐的夫妇，他们听说了自己家乡的一个小伙子搞的‘成就’，也要求参加，反正也没找到什么工作。在聚会中我们加入了打击乐器。酒吧小了，我们就在现在演出的饭店搞到了场子，不过还是变得小了，因为当人们讲自己的故事时，感到更加胆大。当舞蹈中被能量所触动时，他们发生了根本变化，忧愁正从自己生活中消失，冒险再次开始，理论上讲应是受到如此之多变化威胁的爱更加牢固了，他们把这聚会推荐给了自己的朋友们。

“埃斯特为了她的文章继续旅行，不过但凡在巴黎，她就参加演出。一天夜里，她对我说饭店的工作还不够，只是让有钱人来参加。我们需要面向年轻人做工作。我问这些年轻人在哪里？他们行走，旅行，放弃一切，穿得像乞丐或科幻电影里的人物。

“她还说乞丐没有个人历史，为什么不去他们那里看看能学到什么？就这样我在这里遇到了你们。

“这就是我经历的事情。你们从没问过我是谁，是干什么的，因为你们对此不感兴趣。不过，今天由于和我们在一起的这位著名作家的缘故，我才决定讲出这些。”

“你在讲你的过去，”那个衣帽不搭配的女人说道。“可那游牧民族

的老人……”

“什么是游牧民族？”有人插话。

“像我们一样的人，”她回答道，为知道这词的含义而自豪。“自由的人，只靠能带在身边的东西就能过活的人。”

我纠正道：

“不完全是这样。他们不贫穷。”

“你知道什么是贫穷？”那个进攻性的高个男人又开始了，这次他血液里的伏特加更多了，他直视着我的眼睛。“你认为贫穷就是没钱？因为我们在向富有的作家、在向感到有过错的夫妇、在向觉得巴黎是个肮脏城市的游客、在向认为可以拯救世界的理想主义青年乞讨，你就认为我们可怜？你是贫穷的，因为你没有控制你的时间，没有权力做你想做的事，被迫遵循不是你所发明但又不理解的规则。”

米凯尔又打断了交谈。

“这位女士到底想知道什么？”

“我想知道，如果那老人说要忘却自己的历史，那你为什么要讲呢？”

“它已不再是我的历史：每当我讲所经历的事情，就感到好像在讲述一些久远的事情。现在所存在的一切都是声音、显现和完成使命的重要性。我不为所经历的困难而感痛苦，觉得是它们帮我成为了现在的我。如同一个经历多年训练的战士所感受的一样：不记得所学的全部细节，但知道在准确的时间进攻。”

“为什么你和那女记者总来看我们？”

“为了滋养我们。正如那游牧老人在大草原所说，我们今天所认识的世界仅仅是人们给我们讲的一个历史，而这不是真实的历史。另一

个历史包括特性、力量和我们认知之外的能力。虽说我从小就和显现共存，而且在一段时间里甚至能看见她，可埃斯特对我说我不是孤身一人。她把我介绍给有特殊性质的人，比如说能用思想的力量弄弯匙子的人，还有用生锈的水果刀进行无麻醉外科手术并让病人术后马上就能走出去的人。

“我还在学习发展自己不知的潜力，不过这需要同盟者，需要也像你们一样没有经历的人。”

现在轮到我想对那些陌生人讲讲自己的经历并开始摆脱自己的过去,不过已是深夜,还要早起,因为医生第二天要取掉我的矫形脖套。

我问米凯尔是否想搭车，他说不用，需要走走，因为那天夜里他很想念埃斯特。我们离开这群人，朝能遇上车子打的一条街走去。

“我觉得那个女的说得有道理,”我评论道“如果你讲一个历史，还会摆脱它吗?”

“我是自由的。不过当做这个时,你也明白——奥秘就在这里——有些历史被中断。这些历史就在眼前，而当一个篇章还没结束时，我们就不能往下一章走。”

我记起在互联网上读过一篇关于这方面的文章，说是我写的（我可从没写过这篇文章）：

“因此让一些东西走开是非常重要的。松开，摆脱。人们需要明白没人在用有标记的扑克打牌，有时我们赢，有时我们输。不要期待别人返回什么，不要期待别人承认自己的努力、发现自己的天才、明白自己的爱。合上循环圈。不是由于骄傲、无能或狂妄,而仅仅是因为那不再是我们生活中的东西。关上门，换张唱片，打扫房子，掸去尘土。不再

是过去的你,要变成现在的你。”

但最好证明一下米凯尔正在说的事情。

“什么是‘被中断的历史’?”

“埃斯特不在这里。在某一时刻，她没能把清空不幸让快乐回来的过程向前推进。为什么？因为像千百万人一样，她的历史被爱的能量所约束。她不可能独自进展：或不再爱，或希望她爱的人去到她那里。

“在失败的婚姻中,当其中一人停止前进,另一个也就被迫停下来。而当他在等待时,就出现了情人、慈善协会、对孩子的过分牵挂、身不由己的工作等等。开诚布公地谈谈,坚持,喊出‘向前进,我们对无聊、操心和害怕烦透了’,这样可能会更容易些。”

“你刚才说埃斯特因我的缘故没能把摆脱忧愁的进程向前推进。”

“我没说这个：任何时候我都不认可一个人可以怪罪另一个人。我是说她可选择不再爱你,或是让你去找她。”

“她正在这么做。”

“我知道。不过，如果取决于我，只有声音允许时，我们才会去见她。”

“好了，矫形脖套正在走出你的生活，我希望它永远不要再回来。请尽量避免过度运动，因为肌肉需要重新习惯活动。噢对了，那个能预言的姑娘呢？”

“哪个姑娘？什么预言？”

“在医院时你不是跟我讲有人说听到一种声音，说你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吗？”

“不是姑娘。在医院时你不也说要去问问癫痫是怎么回事吗？”

“我去找了个专家。问他是否了解类似的病例。他的回答有点儿让我吃惊，不过让我再次想起医学有它的神秘之处。你还记得那个小男孩儿出门买五个苹果回来时只有两个的故事吗？”

“记得。可能是丢了，送人了，钱不够等等。别担心，我知道对什么都没有一个绝对的回答。先问一下，贞德有癫痫病吗？”

“我朋友在交谈中提到了她。贞德开始听到声音是十三岁，她的证词表明她看到了光，这是发作的征兆。据女神经学家莉迪亚·贝恩大夫所说，神圣女游击队员这些神志恍惚的感受是由一种我们称之为由某种音乐造成的音乐性癫痫引起的：至于贞德，那是钟声的缘故。那小伙子当你的面发作过吗？”

“发作过。”

“有什么音乐吗？”

“不记得了。即使有，餐具声和交谈声也不会让我们听见什么。”

“他看上去紧张吗？”

“相当紧张。”

“这是危机的另一个原因。这话就扯远了 早在美索不达米亚[①]，就有关于这种人称‘倒下之病’——跟着就是痉挛——非常准确的文章。先人们认为是侵入人体的魔鬼现身所引起的：只是很久以后希腊人希波克拉底[②]才把这痉挛与脑机能障碍联系在一起。即使这样，至今患癫痫的人仍是偏见的牺牲品。”

“没错 他发作时，我吓坏了。”

“你和我讲了预言之后，我就请朋友着力在这方面查一查。据他讲，虽说许多著名人士患有此病，但大部分科学家都同意它并没有给予任何人或大或小的能力。即使如此，著名癫痫患者最终让人看到发作前的一种‘神秘先兆’。”

“著名癫痫患者，比如说……”

“拿破仑[③]、亚历山大大帝[④]、但丁[⑤]。就不多说了，因为引起你兴趣的是那个小伙子的预言。对了，他叫什么名字？”

“你不认识他，而且你总是来去匆匆，继续解释如何？”

①美索不达米亚：希腊语为“河间之地”，指西亚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地区。它的大部分在现在的伊拉克境内，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之一。
②希波克拉底（约公元前 460一前 377）古希腊医生，被誉为医学之父。
③拿破仑（1769—1821）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军事家，统帅。
④亚历山大（前 356一前 323）：马其顿国王。
⑤但丁（1265—1321）：意大利诗人。代表作《神曲》广泛反映了中世纪后期意大利的社会矛盾。大胆谴责教皇和僧侣的贪婪专横。

“研究《圣经》的科学家们保证说使徒保罗也是癫痫患者。他们的事实基础是，在大马士革路上，保罗看见身边一道光并让他倒地，让他失明,让他几天不能吃喝。在医学文献里,这被视为‘精神运动性癫痫’。”

“我不相信教会能同意。”

“我认为连我也不同意，不过这是医学文献所讲。还有什么促进自动破坏的癫痫患者,如凡·高的情况：他描述自己的痉挛像‘内部的暴风雨’。在他住的圣雷米医院，有个护士就亲眼目睹了一次发作。”

“至少他通过自己的画把自动破坏变成了重建世界。”

“有人怀疑卡罗尔①写《艾丽丝漫游奇境记》是为了描述自己这种病的经历。书的开头描述说，艾丽丝进入一个黑洞，这对癫痫患者来说很熟悉。在她穿过奇境的过程中，艾丽丝多次看到有东西在飞，而且感到自己的身体很轻—— 这又是一个对发作结果非常准确的描述。”

“看来癫痫患者对艺术有偏爱。”

“绝对不是 事情是这样,由于艺术家一般都成为著名人物,于是这些话题最后就相互联系在一起了。文学中到处是作家被怀疑或确诊的例子 莫里哀②、坡③、福楼拜④。陀思妥耶夫斯基⑤第一次发作是在九岁，而且他说这把他带入与生命非同一般的和平相处的时刻，还带入深深的沮丧时刻。对不起，别受什么触动，也不要开始认为你也是车祸后这种病的牺牲品。我不记得有任何因摩托车引起的癫痫病例。”

①卡罗尔(1832—1898) 英国儿童文学作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原名 G. L. 道奇森，他以卡罗尔为笔名所写的两部童话——《艾丽丝漫游奇境记》和《镜中世界》流传极广，备受儿童和成年人的欢迎。

②莫里哀(1622—1673)：十七世纪法国最伟大的剧作家。

③坡(1809—1849)：美国诗人、小说家和文艺评论家，现代侦探小说的创始人。

④福楼拜(1821—1880)：法国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大师。

⑤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 俄国小说家。

“我说的是我认识的一个人。”

“难道真有这个能预言的小伙子？要么就是因为你认为下了碎石路后就晕倒了,才编出这些的?”

“正相反,我讨厌知道病的征兆。每当读一本医书时,我都开始感到有书中描述的一切。”

“跟你说件事,不过请别误会,我觉得这次车祸让你受益匪浅。你好像更加平静，不怎么烦人了。当然，接近死亡总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生活：这是你妻子在给我一块带血的布时对我说的，这布我总带在身上——虽说作为一个医生,我天天都离死神很近。”

“她解释为什么给你布了吗?”

“她用宽厚的词句形容我职业上所做的事。她说我有能力把技术与直觉、纪律与爱结合起来。她跟我讲，一个士兵在临死前，请她脱下他的衬衣并剪成碎片，然后分给那些真诚想展示世界本来面目的人。我想因你的书,你也应有一块这布。”

“我没有。”

“知道为什么吗?”

“知道。或者说,我现在正在发现。”

“既然我不但是你的医生,还是你朋友,那就恕我直言,如果说这位患癫痫的小伙子说能预测未来,那他根本就不懂医学。”

克罗地亚,萨格勒布。

早上六点三十分。

我和马丽站在一泓冻住的喷泉前，今年春天决定不露面——看来我们将直接从冬天进入夏季了。在喷泉中间，有一根柱子，上面有一座雕像。

一下午都在会见人，再也忍受不了老去谈新书的事了。记者的问题千篇一律：你妻子是否读过这本书(我回答说不知道),你是否觉得受到不公正的批评(什么？),是否写《撕裂之时,缝补之时》这事在你的读者中造成一些震动，因为你很大程度上揭示了自己的私生活（一个作家只能写他自己的生活),这书是否会改编成电影(我重复了千百次,电影是在读者脑子里,我已禁止出售所有书的版权),因为写了爱情,你怎么看爱情,做什么才能在爱中感到幸福,爱,爱,爱……

会见结束后就是和出版商吃晚饭——这是仪式的一部分。桌上总是有当地要人，每当我往嘴里送叉子时他们就打断我，总是问同样的问题“：灵感是从哪儿来的？”我想吃饭,但必须和蔼,交谈,完成自己名人的角色，讲一些有趣的故事，留下好印象。我知道出版商是英雄，因为他从不知一本书是否成功，而且本可以去卖香蕉或香皂——这更保险，

他们没有虚荣和增大的自我，不抱怨推广做得好不好，在哪个哪个书店里有没有书卖。

晚饭后，惯常的事情是：他们想给我展示一切——名胜古迹，时髦酒吧。总是有一个什么都知道的导游，他往我脑子里灌满各种信息，我必须做出非常认真听的样子，为了表示我感兴趣，还不时问点儿什么。为了推广我的工作，我到过许多城市，去了那里几乎所有的名胜、博物馆、古迹，然而却什么也记不起来。记住的都是不期而遇的事情，与读者的会面，酒吧，偶然走过的街道，拐过街角后突然看到的什么神奇之事。

等哪天我打算写一本旅行指南，里面只有地图，饭店地址，其余全是空白页：这样，人们就只能走他唯一的路线，由自己去发现饭店、名胜、每个城市都有但从没被评论过的杰出东西，因为“别人给我们讲的历史”没把这些东西包括在‘必游’项目之内。

以前我来过萨格勒布。而这个喷泉，虽说没出现在任何当地旅游指南中，但比我在这里看到的其他任何东西都重要得多：因为它漂亮，我是偶然发现的，而且它与一段生活经历相关联。多年前，当我还是个年轻人时，满世界跑着寻找冒险，我和一个克罗地亚的画家就坐在现在这个地方，他和我一起走过大部分旅程。我要继续朝土耳其进发，而他则要返家。我们在此地告别，喝了两瓶酒，谈着在一起所经历的一切——宗教、女人、音乐、饭店价格、毒品。我们无话不谈，就是不谈爱情，因为我们无需谈论着此问题地去爱。

画家走后，我认识了一个女孩，我们相恋了三天，尽情地爱，因为我和她都知道这一切都转瞬即逝。她让我了解了那里人民的心灵，就像永远忘不了这喷泉和与我旅行伙伴的告别一样，我铭记在心。

因此，等会见、签名、晚餐、参观名胜古迹结束之后，就请出版商带我到这个地方来，这让他们简直要发疯。他们问在什么地方：我说不知道，而且也不知道萨格勒布有这么多喷泉。经过差不多一个小时的寻找，终于找到了。我要了瓶酒，辞别了众人，就和马丽坐了下来，两个人谁也没说话，拥抱着，喝着酒，等着日出。

“你越来越高兴了，”她头靠在我肩上说。

“因为我在试图忘记自己是谁。或者说，我不需要背负着我的整个历史。”

我给她讲了埃斯特和米凯尔与那个游牧老人的交谈。

“演员们也经历着类似的事情，”她说。“为了体验角色，每演一个角色，我们都得放弃自己。不过到最后，我们都感到迷茫，神经都出了毛病。你觉得把自己的历史放置一边真的是个好主意吗？”

“你不是说我好多了吗？”

“我觉得你不那么自私了。我喜欢你让大家都发疯，直到找到这个喷泉。不过这与你刚才和我讲的相反，它是你过去的一部分。”

“这对我来说是个征兆。但我没有背负这喷泉，没在想它，没它的照片给朋友们看，我不想念离去的画家和爱过的那个女孩。第二次来这里的感觉真好，不过如果这没发生，我所经历的一切就什么也变不成了。”

“我明白你说的。”

“我高兴。”

“我忧愁；因为这让我想起你要走了。自从我们第一次相见时我就知道这一点。虽说这样很难，但我已经习惯了。”

“这就是问题：习惯。”

“但人道。”

“正因如此我娶的女人变成了查希尔。直到车祸发生那天，我确信了和她在一起我才能是个幸福之人，这不是因为我爱她胜过爱世上一切人和物。

“而是因为我想只有她理解我,知道我的爱好、坏习惯和生活方式。我感谢她为我所做的一切，并且觉得她也会感谢我为她所做的一切。我习惯了用她的眼来看世界。你还记得两个从火灾现场出来的男人的故事吗?其中一个脸上全是灰。”

她从我肩上抬起头；我发现她满眼泪水。

“世界对我来说就是这样,”我接着说道,“是埃斯特美丽的反射。这就是爱情吗?或者是一种依附?”

“不知道。我觉得爱情与依附并行。”

“可能吧。其实《撕裂之时,缝补之时》只是给远方一个女人的信,不过我们假设一下,如果我没写这个,可能会选了另一条路,比如：

“丈夫和妻子在一起十年了。原先他们每天做爱；现在一周才一次，不过说到底这并不重要：存在着同谋、互助和同伴关系。因她得在班上再待些时间，他只得独自吃饭，于是就变得忧愁。当他旅行时，她就伤感，但明白这是他职业的一部分。他们开始感到缺少了什么东西，不过都是成年人，已经成熟，知道维持关系的稳定有多么重要，而这并不是以子女的名义。他们更加关注于工作和孩子，越来越不怎么去想婚姻——这婚姻表面上看非常不错，没有另外的男人和女人。

“他们注意到有什么地方错了。但找不出问题所在。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越来越依附对方，最后上岁数了，新生活的机会越来越少。他们试图更加忙碌,阅读、刺绣、电视、朋友,不过晚饭时或晚饭后还是

聊天。他很容易发火，她比以往更加沉默。一个知道另一个越走越远，但不明白为什么。他们的结论是婚姻就是如此，但拒绝和自己的朋友们去谈谈，表现得像一对幸福的夫妻，互相帮助，有共同的兴趣。这儿出现个情人，那儿出现个情人，但绝不是认真的，当然了。重要的必需的决定性的是表现的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要想改变已经太晚了。”

“虽说从没经历过，但我知道这个故事。我觉得在生活中我们就是被训练来忍受类似情况的。”

我脱去大衣要去爬喷泉的围墙。她问我要干什么。

“到柱子那儿去。”

“你疯了。已经是春天了,冰层该是很薄的。”

“我得走到那儿去。”

我放下一只脚，冰面整个动起来，但没有裂。我看着日出，和上帝玩儿起了这种游戏：如果走到柱子那儿再返回来冰没有裂，就可能是我路走对了的一个征兆，它的手在指引我前进。

“你会掉到水里去的。”

“然后呢 最多会被冻僵,不过这儿离旅馆不远,不会受什么罪的。”

我又放下另一只脚；现在整个人都在喷泉里了，边缘的冰裂开了，一些水渗上了冰面，但没有破裂。我朝柱子走去，往返也就四米，最可怕的事不过是有可能洗个冷水澡。然而事情已做，什么都不用想了：我已迈出第一步,需要走到底。

我走着,来到了柱子前,用手触摸它,听到冰喀喀响,但人还在冰面上。第一个直觉就是跑出去，然而有什么东西在对我说，如果这样做，脚步就会更实更重，人就会掉进水里去。得按照原来的速度慢慢返回。

太阳在眼前升起,让我有点儿迷茫,只能看到马丽的剪影,还有楼

房树木的轮廓。冰面动得越来越厉害，水继续从边缘处渗了上来，浸湿了冰面，不过我知道——我坚信——我能达到目的。因为我在与白昼、与自己的选择相通，我知道结冰之水的极限，知道如何与它斗争并请它帮助我，不要让我掉下去。我开始进入一种恍惚欣喜状态——我重新成为孩子，做着不让做和错误的事情，不过这给我一种极大的快感。真高兴！这是'如果我能这样，就会那样'这种与上帝的疯狂协约，这是非外部而是直觉和忘记旧规则开创新局面的能力所引发的征兆。

我感谢遇到了米凯尔，这个认为听到声音的癫痫患者。为寻找我妻，我去见他。最后看到自己仅仅变成自己的一个苍白反射。埃斯特仍然重要吗？我想是的，是她的爱曾改变过我的生活，现在又在改变我。我的故事已经陈旧，越来越沉重，越来越严肃，使我不敢去冒在泉中行走之类的险，与上帝打个赌，强求一个征兆。我已经忘记需要不断地重走圣地亚哥之路，扔掉不必要的行李，只保留每日生活必需的东西。让爱的能量自由循环吧，从外到内，从内到外。

又是喀一声。出现一道裂痕，但我知道自己能到达，因为我轻，非常轻，甚至可以在云上行走而不会掉到地上来。我没有背负名声、讲述过的历史和要走之路的重负，我是透明的，让阳光穿过了我的躯体并照亮了我的心灵。我明白自己身上有许多黑暗区域，不过只要有恒心有胆量，它们就会慢慢干净起来。

再走一步，这时想起桌上有个信封。很快就会去打开它，到时就不是行走在冰上，而是走在通向埃斯特的道路了。这已经不是因为希望她在我身边，她想继续在哪儿就在哪儿，她是自由的。已经不是因为日夜梦见查希尔；爱的摧毁性纠缠好像已经离去。已经不是因为习惯了自己的过去，而是热切盼望回到它那里去。

又是一步，又是一响，不过就快到解救我的边缘了。

我将打开信封并去见她,因为——正如癫痫患者、先知、亚美尼亚饭店的大师米凯尔所说——这故事需要结束了。于是，当一切都被讲过并被重复讲过多少次之后，当我所经过的地方、所经历的时刻和为她而走出的步子变成遥远的记忆之后，剩下的只有纯洁的爱。我不会感到我‘欠’着什么,不会认为因为只有她能理解我、因为已经习惯,因为她知道我的恶习、我的品行、睡觉前爱吃的烤面包片、醒来时所看的电视国际新闻、每早必需的散步、射箭指南、电脑前度过的时间、女雇员说饭已在桌上叫我好几次后我的怒火而需要她。

这一切都将离去。只留下移天动星、感人感花感昆虫的爱,它让人在危险的冰面上行走,让我们充满欢乐和害怕,而这让一切有了意义。

我触到了石壁，伸过一只手来，我抓住了它，马丽扶稳我并帮我下来。

“我为你而骄傲。我从不会这么做。”

“我想不久前我也不会这么做,看似孩子气,不负责任,没必要,无任何实际意义。不过我在重生,需要冒点儿险。”

“晨光对你有好处,你像个智者在说话。”

“智者们不做我刚才做的事。”

我需要给一家杂志写篇文章，这家杂志在关系银行里给过我一大笔贷款。我有成百上千的想法，但不知哪个值得我为之而努力，去集中精力,去花心血。

这种情形已不是第一次了，不过觉得已讲出所需要讲的一切重要事情,我在失去记忆,在忘却我是谁。

我走到窗前,看着街道,试图让自己相信自己是一个职业上功成名就的男人,再不需要证明什么,可以隐退山林,在一所房子里度过余生，看书，散步，聊聊烹调和天气。我多次说过我已经取得了几乎没什么作家能取得的东西——几乎以各种语言出版了我的书。为什么为杂志一篇简单的文章而不安呢？哪怕它再重要不过。

因为关系银行。于是我的确需要写，不过对人们说些什么呢？说他们需要忘记人们讲给他们听的历史，再去冒点儿险？

大家会回答“:我是独立的,我做我所选择的事情。”

说他们应让爱的能量自由循环？

他们会回答“:我爱。我越来越爱”,如同丈量轨距、楼高,或者如同为做一蛋糕需要多少酵母一般，好像我们可以去丈量爱。

我回到桌前。米凯尔留下的信封打开着,我知道埃斯特在哪儿,我

需要知道如何到达那里。我给他打电话，讲了喷泉的事。他敬佩我。我问今晚去干什么，他说要和他的恋人卢克雷西娅出去。我可以邀请你们吃晚饭吗？今天不行，下星期吧，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和你的朋友们一起出去。

我说下周我在美国有个讲座。他说不急，那就再等两周吧。

“你应该听到有个声音让你在冰上走，”他说。

“我什么也没听到。”

“那为什么做这个？”

“因为我感觉应该做。”

“好的,这就是另一种听声音的方法。”

“我打了个赌。如果我能走过冰面，那就是说准备好了。我想我准备好了。”

“那就是声音给了你需要的征兆。”

“有关这方面的事声音对你说什么了吗？”

“没有。不过不需要：当我们在塞纳河边时，当我说它通知我们时候还未到时，我也明白了它会告诉你确切时间的。”

“我说了我什么声音也没听到。”

“这是你想的。这是所有人想的,然而,根据显现一直对我说的,大家什么时候都听见声音。是它们让我们明白什么时候我们面对一个征兆,你明白了吗？”

我决定不去讨论。所需要的一切就是技术细节：在哪里租辆车，旅行需要多长时间，她住处在哪儿，因为在我面前的除了地图就是一系列不准确的指示——沿某某湖走，寻找某公司的牌子，向右拐等等。也许他认识什么能帮助我的人。

我们约好下次见面的时间，米凯尔请我去的时候尽量穿得朴素点儿——“部落”要朝圣巴黎。

我问部落是什么人。“跟我在饭店一块儿工作的人，”他答道，并没说什么细节。我问想让我从美国带点儿什么吗，他让我带一种治胃灼热的药。我觉得有些更加有意思的东西，不过还是记下了他所托之事。

文章呢？

我回到桌前，思考要写的东西，重新看着打开的信封，结论是在里面没看到有什么让我吃惊的。说心里话，和米凯尔见了几次面后，早就等待着这种结果了。

埃斯特在大草原，在中亚一个小村庄里：更准确点儿说，是在哈萨克斯坦的一个村庄里。

我已经没有什么可着急的了：我继续审视着自己的历史，详细地强迫性地讲给马丽听；她决定也这么做，我对她讲给我听的事情感到吃惊，不过这过程好像在产生结果——她越加有安全感，不怎么忧虑了。

不知为什么我这么想见到埃斯特，既然我对她的爱开始照亮我的生活并教我不少新东西，这就够了。不过我想起米凯尔说的“故事需要结束”，于是决定向前。我知我会去发现我们婚姻之冰破裂之时，而我们继续走在冷水中，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在到达那村庄之前，我知我会去发现这个，为的是结束一个圈，或者让它更大。

文章！难道埃斯特又变成了查希尔，不让我集中精力干什么事？

根本不是这个：当我需要干什么紧急之事并需要创造力时，这就是我的工作进程——几乎到了歇斯底里并决定放弃的地步，于是文章出来了。我曾试过改变方式，大大地提前做一切，但似乎想象力就是在重

压之下才产生。我不能不尊重关系银行，应寄出去——去想象吧——就男女关系问题所写的三页东西。怎么是我呀！不过出版商认为写出《撕裂有时，缝补有时》的人应该非常明白人类的灵魂。

我试着上互联网，网不灵：自从毁掉连接那天起，就再也回不到原样了。请过几个技术人员，而每当他们决定来时，机器就出奇地好用，他们问我哪儿有毛病，试了半个小时，改变设置，保证问题不是出在我这儿，是服务商的事。于是我就信了，最后是一切都非常正常，感到叫人来帮忙挺可笑。可两三个小时后，连接就又崩溃了。现在，几个月肉体和精神上的耗损之后，我相信了技术要比我强大得多：它想工作就工作，如果它没情绪，最好是去看看报，散散步，等着线路和电话连接的情绪好转，等着它决定重新运转。我不是它的主人，我发现它有自己的生命。

我试了两三次，依我的经验，知道最好是先放一放。互联网，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这时对我关上了大门。看看杂志、试着找找灵感如何？我在这天来的信函中拿起一份，看到是一次奇怪的采访，说的是一个女人刚出了一本——想想是什么？——关于爱情的书。这问题好像从各个方向追击着我。

男记者问人类获得幸福的唯一方法是否就是遇到所爱的人。这女人说不是：

> “爱让人获得幸福的思想是十七世纪末的一种现代发明。自此，人们学会相信爱应该天长地久，而且婚姻是表现它的最好地方。过去，在爱情的地老天荒上并不是如此乐观的。罗密欧和朱丽叶不是一个幸福的故事，而是一场悲剧。在最近几十年，对婚姻

是走向个人成功之路的期望值增高许多。失望和不满也一起增长了。”

这是一个相当大胆的见解，不过不适合我的文章，主要是因为我绝不同意她所说的。我在书架上找一本与男女关系毫不相干的书：《墨西哥北部魔法实践》。需要让脑子清醒一下，放松一下，因为烦恼不会帮我写出这篇文章来。

我开始翻阅这本书，并读到一些让我吃惊的东西：

“顺应性”，在我们生活中总是存在着某种事情，我们停止不前，它有责任。创伤、特别苦涩的失败、爱情上的失望、甚至不明就里的胜利，都让我们胆怯，止步不前。在增长其神秘能力的过程中，巫师首先需要摆脱这个“顺应性”，为此他必须重新看待自己的生活并发现身处何地。

顺应性！这和我在射箭上学习的东西不谋而合，射箭是唯一吸引我的运动，老师说每一箭都绝对不是一种重复，企图从射中射不中上学习是不管用的。所感兴趣的是重复百次、千次，直到摆脱了要射中的念头，而我们自己则变成了箭，变成了弓，变成了目标。这时，“那东西”（我所练习的日本箭道老师从不用“上帝”这个词）的能量引导着我们的动作,于是我们开始在不是所想的时候放箭,而是在‘那东西’认为该放的时候放了箭。

顺应性。我个人历史的另一部分开始显现出来。如果马丽这时在这里该多好呀！我需要讲自己，讲自己的童年，讲小时候总打架，而且

总打别人，因为我是班上最大的。有一天我挨了表兄一顿打并确信从此再也打不赢谁了，从这以后我就避免任何身体接触，虽说许多次被看成胆小鬼，让我在恋人和朋友面前抬不起头来。

顺应性。两年时间里我试着学习弹吉他，开始进步很快，到了一个点后就再也没有进步了，因为发现其他人学得比我快，感到自己平庸，于是决定不受羞辱，决定不再对这个感兴趣。在斯诺克、足球、自行车比赛上也是一样：我学得像模像样了，这时却到了一个不能再进步的时刻。

为什么？

因为，讲给我们听的历史说，在生活的某一时刻，“我们到了自己的极限”。我再一次想起自己在拒绝当作家上与命运的抗争，想起埃斯特从不认同顺应性口授我的梦想规则。刚刚读到的那一段正合我那忘却个人历史、只把在悲剧和困难中发展起来的直觉留下的思想：墨西哥巫师们就是这样行事的，中亚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就是这样说的。

顺应性：“在我们生活中总是存在着某种事情，我们停止不前，它有责任”。

这在性、数、级上和普遍婚姻一致，特别是和我与埃斯特的关系一致。

是的，我可以为那家杂志写文章。我来到电脑前，半个小时里草稿就出来了，这结果挺让人高兴。我以对话形式讲了一个像是虚构的故事，不过交谈是在一天紧张的推广、惯常的晚饭和旅游景点的参观等等之后，在阿姆斯特丹一家旅店房间里进行的。

在文章中，人物姓名和处境都完全隐去。在现实生活中，埃斯特穿

着 T 恤,看着流经窗前的运河,这时还不是战地记者,她的目光仍是快乐的，欣赏自己的工作，只要可能就和我一起去旅行，而生活仍是一个大的冒险。我静静地躺在床上，脑子已经远离这里，想着第二天的日程了。

“上星期我采访了一个刑侦方面的专家。他给我讲了如何获取大部分的情报 运用的是一种他们称之为‘冷/热’的技巧。他们总是以一个暴躁的警察开始，他威胁说他可不管什么规则不规则，他大叫，擂桌子。当囚犯被吓住后,进来那个‘好警察’,他要求别这样,然后递上一支烟,成为疑犯的同谋,这样就获取了想要的东西。”

“这我早知道了。”

“但同时他还给我讲了一些让我感到恐怖的事。一九七一年,美国斯坦福大学一组研究人员决定搞一个模拟关押来研究审讯心理学：他们挑选了二十四名大学生志愿者,分为‘看守’和‘罪犯’。

“一个星期不到,他们不得不中断试验:‘看守们’,这些有正常价值观和良好家教的男孩女孩，都变成了真正的魔鬼。使用拷打成了家常便饭,与‘囚徒’滥交被看成平常事。参加计划的学生们,不论‘看守’还是‘罪犯’,都受到了巨大创伤,需要长时间医疗,这种试验后来就再也没有做过。”

“有意思。”

“‘有意思’是什么意思 我在讲一种非常重要的事,即一旦有机会人们做坏事的能力。我在讲我的工作,讲我所学到的东西呢!”

“我觉得有意思的就是这个。为什么发火？”

“我发火？我怎么能对根本没听我讲的人发火？怎么能对一个不刺激我、只是躺在那里两眼发呆的人发神经呢？”

“你今天喝酒了？”

“你看你根本不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不是吗？我一整夜都在你身旁，我喝没喝酒你没看到呀！只有当你希望我确认你对我说的什么时，要么就是需要我讲一个关于你的美丽故事时，你才和我说话！”

“难道你没看到我从早工作到现在已是筋疲力尽了吗？为什么不躺下来，咱们睡觉，明天再谈行吗？”

“因为这两年里我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一个月一个月地做这事！我想谈，你累了，睡觉，明天再谈 明天又有事要做，又是一天的工作、晚餐、睡觉，明天再谈。如此这般我一生就过去了：等待着你能重在我身边的一天，直到我累了，再不要求什么，创造了一个一旦需要就可以躲进去的世界：一个不太遥远的世界，好让我别像有个独立的生活，一个不太近的世界，好让我别像侵入了你的天地。”

“你想让我做什么？让我停止工作？让我放弃我们如此艰苦获得的一切到加勒比岛屿间游弋一番？你不明白我喜欢我所做的事，没半点改变生活的意图吗？”

“在你书中，你讲爱的重要性、冒险的必要性和为梦想而奋斗的快乐。那我眼前的人是谁？是没读自己所写东西的人，是把爱和契合、冒险和不必要的危险、快乐和责任混为一谈的人。我与之结了婚并听我讲话的男人在哪里？”

“我与之结了婚的女人在哪里？”

“那个给你支持、鼓励和温柔的女人？她的肉体在这里，正看着阿

姆斯特丹辛格尔运河[①]，我想这肉体会永远陪在你身边！但这个女人的灵魂已在这房间的门口,准备出去了。”

“为什么？”

“因为那该诅咒的一句话‘明天咱们再谈’。足够了吧？如果不够，那你就去想想吧，你与之结婚的女人原先是被生活所激励，充满想法、快乐和希望,而现在正快速朝一个家庭妇女变去。”

“滑稽可笑。”

“好吧,是滑稽可笑。胡言乱语!基本上讲,如果想到我们拥有一切,很成功,有钱,不评论偶然的情人,从没有过嫉妒危机,那这也就是无关紧要的事情。此外，世界上还有上百万的儿童在挨饿，还有战争、疾病、飓风、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悲剧。这样,我还能抱怨什么呢？”

“你不认为我们该有个孩子了吗？”

“我认识的所有夫妻都是这样解决自己的问题的：有个孩子！你，如此看中你的自由,总认为可往后再放放,现在改变想法了？”

“现在我认为是时候了。”

“我认为我不能再错了!不,我不想有一个你的孩子,我想有一个我曾认识的男人的孩子，这男人有理想，在我身边！如果哪天决定怀孕,那将是理解我、陪伴我、倾听我和真正想要我的一个人的孩子!”

“我敢说你喝酒了。我保证明天谈，不过现在请躺下吧，我非常累。”

“那就明天谈。如果我那已在这房门口的心灵决定出去,这也不会怎么影响我们的生活。”

①阿姆斯特丹有许多运河，辛格尔运河是主要运河之一。

“它不会走的。”

“你已经非常了解我的心灵；但你已有年头没有与之交谈，不知道它改变了多少,它正在——绝——望——地——请你倾听它。即使是一些庸俗的东西,比如说美国大学里的那些试验。”

“如果说你的心灵改变了很多,那为什么你还是原样？”

“因为胆怯。因为认为明天咱们会谈谈。因为我们共同建立起来的一切，而我不希望看到它被毁掉。要么就是因为更为严重的原因：我顺应了。”

“刚才你还以此指责我呢。”

“有道理。我观看过你，认为还是原来的你，但实际上我是现在的我。今晚我要用自己全部力量并带着自己全部信仰祈祷：我要请上帝不要让我以这种方式度过余生。”

我听到掌声，剧场里坐满了人。我要开始做总是让我在头天晚上失眠的事了：一次讲座。

主持人开头就说不需要介绍我——这挺荒唐，因为他在这就是做这个的，他没注意到大厅里有许多人也许不太知道我是谁，他们是由朋友带来的。不过尽管他这么说，最后还是介绍了一下我的生平，讲了讲我的人品，我得的奖项，我几百万书的销售量。他开始感谢赞助者，向我致意,并请我发言。

我也表示感谢。我说我要讲的非常重要的东西已经写在我书里了，不过我认为对读者有一种责任：把这些句子和段落背后的人表现出来。我解释说人类的条件只让我们分享我们所拥有的最好东西——因为我们总在寻找爱和接受。因此，我的书从来都是云中之山或洋中之岛的可见一尖：阳光照在上面，一切都好像按部就班，其实在表面之下有陌生的东西,有黑暗,有对自己不断的寻找。

我说写《撕裂之时,缝补之时》是件很困难的事,而且随着反复读，此书许多地方我只是现在才慢慢明白的，好似创造总是比创造者更慷慨更高大。

我说没有什么比读采访报道和听作者解释书中人物的讲座更讨厌

的事了：所写的东西，要么本身就说明了问题，要么就是一本不该读的书。当作家出现在公众面前，他应力图表现自己的世界，不要去解释著作 因此 ,我开始讲一些更私人的事：

“ 不久前，我在日内瓦进行一系列会见。工作一天之后，由于一个女朋友已经取消了晚饭，我就出去到城里走走。那是一个特别令人愉快的夜晚 ,空荡荡的街道 ,酒吧和饭店里充满生机 ,一片安宁、有序、漂亮 ,突然间……

“ ……突然间我发觉自己孤身一人。

“ 显然，这一年里我已独自一人很多次了。不可否认，飞机两个小时的航程，在一个地方我的恋人正在等我。毋庸质疑，像这样忙忙碌碌的一天之后，没什么比在古城小巷胡同里走走、无需与人交谈只是观赏四周美景更惬意的了。然而刚才出现的感觉是一种压抑的令人痛苦的孤独感—— 没人来分享此城的美景，分享这散步和想要做的评论。

“ 我拿出手机 ,总之 ,此城有不少朋友的电话可打 ,不过现在给谁打时间都太晚了。我考虑是不是到一家酒吧去喝点儿什么，但几乎可以确信会被认出来，有人会邀请我坐到他的桌上。我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打算把这一时刻体验到底，去发现没有比感到无人在意我们的存在、我们对生活的评论无人感兴趣、没有我们这令人讨厌的存在世界照样很好运转更为糟糕的事情了。

“ 我开始想象在这一时刻有成千上万的人，哪怕再怎么富有、有魅力、迷人 ,也确信自己无用和可怜 ,因为在这个夜晚他们孤身一人 ,昨天也一样，也许明天仍是如此。这些人里有找不到人结伴出去的大学生，有把电视当成救命稻草的老人，有待在旅馆房间里想着所做之事是否有意义的商人，有一下午都在化妆做头发准备到一家酒吧去的女人，她

们装出不要人陪的样子，只对证明自己仍然迷人感兴趣，男人看到后，没话找话，而她们则用高傲的神态摆脱任何接近，因为她们感到低下，害怕人们发现她们是单身母亲，是从事不重要工作的职员，没能力去谈论世间所发生的事，因为她们从早到晚工作来维持生计，没时间去读报看新闻。

“照镜子的人认为自己丑，觉得美是基本要素，于是就让自己看着上面全是漂亮富有著名之人的杂志度过时光。刚刚吃完晚饭的丈夫和妻子们希望像以前一样聊天，但还有别的忧虑，还有其他更为重要的事,交谈可以等到永不到来的明天。

“那天下午,和一个刚离婚的女朋友吃完午饭后,她对我说:‘现在我拥有了一直梦想的全部自由了。’谎言！没人想要这种自由，我们大家都希望一个诺言,一个和我们在一起观看日内瓦美景、谈书、会见、看电影、或因为钱不够买两个就分享一个三明治的人。吃一半比吃整个一个要好。被一个因为电视上有一场重要足球比赛想马上回家的男人所打断，或者被一个停在一橱窗前不让你继续对大教堂钟楼进行评论的女人所打断，也比有世上一切时间和安逸来孤身一人观看着整个日内瓦要好。

“饿着肚皮也比一个人待着要好。因为当你孤身一人时——我不是在讲我们所选择的孤独，而是讲被迫接受的孤独——就好像已不是人类的一分子。

“漂亮的旅馆在河另一头等着我呢，有舒适的套房，殷勤周到的服务员，一流的服务，这让我感觉更糟，因为本应高兴并对所取得的一切感到满意。

“在回来的路上，我和处境相同的人擦肩而过，注意到他们有两种

眼神：一种是高傲的，因为他们想装出今夜自己选择了孤独。另一种是忧愁的，对孤身一人感到羞耻。

“我讲这些是因为刚才想起了阿姆斯特丹的一家旅馆，想起一个原本在我身边、和我讲话并给我讲她生活的女人。我讲这些是因为虽然《传道书》说撕裂之时，缝补之时，但有时撕毁之时留下了深深的伤痕。有个人陪伴在身边，却让此人感到在我们生活中无关紧要，这比独自一人可怜地在日内瓦行走还要糟糕。”

鼓掌前是长时间的寂静。

我来到巴黎某区一个阴森的地方，人说整个城市这里是文化生活最有意思的地方。好一会儿才认出来面前这群穿戴糟糕的人就是每周四穿着洁白衣服在亚美尼亚饭店演出的那帮人。

“为什么穿得这么奇特?受什么电影的影响?”

“不奇特,”米凯尔回答道,“当你去参加一个盛大晚餐,不也是换换装吗?当你去高尔夫球场时,难道也西服革履的吗?”

“那好,我换个问题:为什么你们决定模仿流浪青年的样子?”

“因为此时此刻我们就是流浪青年。或者说，流浪着的四个年轻人和两个成年人。”

“我最后一次改变问题:你们穿成这样在这里干吗呢?”

“在饭店，我们喂养了我们的身体并对有东西要失去的人讲能量。在乞丐中间，我们喂养了我们的灵魂并和没什么可失去的人交谈。现在，我们开始我们工作的最重要部分：遇见更新世界的不可见活动——把今天当成最后一天过的人,而老人则把今天当第一天来过。”

他在讲某种我已经注意到的事情，而且这事每日俱增：打扮成那样的青年，衣服脏脏的但很有创意，基于军装或科幻电影。都带穿刺首饰。头发剪得各式各样。许多时候，这些人还有一条样子吓人的德国

牧羊犬跟着。有一次我问一个朋友为什么总带条狗。得到的解释是——不知是不是真的——警察不能逮捕它的主人，因为没地方放狗。

一瓶伏特加开始传来传去——当我们和乞丐在一起时，他们也喝这个，我问自己这是否是米凯尔根源所致。我喝了一口，想象着看见我在这儿的人会说什么。

我决定他们会说：“你是在为你下一部书收集素材吧，”于是我释然。

“我准备好了。我要去埃斯特在的地方，我需要一些信息，因为我一点儿也不了解你的国家。”

“我和你一起去。”

“什么？”

这可不在我计划之中。我的旅行是回归自身所失去的一切，它将结束在亚洲大草原的一个地方，而这是有些隐蔽、私下和没有证人的事。

“当然了，只要你付我的机票。不过我需要去哈萨克斯坦，我思念我的故土。”

“你在这儿没工作可做？你不是每周四都要在那饭店演出吗？”

“你坚持说是演出。我说过是一种聚会，重温我们失去的东西：交谈的传统。但不必担心。”他指着鼻子上有穿刺的女孩说道。“阿娜斯塔西娅正在发展自己的才能。当我出远门时，她可以打点一切。”

“他嫉妒了，”阿尔玛说道，就是那个敲像个盘子的金属乐器并在“聚会”最后讲故事的女士。

“有意思，”另一个小伙子说道，他现在是穿着一身皮衣，上面有金属镶饰、安全别针和仿刮胡刀片的扣针。“米凯尔更年轻，更帅，与能量

联系更多。”

“但不怎么著名和富有,与权力的主人们联系少,”阿娜斯塔西娅说道:“从女性角度讲,事情平衡了,双方机会均等。”

大家都笑了。伏特加酒瓶又传了起来，我是唯一不觉得有什么好笑的人。不过我对自己感到吃惊：很多年没有坐在巴黎的街道上了，这让我高兴。

“看来部落比你们想象的要大。从埃菲尔铁塔到塔布城，哪儿都有,我刚去过塔布城。我不明白在发生什么。”

“我可以保证要远远超出塔布城,并一直沿着像圣地亚哥之路一样有趣的方向下去。他们去往法国或欧洲的某地，发誓将成为社会之外一个社会的组成部分。他们害怕某天回到自己家里,去找个工作,还有无时不与之抗争的结婚。他们是穷人和富人，但钱无所谓。他们完全与众不同：即便如此,当他们经过时,大多数人都装着没看见,因为害怕。”

“这种进攻性有必要吗？”

“有必要：摧毁性的情感是一种创造性的情感。如无进攻性，商店里马上就会充满这样的衣服，出版商就会出版有关‘用革命习惯横扫世界’的新运动的专门杂志，电视节目上就会有针对部落的版块，社会学者就会写论文，心理学家就会开导家庭，而一切就都会失去其力量。因此,人们知道得越少越好 我们是以攻为守。”

“我来这儿只是为了得到点儿信息，没别的。也许今晚陪伴你们真是件让人大开眼界的事，帮助我更加远离已不能让我再有新体验的个人历史。不过，我无意带任何人同行；如得不到帮助，关系银行负责所有的联系。此外，这两天我就动身，明晚我有一重要晚餐，接下去就是两周自由时间。”

米凯尔看上去犹豫了。

“ 那你决定 你有地图和村名 ,她住的地方也不难找。不过 ,依我之见，关系银行可以帮你到达阿尔马特，但不能再带你向前，因为大草原的法则不同。据我所知，我在你关系银行账户上进行了储蓄，不是吗？该是取回的时候了,我想念我母亲。”

他说的没错。

“ 我们该开始工作了 ,’和阿尔玛结婚的那位男士说道。

“ 米凯尔 ,你为什么想跟我去 只是因为想念你母亲 ?”

他没有回答。那位男士开始敲他的定音鼓，阿尔玛敲那带镶饰的金属盘，其他人则向过路人乞讨。为什么要和我去？如果谁都不认识，在大草原怎么利用关系银行？我可以在哈萨克斯坦大使馆得到签证，在租车行租辆车，在法国驻阿尔马特领事馆找个导游——难道这还不够吗？

我停了下来，看着这群人，不知该干什么。在这儿讨论旅行不是时候 ,我有工作 ,家中有恋人在等我 为什么不现在就告辞呢 ？

因为我感到自由。做着多年来未做的事，在心灵里为新经验开辟着空间，驱赶着生活中的顺应性，体验着也许不是很感兴趣但至少是不同的东西。

伏特加喝完后，被一瓶朗姆酒所代替。我讨厌这酒，不过眼下只有这个，最好是适应环境。两个音乐人敲着铜钱和定音鼓，而此时只要有人有胆从这里走过，一个姑娘就会伸出手去讨要点儿硬币。人们一般都是加快脚步 ,不过总听到一句‘ 谢谢 ,晚安 ”,其中有个人看到没被攻击反而被感谢，于是就转回来给了些钱。

有这么十分钟我看着这场面，没人跟我讲话，于是我就去了一家酒

吧，买回两瓶伏特加并把朗姆酒扔进了水沟。阿娜斯塔西娅好像对我的举动感到高兴——而我则试着找话说。

“你们可以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戴穿刺首饰吗？”

“为什么你们戴珠宝穿高跟鞋？为什么即使在冬天也穿袒胸露背的衣服？”

“这不是什么回答。”

“我们戴穿刺首饰是因为我们是侵入罗马的新野蛮人；由于没人穿制服，所以需要有点儿什么来辨别谁是属于入侵部落的人。”

听起来好像他们在经历一个重要历史时刻，但对此时回家的人来说，他们不过是一群没地方睡觉的无业游民，充斥着巴黎的大街小巷，打扰着对当地经济很有好处的游客，让他们的父母因把他们带到人问却不能控制他们而几乎要发疯。

曾几何时，当嬉皮运动试图展示其力量时——特大摇滚音乐会、蓬大的头发、花衣服、海盗打扮、表示‘和平与爱’的 V 形手势，我也如此。正如米凯尔所说，最后仅仅是多出一种消费品，他们摧毁了自己的圣像，从地球上消失了。

街上独自走过来一个男人：穿皮衣带别针的小伙子伸着手走过去。他要钱。然而这不是一个加快脚步并嘟囔着“我没零钱”之类的人，他停下脚步，看着众人并高声说道：

“由于房子，由于欧洲的经济形势，由于我老婆的花费，我每天醒来都带着近十万欧元的债务！或者说，我的处境比你还糟，还要紧张！你能不能哪怕只给我一枚硬币好减轻一点儿我的债务？”

卢克雷西娅，就是米凯尔说是他恋人的那位，掏出一张五十欧元的纸币来并给了这个男人。

“去买点儿鱼子酱。你需要在你悲惨生活中有点儿快乐。”

好似这是世上最正常的一件事，这男人道了谢，然后就走了。五十欧元！这个意大利女孩兜里竟有五十欧元！而他们在讨钱，在街上乞讨！

“在这儿待够了，”穿皮衣的小伙子说。

“那我们去哪儿？”米凯尔问。

“去找其他人。往北还是往南？”

阿娜斯塔西娅决定往北；总而言之，照刚才听到的来看，她正在发展自己的才能。

我们经过圣雅克塔，许多年前这里聚集着去圣地亚哥一德孔波斯特拉朝圣的人。我们经过圣母院，在这里碰到了另外一些“新野蛮人”。伏特加喝完了，我又去买了两瓶——根本不确定这伙人是否都够岁数。没人感谢我，他们认为这是世界上正常事一桩。

我发现自己已经有点儿醉了，看着其中一个刚来的有意思的女孩子。他们高声说话，踢扔弃的罐头——实际上是用塑料袋吊着的奇怪金属物——他们什么有意思的话都没说。

穿过塞纳河后，我们猛然停在一条带子前，就是那种把正在施工的区域围起来的带子。带子挡住了碎石路上的去处：大家都得走下马路，往前五米后再回到碎石路上。

“它还在这儿，”刚来的一个说。

“什么叫它还在这儿？”我问。

“这家伙是谁？”

“我们的一个朋友，”卢克雷西娅说。“不过，你应该读过他什

么书。”

刚来的这位认出了我，没表示出惊讶和尊敬；相反，问我是否能给他点儿钱,我当时就拒绝了。

“如果你想知道带子为什么在那儿，就请给一枚硬币。生活中的一切都有个价,你比谁都清楚。而信息是世上最贵的产品之一。”

这群人中没人来帮我；我得付一欧元来得到回答。

“还在那儿的是这根带子。是我们系的。如果你看一看的话，就发现没任何施工，什么也没有，只是一根白红相间的傻塑料带子挡住了一条傻碎石路上的去处。然而却没人问带子系在这儿干吗：他们下了马路牙子，冒着被轧着的危险在马路上走，然后到前面再上去。对了，我读到消息说你遭了车祸,是真的吗?’

“正是因为下了马路牙子。”

“不必担心 当人们这样做时,会加倍小心的 就是这个让我们产生灵感系上了这条带子,好让他们知道周围在发生什么。”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那个我认为吸引人的女孩说“不过是个玩笑罢了，为的是让我们能嘲笑那些遵守着不知是什么规矩的人。没有道理和重要性可言,而且谁也不会被轧着。”

又有些人加入到队伍里来，现在已是十一个人两条德国牧羊犬了。他们已不再要钱，因为没人敢靠近这群野蛮人，而他们好像为自己所造成的害怕而开心。酒喝完了，好像我有责任让他们喝醉似的，大家都看我并请我再去买一瓶。我明白这是我朝圣的“护照”，于是就开始寻找一家商店。

我觉得有意思的女孩——照她的岁数可作我的女儿——好像注意到我的目光，然后就找话说。我知这只是个挑逗我的方式，但我接受

了。她没跟我讲任何她的私生活：她问我是否知道十元美钞的背面有多少只猫和多少根柱子。

“猫和柱子？”

“你不知道。对你而言，钱没价值。告诉你，印有四只猫和十一根光柱。”

四只猫十一根柱子？我答应下次要去看一看。

“在这儿有毒品吗？”

“有些，主要是酒精。但很少，这不是我们风格的组成部分。毒品更多的是在你们这代，不是吗？比如说我母亲，毒品就是为家人做饭，身不由己地收拾家，为我而难受。当父亲生意上不顺利时，她就难受，你相信吗？她难受呀！为我，为我父亲，为我兄弟，为一切而难受。由于我得尽力装出什么时候都高兴的样子，所以觉得最好还是离家出走。”

好的，这是个人历史。

“如你妻子，”一个眼皮上有穿刺的金发男青年说，“她也离家出走了 是因为要装着高兴？”

她也来这儿了？难道她也给了他们中什么人那么一块带血的布？

“她也难受，”卢克雷西娅笑了，“不过据我们所知，她已不再难受：这就是勇气！”

“我妻子在这儿干什么？”

“用她关于爱的奇特理念陪着那蒙古人，而只是现在我们才开始正确理解她这理念。她还提问题。讲她的历史。在一个晴朗的日子，她停止提问题和讲她的历史：她说她厌倦抱怨了。我们建议她放弃一切和我们走，我们计划到非洲北部去，她表示感谢，解释说她有其他计划，

去的方向正相反。”

“你没读过他的书？阿娜斯塔西娅问。

“别人告诉我说太浪漫了，我不感兴趣。我们什么时候去买酒这毒品？’

人们让我们过去，就像我们是进村的战士，从西方来到城里的土匪，进入罗马的野蛮人。虽说他们没人做出任何威胁人的举动，但进攻性表现在衣服上，穿刺上，高声交谈上和与众不同上。我们终于来到一家卖酒的商店：让我伤心和忧愁的是，众人一进来就开始在货架上乱 翻 。

我在这里认识谁？只有米凯尔：就算认识，也不知他的历史是真是假。要是他们偷东西呢？如果他们谁有武器呢？我和这群人在一起，因为岁数最大会不会成为责任人？收款台上的男人不停地看那挂在小市场房顶的镜子。这伙人知道他在担心，就四散开来，互相做着手势，紧张气氛更浓了。为了不再经受此种事，我抓起三瓶伏特加，快速朝收款台走去。

一个女人一边拿起一包烟一边评论说在他们那个时代，巴黎也有流浪者，有艺术家，但没有流离失所的团伙威胁着众人。而且她提示收款员报警。

“我敢说马上就要发生糟糕的事情，’她低声说道。

由于对他小世界的侵犯，收款员吓得要死，这可是他多年的心血呀,贷了多少款呀,在这里可能是他儿子白天干,他老婆下午来,他晚上干。他对那女人做了个手势，于是我明白他已经报了警。

我讨厌不得不陷入不请自来的事情中。不过也讨厌胆怯——每当

胆怯后,我都在一个星期里对自己失去尊敬。

“不必担心……”

晚了。

两个警察走了进来，店主做了个手势，但那些穿得像外星人似的人并没太在意——这是向已建秩序代表进行挑战的一部分。他们大概已经经历过许多次这种事情了。他们知道没犯什么法（除了关心时装，不过这个也能在下次服装发布会上被改变）。他们大概害怕了，但没表现出来,继续大喊大叫地说着话。

“那天我看到一个喜剧演员，他说：所有傻人都应把这写在身份证上,”阿娜斯塔西娅对着想听的人说道“这样,我们就会知道在和谁说话了。”

“的确,傻人对社会是一种威胁,”脸像天使穿着蝙蝠般衣服的女孩应道，就是不久前对我说十元美钞上有柱子和猫的那位。“他们应当每年验证一次,并获得在街上行走的许可,就像司机须有驾照一样。”

这些警察大概比这‘部落’人大不了多少,他们什么也没说。

“知道我想做什么吗?”这是米凯尔的声音,但我看不到他,因为他被一个架子挡住了。“把这些货签全都给换掉。人们就会永远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不知是热着吃还是冷着吃，煮着吃还是炸着吃。如不看说明就不知如何做。他们没有什么本能。”

所有到此时说了什么话的人，都讲一口纯正的巴黎法语。不过米凯尔有口音。

“我想看看你的护照,”警察说。

“带着呢。”

话自然而然就说出了口，虽说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又是丑闻。

警察看了看我。

“我没和您说话。不过既然您插话，又和他们在一起，我希望您有什么证件来证明您是谁。而且有个好的说法来解释为什么你周围有这么一群岁数只有你一半的人,还买了伏特加。”

我可以拒绝出示证件——法律没强迫我带着它。不过我想到了米凯尔：一个警察就站在他身旁。难道他真的获得许可待在法国？除了他的幻觉和癫痫，我还知道他什么？如果这紧张气氛又引起他发作呢？

我手伸进口袋掏出驾照。

“先生您是……”

“是我。”

“我早觉得是了：我读过您一本书。但这并不能让您凌驾于法律之上。”

他是我读者的事实彻底把我击溃。这个小伙子头刮得光光的，也穿着制服——虽说完全不同于“部落”为了互相一致而穿的服装。也许他曾梦想过自由地成为与众不同的人，与众不同地行事，尖锐地挑战当局，但并不是以形式上不恭敬的方式行事，这样会导致坐牢的。不过应是有个从不让他有什么选择的父亲，一个帮他维生的家庭，或是仅仅是害怕超出自己熟知的世界。

我客气地回答道：

“我没凌驾于法律之上。实际上没人破坏任何法律。除非那收款员或那个在买烟的女士提出什么明确指控。”

等我转过身来，那个讲她时代的艺术家和流浪者的女人，那个预言有什么悲剧要发生的女人，那个真理和好习惯的主人已然消失了。第二天她肯定会去和邻居们讲，多亏了她，一次打劫被中止了。

“ 我没有指控,’收款台上的人说,他上了那些高声说话但表面上又没做什么坏事之人的当。

“ 伏特加是您喝吗 ?”

我点头说是。他们知道在这里的所有人都喝醉了，不过也不希望生出一桩里面没有任何威胁举动的案子。

“ 没有傻人的世界会是混乱一片！ ” 是那穿带链皮衣的人在说话。“ 与我们今天有这么多失业者的情况相反，工作该是过剩了，没有人去工作 !”

“ 够了 !”

我的声音带着权威性和决定性。

“ 你们谁也别再说了 !”

而让我吃惊的是，大家都不出声了。我的心怦怦直跳，不过仍继续和警察交谈，好似世上最平静的人。

“ 如果说他们危险,但没惹是生非。”

警察转向收款员：

“ 如果需要,我们就在附近。”

出去之前，他和另一个人说话并让声音在整个店里回响。

“ 我欣赏傻人 没有他们,这时人们可能在被迫面对打劫。”

“ 有道理,’另一个警察应道“ 傻人让我们分神,但没什么危险。”

他们惯常地敬了个礼，然后就和我告别了。

一出酒吧，我所做的唯一之事就是立刻摔碎伏特加酒瓶——不过有一瓶免于毁灭，然后迅速地从这嘴传到那嘴。从他们喝的样子我看出他们吓着了,吓得和我一样。区别是,当感到威胁时,他们是去进攻。

“我感觉不舒服，”米凯尔对他们中一个人说道，“咱们走吧。”

我不知这“走吧”是什么意思：各自回家？各奔各的城市或是到各自桥下去？没人问我是不是也“走”，于是我继续陪着他们。“我感觉不舒服”这句话让我不安——那天晚上我们没再谈去中亚的旅行。我应告辞？或者跟到底，看看“咱们走吧”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发觉挺开心，想勾引那个穿蝙蝠衣的女孩。

那么就前进。

一旦看到有什么危险信号就逃。

当我们朝一个我不认识的地方走去时，我心里琢磨着自己正在经历的一切。一个部落。一次象征性回归人们旅行、结成帮伙自我保护、靠少有的一点儿东西维生的时代。一个在另一个名叫社会的部落中的部落，他们穿过它的田地，恐吓别人，因为他们常受到挑衅。一群聚集在一个理想社会中的人——对于他们，除了穿刺和穿的衣服，我一无所知。他们的价值观是什么？他们如何看待生活？他们如何挣钱？他们有梦想还是行走在世上就够了？这一切比我第二天要参加的晚餐有意思多了，在晚餐中我已经是绝对知道会发生的一切。我确信应是伏特加的缘故，不过我感到自由，自己的个人历史渐行渐远，只剩下现时和直觉，查希尔已然消失……

查希尔？

它已经消失，不过现在我注意到，一个查希尔胜过一个着迷某件物品的人，胜过博尔热斯的故事中所说的科尔多瓦大清真寺[①]上千根柱子其中的一根，或是胜过我两年来可怕经历中一个在中亚的女人。查希

①科尔多瓦大清真寺：阿布杜勒·拉赫曼一世于七八四至七八六年间所建的清真寺，位于西班牙科尔多瓦。

尔是印在代代相传下来所有事物上的东西，不让有任何提问和回答，并占据所有空间，永不让我们考虑事物改变的可能性。

全能的查希尔好像与每个人一起出生，在儿时就获取了全部力量，强加它的从此要永远遵守的规则：

与众不同的人是危险的，他们属于另一部落，想要我们的土地和女人。

我们需要结婚、生子、繁衍种族。

爱不大，只给一个人，而且你看吧，只要想说心比爱大时，就会被认为是该诅咒的。

当我们结婚后，就被允许占有另一个人的身体和灵魂。

必须做一些我们讨厌做的事，因为我们是有序社会的一分子，如果每人都随心所欲，那世界就不会前进。

我们得买珠宝——和我们的部落一致，就像穿刺是另一个部落的标记一样。

我们得风趣，嘲讽地对待表达自己情感的人——让自己成员表达自己的感触对部落来说是危险的。

千万不能说‘不’，因为当我们说‘行’时，人们更喜欢我们，而这让我们能在对立地盘里生存。

别人所想的比我们所感受的要重要。

永远不要闹事，这会引起敌方部落的注意。

如果你表现的另类，就会被逐出部落，因为这可能传染他人，让如此艰难建立起来的东西解体。

我们应永远记住如何居住在新的岩洞里，如不太清楚，就去请个室内装饰师，他会做得很漂亮并向大家展示我们的高雅。

我们需要一天吃三顿饭，即使不饿；当超出美的标准时，我们应不进食,即使我们饿了。

我们应穿着得体，有没有兴趣都去做爱，为边界打杀，希望时间快点儿过去,退休快点儿到来,选举政治人物,抱怨生活费用,变发型,咒骂与众不同的人,根据所信仰的宗教,星期天,或星期六,或星期五去参加一个宗教礼拜；在那里请求原谅我们的罪过，充满自豪，因为我们认识了真理,鄙视另一部落,因为他们崇拜了一个假神。

子女们应追寻我们的步伐,总而言之我们岁数大,认识世界。

要有个大学文凭，即使永远不去在被迫选为职业的行当里找份工作。

要学习我们永远用不上的东西,有人说认知是重要的 数学、三角、汉穆拉比法典①。

永远不要让父母忧愁，即使这意味着拒绝一切让我们高兴的事。

小声听音乐,低声讲话,悄悄去哭,因为我是全能的查希尔,是那口授游戏规则、轨距、成功思想、爱的方式和回报之重要性的人。

我们在一个豪华区一栋相对漂亮的楼前停了下来。其中一个人在大门处按了密码，然后大家就上到了四层。我想象着开门后看到的是那宽容的家人，他们容忍儿子的朋友——既然在自己身边,就好控制一切。不过当卢克雷西娅打开门时，里面漆黑一片：随着眼睛适应了从窗户透进来的街灯光亮，我发现这是一个空荡荡的大厅，唯一的装饰就是

①汉穆拉比法典：现存的最全面最完整的巴比伦法律的汇编。是巴比伦第一个王朝汉穆拉比君主（公元前 1792—前 1750）在位时期发展起来的。目前，汉穆拉比法典保存在罗浮宫博物馆。

一个可能多年未用的壁炉。

一个差不多有两米、穿着长风衣、金黄头发剪得像个美洲苏人①的小伙子到厨房拿来两根点燃的蜡烛。大家席地围成一圈，而今晚我第一次感到了害怕：这好像是在一部恐怖影片里，一个魔鬼仪式即将开始——牺牲者可能就是这个决定陪着他们的不谨慎的外国人。

米凯尔脸色苍白，眼睛乱动，不能盯着一个地方看，而这更增加了我的不舒服感。他要癫痫发作了：难道这些在场的人知道该怎么对付这情况吗？为了最后不卷入到一场悲剧中，我是不是走人为妙？

也许这是最聪明的态度，与我是个写精神因此需要做榜样的名作家的生活一致。没错，如果我明智的话，就告诉卢克雷西娅在发作时把一个什么东西放在她恋人的嘴里，以避免他卷起舌头窒息而死。显然她应该知道这个，不过在社会查希尔追随者的世界里，我们不要让任何东西听之任之，需要与我们的良心和平相处。

在车祸之前，我可能会这样去做。不过现在我个人历史已失去其重要性。已不是历史，又成为传说、寻找、冒险和在自己内外的旅行。我又处于这样一段时间里，就是四周的事物在变而自己则希望就这样直到自己的末日（我想起了自己给自己的墓志铭：“当他活着时他死了”)。我背负着自己过去的经历，这些经历让我反应迅速准确，但不是什么时候都记得所学的全部教训。能想象一个战士为了决定什么是最好的打击而在战斗中停下来吗？一眨眼工夫他就会丢了性命。

而在我身上体现出的是个训练有素的战士，他决定必须待下来；继续今晚的体验，即使时间已晚、人已醉、累了、害怕马丽醒来后不是担心

①苏人：美国南部和加拿大北部的印第安人，又称达科他人。

就是生气。我坐到米凯尔身边，好在他发作时迅速行动。

而我却发现他好像驾驭着癫痫的发作！慢慢地他平静下来，眼睛开始有了那个在亚美尼亚饭店里穿一身白年轻人的眼神。

“我们以惯常的祈祷开始吧，”他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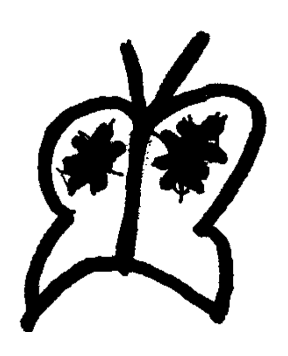
直到此时，这些人都是进攻性的，醉醺醺的，边缘性的，现在闭上了眼睛，用手拉成个大圈。甚至连那两条德国牧羊犬都好像平静下来，待在客厅一角。

“噢，圣母，当注意车、橱窗、目空一切的人、楼房和纪念物时，我明白你不在它们身上。请让我们能把你带回来。”

大家异口同声继续道：

“噢，圣母，我们承认你出现在我们所经历的考验中。帮助我们不言放弃。让我们记住平静果敢的你，即使在难以承认我们爱你的时刻。”

我发现所有人衣服上的某一处都有一个标志。要么是个别针，要么是个金属镶饰，或者是什么刺绣，甚至是用钢笔在布上画个什么图。



“我希望今夜属于坐在我右边的男人。他坐在我身边，因为想保护我。”

他怎么知道的？

“他是个好人：他明白了爱是变化的，而且由它来改变自己。他在

心灵上仍背负着自己的个人历史，不过只要可能就想摆脱它，由此，他来到了我们中间。他是我们都认识并把一件遗物留给我作为友谊见证和护身符的那个女人的丈夫。”

米凯尔掏出那块带血的布并放在我面前。

“这是一个无名士兵衬衣的一部分。在临死前，他请求这女人：‘剪开我的衣服，并分给那些相信死亡，因此把今天当成他在地球上过最后一天的人。告诉这些人我刚才看见上帝的面容了；他们不要害怕，但也不要放松。要去寻找唯一的真理，这就是爱。按照自己的法则去生活吧。’”

大家都带着尊敬看着这块布。

“我们生在反叛时代。我们热情投入其中，我们拿自己的生命和青春去冒险，而突然间我们害怕了 起初的快乐让位于真正的挑战 疲劳、单调、对自己能力的怀疑。我们注意到一些朋友已经放弃。我们不得不面对孤独，对陌生弯道感到惊讶，跌倒几次后附近又没人帮一把，最后我们问自己这种努力值得吗。”

米凯尔停顿了一下。

“值得继续。即使知道这虽说是永恒的心灵此刻正带着它的机会和限制被束缚在时间之网上，我们也将继续。如有可能，我们将努力摆脱这张网。当不再可能时，我们将回归人们给我们讲的历史，不过仍然记得我们的战斗，如果条件许可，我们准备再去战斗。阿门。”

“阿门，”众人重复道。

“我要和圣母谈谈，”头发剪得像个苏人的金发小伙子说道。

“今天不行。我累了。”

一片失望的嘟囔声 与在亚美尼亚饭店那儿相反，这里的人知道米

凯尔的历史，知道他认为自己身边出现“显现”。他站起身到厨房去拿杯水。我陪了过去。

我问是怎么搞到这房子的；他解释说法国法律允许任何公民合法使用不被其主人利用的不动产。或者说，是一种‘占据’。

马丽在等着我呢这一想法开始让我不安。他抓住我的胳膊。

“今天你说要去大草原。我就重复一次：劳驾，带我一起去。我需要回到自己的国家，哪怕是短时间的，不过我没钱。我思念我的人民，思念我母亲和我的朋友。我本可以说‘那声音对我说你将需要我’，不过这不是真的，你可以没有任何问题也可以不用任何帮助地见到埃斯特。但是，我需要用自己土地的能力滋养我。”

“我可以给你一张往返机票钱。”

“我知道你能。不过我希望和你一起，一直走到她所在的村庄，感受风吹在脸上，帮你走过与你所爱女人相逢的道路。她曾经——现在仍然——对我非常重要。看到你的变化和决心后，我学到了许多，我想继续学习。你还记得我讲的‘未完的历史’吗？我希望在你身边直到那房子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刻。这样，我就活到了你的——也是我的——生命这一时期的最后时刻。当那房子出现时，我就会让你只身一人前去了。”

我不知说什么好。我试着改变话题，问厅里的人都是谁。

“害怕结果像你们一样的人，你们是曾经梦想改变世界但最终向‘现实’让步的一代人。我们装着强大，因为我们弱小。我们人数还少，很少，不过我希望这是暂时的；人们不能永远被欺骗。”

“而你对我问题的回答呢？”

“米凯尔，你知道我真心在摆脱自己的个人历史。如果是在不久

前，我会认为和你一起旅行是很惬意很合适的，你了解那地区，了解那里的习俗和可能的危险。但现在我想我应该自己展开阿里阿德涅之线，从陷入的迷宫中出来。我的生活改变了，自己好像年轻了十岁、二十岁——这足以让我出发去寻求一次冒险了。”

“你什么时候走？”

“一得到签证就走。在两三天之内吧。”

“圣母伴你同行。声音说是时候了。如改变想法，请通知我。”

*　　*　　*

我走过躺在地上准备睡觉的人。在回家的路上，我想的是，等到了我这岁数，就会觉得生活比我原来所相信的要快乐许多；总是可能重新成为年轻人和疯子。我是如此专注于眼前时刻，以至于当看到这些人没移开好让我过去，没有害怕地垂下眼时，我吃了一惊。没人注意到我的存在，但我喜欢这思想，城市又成为原样，如同人们批评亨利四世[①]背叛了他的新教并和一个天主教女人结婚时，他的回答是：“巴黎值得一次弥撒。”

比这还要值得。我可以重见宗教大屠杀，血的仪式，国王，王后，博物馆，城堡，受苦的画家，喝醉的作家，自杀的哲学家，策划占领世界的军人，用一个手势就摧毁一个王朝的叛徒，在某一时期被遗忘而现又被记起又被重新讲述的历史。

很久以来第一次我进家后没有直接就到电脑前看看有谁的信，是否有不能延误回答的东西：没有任何绝对不能拖延的东西。我没到房

①亨利四世（1553—1610）：法国波旁王朝的第一代国王。

间里去看看马丽是否睡了，因为我知道她只是在装睡。

我没打开电视看晚间新闻，因为都是些从小就听的同样新闻：哪个国家威胁哪个国家了,谁谁谁背叛了谁,经济变坏,刚发生一桩大绯闻，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这五十年里没达成一个协议，又有一颗炸弹爆炸了,一场飓风让上千人流离失所。

我记起在那天早上没有什么恐怖谋杀，新闻联播都在头条报道海地的一次叛乱。海地关我什么事？这会对我的生活，对我妻子的生活，对巴黎的面包价，或者对米凯尔的部落造成什么影响？我怎么能听着有关叛乱者和总统的报道、看着重复了多少遍的街上千篇一律的游行场面度过我宝贵生命中的五分钟呢，而那一切都像是人类一件大事般在播放着：海地的一场叛乱！我信了！我看完了！真的，傻人值得一张身份证，因为是他们支撑着集体犯傻。

我打开窗子，让夜晚的寒气进来，我脱去衣服，说我可以自控并抗住寒冷。我待在那儿什么也不想，只感到脚踩在地上，眼睛盯着埃菲尔铁塔，听到狗叫汽笛鸣和不太清楚的交谈声。

我不是我,我什么也不是——而这让我感到神奇。

“你挺怪。”

“我怎么怪了？”

“你好像忧伤。”

“我没忧伤。我高兴。”

“看到了吧？你的声音都假，你因我而忧伤，但又不敢说什么。”

“我为什么会忧伤？”

“因为我昨天回来晚了并喝醉了。你连问我去哪儿了都没问。”

“我不关心。”

“为什么不关心？我没说要和米凯尔出去吗？”

“你没出去吗？”

“出去了。”

“那好了，你还想让我问什么？”

“当你的恋人回来晚了，而且你说你爱他，你不觉得应该至少想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

“发生什么了？”

“什么也没发生。我和他还有一帮朋友出去了。”

“这不完了。”

“你相信这话？”

“当然相信。”

“我认为你不再爱我了。你不嫉妒。你变了。我凌晨两点回来这正常吗？”

“你不是说你是个自由之人吗？”

“我当然是了。”

“那好，你凌晨两点回来正常。你去做你很明白的事。如果我是你妈，会担心的。不过你是成年人，不是吗？男人需要停止表现得好像女人该把他们当儿子看待。”

“我不是讲这种担心。我在说嫉妒。”

“如果在吃早饭时我闹一场你就会更高兴了吧？”

“别这样，邻居会听见的。”

“邻居不关我什么事：我不闹是因为我根本不想闹。是难受，但我最终接受了在萨格勒布时你对我说的，而我正试图习惯这思想。但是，如果这让你高兴，我可以装着嫉妒、烦恼和发疯。”

“正如我所说，你挺怪。我开始认为我在你生活中没有任何重要性可言。”

“而我开始认为你忘了有个记者在厅里等你，而他可能会听到我们的谈话。”

对了，记者。设定成自动驾驶，因为我已知要问的问题。我知道采访如何开始(“我们谈谈你的新书吧,主要信息是什么”),我知我要回答什么(“如果我要传递什么信息,就会写一句话,而不是一本书了”)。

我知他会问及对批评的看法，这些一般都是对我工作的刻薄批评。我知交谈会是以这句话为结束：“你已经在写什么新书了吧？下一步计划是什么？”对此我的回答是“:这是秘密。”

采访如预想的那样开始了：

“我们谈谈你的新书吧，主要信息是什么？”

“如果要传递什么信息，我会只写一句话。”

“你为什么写作？”

“因为这是我所找到的与他人分享情感的方法。”

这句话也是自动驾驶的一部分，不过我停下来，自我修正道：

“不过,这故事可以以另一种方式讲。”

“一个故事以另一种方式讲？也就是说你对《撕裂之时,缝补之时》不满意？”

“我非常满意这本书，不过不满意刚才给出的回答。我为什么写作？真正的回答是：我写作是因为我希望被爱。”

记者一脸狐疑的样子看了看我 这是什么个人表白？

“我写作是因为,当我少年时,不太会踢足球,没车,没有好收入,没肌肉。”

我竭力继续下去。和马丽的交谈让我想起一个已经不再有意义的过去，必须谈谈自己真正的个人历史并摆脱它。我继续说道：

“我也不穿时髦衣服。我们班上的女孩只对这感兴趣，于是我没能引起她们的注意。晚上，当朋友们正和他们的恋人在一起时，我开始利用自己的自由时间来创造一个我在其中可以是个幸福之人的世界：我的伙伴就是众作家和他们的书。在一个晴朗之日，我为同住一街的一个女孩写了首诗。一个朋友在我房间里发现后就给偷走了，当大家聚在一起时，他就拿出来给全班看。大家都笑了，都认为——我在恋爱——这滑稽可笑！

“我为之写诗的女孩没有笑。第二天下午，当我们去看戏时，她想办法坐到我身边并抓住了我的手。我们手拉手从那里出来；自认长得又丑又弱小并且没有时髦衣服的我,和班上最被追求的女孩在一起。”

我停了一下。真好似回到了过去，回到了她手碰我手并改变了我生活的那一时刻。

“一切都是因为一首诗,”我继续说道“一首诗让我懂得了写作并展示我那看不见的世界可以在同等条件下与朋友们的可见世界竞争：体力、时髦衣服、车、体育上的优势。”

记者有点儿吃惊，我更吃惊。但他控制住自己并继续问道：

“为什么你认为对你的批评太刻薄？”

这时自动驾驶的应答会是：“只要读读过去任何经典作家的传记——别误会，我没在说我——就可以发现批评对他们总是无情的。

道理很简单：批评家们是非常没有安全感的，他们不太知道正在发生什么，当谈论政治时，他们是民主主义的，然而当谈论文化时，他们是法西斯主义的。他们认为人民知道选择自己的政府官员，但不知道选择电影、书和音乐。”

“你听说过詹代法吗？”

好了。我重新从自动驾驶状态中出来，知道记者很难去登出我的看法。

“没有，从没听说过，”他回答道。

“尽管从文明之初就业已存在，但只是在一九三三年才被一个丹麦作家正式公布出来。在詹代这个小城市里，当权者们创造了十条戒律教人应该如何行事，看来这不仅在詹代有用，在全世界也有用。如果要把整个法压缩为一句话，那我会说：‘平庸和匿名是最好的选择。如果如此行事，你在自己的生活中将永远不会有什么麻烦。但如果你想与众不同……，，，

“我想知道詹代戒律，”记者打断说，好似天真并感兴趣。

“现在手头上没有，不过我可以概括全部内容。”

我到电脑上打出一个出版的简洁文本：

你谁也不是，不要敢去想你比我们知道的多。你没有重要性，不要把任何事做好，你的工作不重要。如不挑战我们，你将会生活幸福。永远把我们所说的当真，永远不要嘲笑我们的意见。

记者折起这张纸并放入自己的口袋里。

“有道理。如果你什么都不是，如果你的工作没有反响，那么你就

值得赞扬。但如果谁超出了平庸，做出了成绩，你就在挑战律法，就该受到惩罚。”

他自己得出这种结论真是件好事。

“不仅仅是评论家，”我结束道，“比你所想的人要多得多。”

下午三、四点钟，我打米凯尔手机：

“我们一起去。”

他没表露出任何的惊讶；只是感谢了一下，问什么使我改变了主意。

“两年里，我的生活集中在查希尔上。自从遇到了你，我走上了一条已被遗忘的道路。一条遗弃的铁路，铁轨间杂草丛生，不过还能走火车。因为没到终点站，我没办法停在途中。”

他问我是否已经得到签证；我解释说关系银行在我的生活中很有生气：一个俄国朋友已经给他的恋人打了电话，她是哈萨克斯坦一家大报业网的领导。她给驻巴黎的大使打了电话，傍晚时分一切都应办妥了。”

“我们什么时候走？”

“明天。我只需要你的真名，好买票，旅行社正在另一电话上等着呢。”

“在挂断电话之前，我想说几句：我喜欢你那关于轨距的例子，喜欢你那关于遗弃的铁路的例子。不过在这件事上，我不相信你是因此而邀请我。我认为是因为你写的一篇文章，我能背下来，你妻子经常引用它，比那个‘关系银行’要浪漫多了：

一个光明战士从不忘恩负义。

在战斗中，他得到天使的帮助；天力让每件事都各就其位，而且允许能有最佳表现。因此，当日落时，请跪下来感谢周围的保护物。

同伴们说：‘你真有运气！’不过他明白‘运气’是知道看四周，看他的朋友在哪里；因为是通过他们，天使的声音才被人听到。”

“我不是总记得自己所写的东西，不过我感到高兴。再见，我要把你的名字告诉旅行社。”

给出租车中心的电话打了二十分钟才有人接。那边情绪不好的一个声音说我必须再等半个小时。马丽好像对她充满活力性感的黑色连衣裙挺满意，而我则想起了亚美尼亚饭店，当时那个男士说看到自己老婆被他人垂涎时感到刺激。我知道在盛大节日上女人们都会穿戴得让自己的胸和曲线变成关注的中心，而她们的丈夫或恋人知道她们被渴望着，心想“：嘿嘿，远远地欣赏吧，因为她和我在一起，我能，我是最好的，我得到了你们想得到的。”

我不去做任何交易，不去签任何合同，不去会见，只是参加一个仪式，去支付别人存在关系银行里的储蓄，我将去和一个坐在我身边的讨厌的人吃晚饭，他会问我书的灵感从何而来。另一边，可能会有一对暴露的乳房，也许是我一个朋友的妻子，我得时刻控制自己不低下眼，因为如果这样做一秒钟，她都会告诉丈夫说我想勾引她。在等出租车时，我把可能出现的问题列了个单子。

A)对外表的评论“：你真帅”，“你的衣服真漂亮”，“你皮肤真好”。当他们回家后，会对别人说大家穿得真糟，面带病色。

B）刚刚做完的旅行“：你应认识一下阿鲁巴岛[1]，太美了’，“没有

①阿鲁巴岛：加勒比海中荷属安的列斯群岛背风群岛中的一个岛屿。

比在海边喝着马蒂尼在坎昆[1]过上一个夏日更惬意的了”。其实，谁也不是很开心，只是有了几天自由的感觉，而且得被迫去喜欢，因为他们花了钱。

C）更多旅行，这次是去可能受批评的地方：“我去里约热内卢了，你不能想象这城市有多不安全”，“加尔各答[2]街上的贫穷让人印象深刻”。其实，他们只是远离现实后感到强大，当回到自己生活的平庸现实中后又感到得天独厚，在这里至少没有贫穷和暴力。

D)新疗法：“一星期的麦秸汁能改观头发”，“我在比亚里茨③的一个矿泉疗养地待了两天，那儿的水能打开毛孔排除毒素”。第二周，发现麦秸没任何功效，任何热水都能打开毛孔排除毒素。

E)其他人：“有时间没看到某人了，他在干什么？”，“我得知那个女士因为手头拮据卖掉了自己的房子”。可以谈论没被邀请参加这活动的人，做出一副天真同情的样子，可以去评头品足，而且最后说“不管怎么说，他是个杰出的人”。

F)个人小小的抱怨，只是为了给桌上增添点儿情趣：“我希望生活中出现点儿什么新东西”，“我非常担心我那些孩子，他们听的那不是音乐，读的也不叫文学”。他们等着有同感之人的评论，然后会感到不太孤独，出来时会挺高兴。

G）在有文化的节日上，比如像今天这节日，我们会去讨论中东的战争，伊斯兰教的问题，新的展览，时尚哲人，谁也不知的绝妙书籍，已不是原样的音乐；我们发表聪明、明智、与心中所想的一切完全相反的

①坎昆：墨西哥金塔纳罗奥州旅游城市。
②加尔各答：印度最大城市和主要港口，西孟加拉邦首府。
③比亚里茨：法国西南部大西洋－比利牛斯省城镇

意见——我们知道很难去看那展览，去读那难以忍受的书，去看极讨厌的电影，只是为了今晚有东西可谈。

车来了，当我们奔那地方去时，我又往自己的清单上加了一条很私人的东西：向马丽抱怨我讨厌晚餐。我如是说，她说最后我总是挺开心,而且喜欢——这倒是真的。

我们走进一家饭店，这是此城最豪华的饭店之一，直奔为文学颁奖活动而订下的大厅，我是作为评委参加此次活动的。大家都站着，交谈着，有些人向我打招呼，另外一些只是看了看我并在他们之间议论着什么，活动组织者走到我跟前，总是用那刺激人的话把我介绍给在场的人“:这位你知是谁吗 ?有些人笑了笑并认出我来 ,另一些人只是笑笑，没认出来，不过装出知道我是谁，因为如不认识，就是接受了他们所生活的世界不复存在，没有紧紧伴随现在所发生的重要事情。

我想起了头天晚上的‘ 部落 ”,于是补充一下 傻人应该是所有被放在公海一条船上的人，他们每天晚上都有节日，而且在几个月里不明确地被介绍给他人，直到能记住谁是谁。

我统计了一下参加这类活动的人。百分之十是 “ 会员 ” ，是有决定权的人，是因关系银行而出家门的人，并注意任何可能对他有用的事物，在这里他们收取，他们投资。然后马上就感到这活动是否有用或无利 ,总是他们离开节日 ,从不浪费时间。

百分之二是‘ 天才 ”,他们真是前途无量 ,他们成功穿过几条河流，已感到关系银行的存在，他们是潜在的顾客；他们可以提供重要服务，但还不具备决定或采取措施的条件。他们对谁都热情，因还不确切知道在和谁交谈，他们比会员开放多了，因为对他们来说，任何一条路都

可以把他们带到某地。

百分之三是‘图帕马罗斯[①]’，，这是对乌拉圭一个游击组织的敬意之词：他们终于挤进这些人中间，非常渴望接触，不知是否应在这里还是去同时举行的另一个节日，他们急不可待，想马上展示出自己有才能，但没被邀请，没登上头几座山，于是被人发现是何许人也，不再受到关注。

最后，剩下的百分之八十五是‘托盘”——我给起这个名字是因为就像所有节日都有这种餐具一样，没有什么活动没有他们。这些“托盘”们不确切知道在发生什么，不过知道在这里重要，他们在发起人名单之列，因为一些事情的成功也依赖于参加的人数。他们是一些前重要人物——前银行家，前主任，某著名女人的前夫，某现在还在权位之人的前妻。他们是君主制度已不存在的某地侯爵，现在住在某城堡里的公主和伯爵夫人。他们从一个庆典到另一个庆典，从一个晚宴到另一个晚宴——我心说，难道他们从来不恶心？

最近和马丽谈起这事时，她说有工作上瘾的人，也有娱乐上瘾的人。二者都不是幸福的，他们认为丢失了什么东西，但戒不掉这瘾。

当我正在和一个一次电影和文学大会的组织者交谈时，一个年轻漂亮的金发女郎走了过来，她说她非常喜欢《撕裂之时，缝补之时》。她说她来自波罗的海的一个国家，工作与电影有关。立刻她就被人们定为图帕马罗斯，因为她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在我身边之人(大会组织者）。虽说她犯了这不可饶恕的错误，但还是有机会成为没经验的“天才”——那大会组织者问什么叫‘与电影有关”，这姑娘解释说她在给一

①图帕马罗斯：乌拉圭极左翼游击组织，成立于一九六三年。

家报纸写评论，有一本书已出版（关于电影？不，我想是关于她自己的生活,关于她短而无趣的生活吧)。

接着，错中之错：太快了，她问是否能邀请她参加今年的活动。组织者说我在他们国家的出版商，一个有影响勤奋的女人（而且很漂亮，我心想），已被邀请。人们又转回来和我交谈，这个图帕马罗斯成员待了好几分钟不知说什么好,然后就走了。

既然是个文学奖，今天被邀请的大部分人——图帕马罗斯、天才和托盘们——都属于艺术圈：只是会员中有赞助者和与支持博物馆、古典音乐会、有前途的艺术家的基金会有联系的人。经过几番关于谁施压更大来取得今晚奖项的交谈后，主持人上了台，他请大家坐到标好名字的位子上(我们都坐下了),他讲了几个笑话(这是仪式的一部分,大家都笑了),然后说获奖者将在小吃和第一道菜之间公布。

我坐到主桌上 这让我远离了“托盘”们,不过也让我不能与那些有情感有意思的天才们在一起。我坐在一个赞助这次活动的轿车公司女经理和一个决定投资艺术的女财产继承人之间——让我吃惊的是，她们谁也没穿撩人的敞领衣服。桌上还有一个香水公司的经理，一个阿拉伯王子（他应是路过此城，然后就被某个发起人抓来给这活动增光了),一个收集十四世纪手稿的以色列银行家,今晚的组织者,法国驻摩纳哥领事，还有一个我也不太清楚在这儿干什么的金发女郎，不过我推测可能是组织者的情人。

我时刻得戴上眼镜，装模作样地看旁边人的名字（就像是在我想象的那条船上，被十几次邀请来参加这同样的节日，直到记住被邀请人的名字)。由于礼仪要求,马丽被安排在另一桌上 在历史的某一时刻,某人发明了在正式宴会上夫妇应分开坐的方法，好让人疑惑坐在旁边的

人是已婚还是单身，还是已婚但可无约束。要么就是认为夫妇在一起时,会自已之间聊天——但如果是这样，出家门乘出租到一个宴会上来干什么？

正如我已在自己节日交谈项目单上所列的一样，话题开始围绕着有文化的优雅展开——那个展览太棒了，某人的评论真叫聪明。我想集中精力在小吃、大马哈鱼子酱和鸡蛋上，但总被一些关于我新书灵感从何而来或者是否我在开展新计划等著名问题打断。大家都表现出特有文化,都说认识——当然是装出顺口说出一般——某个著名人物,他们是挚友。大家都会就当前政治形势或文化所面临的问题侃侃而谈。

“我们谈谈别的问题怎么样?”

这话无意间脱口而出。桌上的人都不说话了：总而言之，打断别人的讲话是最没教养的，更糟的是想把注意力转到自己身上。不过好像昨天和乞丐在巴黎街上的行走给我造成了某种不可逆转的损伤，我再也忍受不了这种交谈了。

“我们可以谈谈顺应性：生活中我们在放弃前进的某一时刻，顺应了我们的所有。”

没人太感兴趣。我决定换话题。

“我们可以谈谈这忘记别人给我们讲的历史并试着去体验一些新东西的重要性。每天做件不同的事，比如说在饭店里和身旁的人交谈，参观医院，把脚放入一个水坑里，听听别人要说什么，让爱的能量流动起来,而不是把它放在一个大坛子里,然后保存在一个角落里。

“这意味着通奸?有人问。

“不是，这意味着成为一个爱的工具，而不是它的主人。这保证我们和某人在一起，因为我们希望在一起，而不是因一纸协约而被迫

为之。”

法国驻摩纳哥领事非常客气但又带点儿讽刺地跟我解释说，这桌上的人都在行使这种权利和自由。虽说没人相信这是真的，但大家都同意。

“性!”谁也不清楚是干什么的那金发女郎叫道。“我们为什么不谈谈性?这更有意思,不那么复杂!”

至少她这评论来得自然。我的一个女邻座讽刺地一笑，但我为之鼓掌。

“性真的是更有意思，不过我不信这是什么与众不同的事，你不觉得吗?此外,谈这个不再被禁止。”

“此外还是个低级趣味之事,”我旁边一个女士说。

“那么可以知道什么是被禁止的吗?”组织者开始感到不舒服了。

“比如说，钱。我们在座的有钱或者装有钱。我们相信我们被邀请是因为我们富有、著名、有影响。不过我们利用过这种晚餐来真正知道谁挣多少钱吗？即使自己这么有安全感，这么重要，那我们不是去想象而是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如何？”

“您想说什么?”轿车公司女经理问道。

“这是一个长长的故事：可以从汉斯和弗里茨坐在东京一家酒吧讲起，然后是一个蒙古游牧民族的人，他说为了成为我们本身是的人，我们需要忘记自认为是的人。”

“我一点儿也没明白。”

“我也没解释,谈谈感兴趣的事吧!我想知道在座各位都挣多少钱。这就意味着以钱而论谁坐在厅里最重要的桌上。”

一时无声,我的游戏不会进展了。大家吃惊地看着我 经济状况比

起性来更是个禁忌,比问背叛、腐败和议会阴谋更忌讳。

不过那个阿拉伯国家的王子也许厌烦了这空洞无味的招待会宴会，也许是因为那天从他医生那里得知他要死了，或随便什么原因，决定让交谈进行下去：

“根据我国议会批准，我每月挣两万欧元左右。这与我的消费不符,因为我有一笔不受限制所谓的‘礼仪’费。或者说,我在这儿有使馆的车和司机，穿的衣服属于政府，明天要坐私人飞机到欧洲另一个国家去旅行,驾驶员、燃料和机场税都从礼仪费中开销。”

最后他说：

“可见世界不是一种精密科学。”

如果王子以这种正直方式说，而且他是本桌等级更为重要的人物，那谁也不能让阁下不自然。必须加入游戏，接受问题和强迫之事。

“我也不知自己到底挣多少,”组织者说,他是关系银行里一个古典代表,人们称之为‘说客’。“一万欧元左右吧,不过我也有作为主办组织代表的礼仪费。我可以扣除一切——晚饭、午餐、旅店、机票,有时甚至衣服,虽说我没有私人飞机。”

酒喝完了,他做了个手势,于是我们的杯子又被倒满了。现在该轿车公司女经理了，她原是讨厌这主意的，不过现在好像也开始开心起来。

“我想我也挣这个数,也包括不受限制的礼仪费。”

一个挨一个,众人都讲出自己挣多少。银行家是这里最富的:一年挣一千万欧元，还不算他银行里不断升值的股票。

当轮到那个没被介绍的金发女郎时,她退缩了。

“这是我秘密花园的一部分。不关任何人的事。”

“ 当然不关任何人的事,不过我们在做游戏,”活动组织者说。

这女孩拒绝参加。当她拒绝时，就把自己置于高于众人的一个平台上：最后成了知道大家秘密的唯一的人。当位于一个比别人高的平台上时，就会被他人鄙视。为了不因自己可怜的工资而感卑下，她开始鄙视所有人，装出神秘样，而没察觉到在座的大部分人都生活在深渊边上,吊在那一夜间就可能消失的礼仪费上。

不出所料,最后轮到我了。

“ 看怎么说了。如果出一本新书，这一年大概有五百万美元左右。如果什么也没出,靠已出之书没用完的版权,有两百万左右。”

“ 你问及这个是因为你想说你挣了多少钱,”那个有‘ 秘密花园 ’的女孩说。“ 没人有所触动。”

她已经意识到了自己走错了步子，现在想开始攻击以改变自己的处境。

“ 正相反,”王子打断说。“ 我原以为像他这么有影响的艺术家可比这富多了。”

我过了。这之后金发女郎一晚上都没再开口。

关于钱的交谈打破了一系列的禁忌，因为钱是一切禁忌中最忌讳的了。侍者开始更加频繁地出现，一瓶瓶葡萄酒开始以惊人的速度被喝光，主持人／组织者非常高兴地走上台去，他宣布了获奖者的名字并颁了奖，然后马上回来聊天，这聊天在颁奖时也没停止，虽说良好教养要求我们在别人讲话时要停止说话。我们在聊用我们的钱干什么（大部分是买‘ 自由时间 ”,旅行或从事某项体育活动)。

我本想把话题引到喜欢什么样的葬礼上来——死亡和金钱一样，也是个大忌讳。不过气氛这么愉快，众人这么畅所欲言，于是我决定

不 说 。

“ 你们在谈钱 ,但不知钱是什么 ,’银行家说“ 为什么人们相信一张印制的纸，一张塑料卡或一枚用低等金属制作的硬币有价值呢？更糟糕的是：你知道你的钱，你几百万的美元，仅仅是电脑上的数字，不是吗 ?’

当然大家都知道。

“ 起初，财富是我们在这些女士身上看到的东西，” 他继续说道。“ 用一些稀有物做的装饰品 ,容易携带 ,可数可分。珍珠 ,金粒 ,宝石。我们把所有财富带在一个可见的地方。

“ 它们是由牲畜和粮食换的，因为没人扛着牲口或小麦口袋在街上行走。有趣的是我们仍像一个原始部落一样行事——还是带着饰物来表现出我们有多富有 ,尽管说许多时候我们的饰物比钱还多。”

“ 这是部落的规矩 ,’我说“ 在我那个时代的年轻人留长头发 ,今天的年轻人穿刺：虽说不能用来付任何东西，但可以帮助辨别谁和他们志同道合。

“ 我们所拥有的电脑数字可以用来付生命的额外时间吗？不能。可以付款让已离去的亲爱之人回来吗？不能。可以支付爱情吗？”

“ 支付爱情可以 ,’轿车公司女经理开玩笑地说。

她的目光透出一种深深的忧愁。我想起了埃斯特，想起了在早上的采访中给那记者的回答。尽管我们有饰物，有信用卡，我们富有、强大、聪明，但知道实际上这一切都是用来寻找爱情和温柔，用来和我们所爱的人在一起。

“ 也不总是如此 ,’香水工厂老板看着我说。

“ 没错 ,不总是如此——因为你看着我 ,所以我明白你想说什么 ,虽

说我是富有的男人，但妻子却离开了我。不过几乎总是如此。对了，这桌上有谁知道十美元纸币反面有多少只猫和多少根柱子？”

没人知道，也没人感兴趣。对爱情的评论完全毁掉了愉快的气氛，于是我们又开始谈论文学奖、博物馆里的展览、刚上演的电影和比预期的更为成功的戏剧。

“你那桌怎么样?”

“正常。和以前一样。”

“不过我挑起了一次关于金钱的有趣讨论。但最后是以悲剧结束。”

“你什么时候出发?”

“早上七点半从这儿走。你也要去柏林,我们可同乘一辆出租。”

“你去哪儿?”

“你知道。你没问过我,但你知道。”

“没错,我知道。”

“而且也知道此时我们在说再见。”

“我们可以回到我认识你的时候:一个因某人的离去而衣衫破旧的男人,一个疯狂爱上男邻居的女人。我可以重复曾对你说过的话:我要斗争到底。我斗争了,然而却失败了——现在我想去疗伤并再去受伤。”

“我也斗争过,也失败了。我不想缝补已撕毁的东西 只想走到底。”

“我每日都在受折磨,你知道吗?我受折磨已有许多时日了,并试图表现出我有多么爱你,只有你在我身边时,事情才重要。

“但现在,即使受折磨,我也决定到头了。结束了。我累了。自从萨格勒布那天晚上，我不再防卫并对自己说：如果下次打击来临，那就让它来吧。就让我一败涂地，就让我被击倒出局，总有一天我会恢复元气的。”

“你会遇到什么人的。”

“当然会 我年轻、漂亮、聪明、被人追求。但是将不可能经历我和你一起所经历的东西。”

“你会再遇情感。而且即使不信,你也要知道,我们在一起时我是爱你的。”

“我相信，不过这根本不能减轻我的痛苦。明天我们各乘各的车：我讨厌告别,特别是在机场或是火车站。”

重归伊塔刻

“我们今天就睡这儿，明天骑马出发。我的车子走不了大草原的沙地。”

我们在一种好像是二战时期残留下来的地堡里。一个男士和他的妻子及孙女欢迎我们的到来并给我们安排了一间简单但干净的房间。

多斯继续说：

“不要忘了选个名字。”

“我不认为他对这感兴趣，”米凯尔说。

“当然感兴趣，”多斯坚持道。“我刚才和他妻子在一起。我知他怎么想，我知他发现了什么，我知他期待着什么。”

多斯的声音温柔且肯定。是的，我会选个名字，我会严格遵照提示去做，我会继续把个人历史放置一边并进入我的神话——就好像纯粹是因为累了。

我筋疲力尽，头天晚上只睡了两个小时：身体还没适应这巨大的时差。我们是当地时间晚上十一点左右到的阿尔马特，这时法国是下午六点。米凯尔把我留在旅馆里，我打了个盹儿，早上醒来，看到下面的灯光，我想在巴黎应是出去吃晚饭的时间，我饿了，问客房服务员是否能给我弄点儿吃的来。“当然，不过您应当努力试着睡觉，要不然机体还

处在欧洲时间支配下。”

对我而言,最大的折磨就是试着睡觉 我吃了一个三明治,然后决定出去走走。我向旅馆接待员问了惯常的问题“这时出去危险吗 ?他说不危险，于是我开始沿着空荡荡的大街小巷和林阴道散起步来，这是一个和其他城市一样的城市——有灯光招牌,时不时驶过的警车,这里一个乞丐,那边一个妓女。我必须不断高声重复“我在哈萨克斯坦!”要不然会以为只是在巴黎某个不太熟悉的区。

“我在哈萨克斯坦!”我对着无人迹的城市说着,直到有个声音回答道：

“你当然是在哈萨克斯坦。”

我吓了一跳。晚上这时分,在我旁边,在广场一条凳子上坐着一个人,身边放着个背包。他站起来,自我介绍说他叫“扬”,生在荷兰,而且补充说：

“我知你来这儿干什么。”

米凯尔的一个朋友？一个跟着我的秘密警察？

“我来干什么？”

“和我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起一直做的事一样 走丝绸之路。”

我松了口气并决定继续交谈下去。

“步行 我看你是在穿越整个亚洲。”

“我需要这样。我不满意自己的生活,我有钱,有老婆,有孩子,我是鹿特丹[1]一家袜子厂的老板，在一个时期里，我知在为什么奋斗——为家庭的安定。现在我不再知道：以前让我高兴的一切，今天都让我烦

①鹿特丹 荷兰西南部港市。

闷和讨厌。以我婚姻的名义，以我对孩子爱的名义，以我对工作热情的名义，我决定抽出两个月来给自己，从远处看看自己的生活。这正在产生结果。”

“近几个月来我也在做同样的事。有很多朝圣者吗？”

“很多。多极了。当然也存在着安全问题，因为有些国家的政治形势很复杂，而且讨厌西方人。不过人总能有办法的：在任何时代，等证明了不是间谍后，我想朝圣者都是受到尊敬的。不过据我看，这不是你的目的 你在阿尔马特干什么？”

“和你一样 我来走完一条路。你也睡不着？”

“我刚醒。我出来得越早就越有机会到达下一座城市，相反，就得在大草原的寒冷中伴着刮个不停的风度过下一夜。”

“那么就祝你一路平安了。”

“你再待一会儿：我要聊聊，分享一下我的体验。大多数朝圣者都不讲英语。”

于是他开始讲起他的生活，而我则在回忆着自己所知有关丝绸之路的事情，这是一条连接欧洲和东方国家的古老商路。最传统的路是起自贝鲁特①,经过安塔基亚②，直到中国的黄河边上，不过到了中亚，这路就变成了一张网,道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以便建立贸易站点,这些最后都变成了城市，而这些城市因敌对部落间的争斗而被毁，后又由它的居民重建，又被毁，又复苏。虽说实际上什么交易都有——金子、外来牲畜、象牙、种子、政治思想、内战的难民群、武装土匪、保护商队的私人军队——然而丝绸才是最昂贵的产品，最为人所渴求。正是由于

①贝鲁特：黎巴嫩首都。

②安塔基亚：土耳其城市。

一条分支道路，佛教才从中国旅行到了印度[①]。

“我只带了两百美元就从安塔基亚出发了，”描绘了山、景色、外来部落、与各国巡逻队和警察不断发生的问题后，这荷兰人继续说道“：我不知道你是否明白我想说的，但我必须知道我是否能做回我自己。”

“我比你想象的要明白得多。”

“我被迫乞讨，讨要。让我吃惊的是，人们比我想象的要慷慨得多。”

乞讨？我仔细看了看他的背包和服装，看看是不是能找到那“部落”的标志，但什么也没看到。

“你去过巴黎一个叫亚美尼亚的饭店吗？”

“我去过许多亚美尼亚饭店，但从没去过巴黎的。”

“你认识一个叫米凯尔的人吗？”

“在这儿叫这个名字的人很多。如果认识，也不记得了，很遗憾我不能帮你。”

“不是说这个。我只是对一些巧合感到吃惊。好像在世界许多地方许多人都意识到同一种东西并以非常相似的方式行事。”

“当我们开始这种旅行时，第一感觉就是认为我们永远不会走到头。第二就是有不安全和被遗弃感，日夜想着放弃。但如果坚持一个星期，你就会走到底的。”

“我朝圣时曾经走过同一座城市的许多路，而只是在昨天我才到了一个不同的地方。我可以祝福你吗？”

他奇怪地看了看我。

“我不是在以宗教目的旅行。你是神父？”

①原文如此。

“ 我不是神父 ,不过感到应该祝福你。因为你知道，有些事情不是很有逻辑的。”

这个叫‘ 扬 ’的荷兰人 ,我这辈子可能再也不会见到他了 ,他低下头闭上眼。我把双手放在他肩上，用自己的母语—— 他永不会听懂——祈求他安全到达目的地，把忧愁和生活没有意义的感觉留在丝绸之路上，带着干净的心灵和炯炯目光回到自己的家中。

他感谢了我，拿起背包，朝着中国方向上路了。我回到旅馆，心想这辈子从没有祝福过谁。不过我是依了一种冲动行事的，这冲动是对的 ,我的祈祷会被听到。

第二天，米凯尔和一个叫多斯的朋友出现了，这人将陪着我们。多斯有辆车，他认识我妻子，认识大草原，而且在我到达埃斯特所在的村庄之时他也想在跟前。

我想反对 先是米凯尔 ,现在又是他朋友 ,等到了最后 ,是不是会有一大群人跟着我，鼓掌或哭泣 ——这就要看是什么在等着我了。不过我太累了 ,不想说什么 第二天我要索取向我许下的诺言 ——不让任何人成为那一时刻的见证人。

我们上了车，沿丝绸之路走了一会儿——他们问我知道丝绸之路吗，我说那天晚上我遇到一个朝圣者，他们说这种旅行越来越普遍，不久就会对该国旅游业带来非常大的好处。

两个小时后我们离开主路上了一条辅路，然然后来到了我们现在所处的地堡 ,我们在这儿吃着鱼 ,听着大草原上轻轻的风声。

“ 埃斯特曾对我非常重要，” 多斯边说边让我看他一幅画的照片，那上面可以看到一块带血的布。“ 我曾梦想着和奥莱格一起从这儿出

去……,,

“ 最好叫我米凯尔 ,不然他会搞混的。”

“ 像许多我这么大岁数的人一样，我梦想从这里出去。一天，奥莱格，或者说米凯尔，打来电话。他说他的恩人决定来大草原待一段时间 ,希望我能帮她。我同意了 ,认为这是我的机会 ,而且会从中受益 签证、机票、在法国的工作。她请我帮忙去一个非常偏远的村庄，这是她在一次参观中认识的地方。

“ 我没问为什么，只是听从。在路上，她坚持要路过多年前拜访过的一个游牧人家：让我吃惊的是，她要见我爷爷！她得到了生活在这无限空间之人的殷勤接待。他说她以为自己忧伤，其实她的心灵是愉快的、自由的，爱之能量已重新流动起来。他保证说这会影响整个世界，包括她丈夫。他教了她许多有关大草原文化的东西，并请我教她其余的。最后 ,他决定不按传统去要求 ,她可以用原来的名字。

“ 而当她和我爷爷学习时，我在和她学，而且明白了无需像米凯尔那样去远行：我的使命就在大草原这广阔空间，就是去理解它的颜色，把它们变成画。”

“ 我不太明白这教我妻子的东西是怎么一回事。你爷爷曾说我们应当忘记一切。”

“ 明天我指给你看 ,’多斯说。

第二天无需我说什么 ,他就指给我看了。我看到无尽的大草原 ,像是一片荒漠，但在蔓生植物里藏着勃勃生机。我看到平坦的地平线，巨大的空间 ,感受到马蹄的声响 ,平和的风 ,还有四周的空旷无物 ,绝对地空无一物。好像世界选择了这个地方来同时展示它的巨大、单纯和复

杂。就好像我们可以—— 也应该——像大草原那样，空旷、无尽、充满生机。

我看了看蓝天，取下墨镜，让自己沐浴在阳光下，享受着自己不在任何地方又处在所有地方的感觉。

我们静静地骑马前行，只是为了让马在小溪饮水时才停下来，只有知道地方的人才知道这小溪在哪儿。在远方，平原和天空之间时不时显露出骑手和放羊的牧人。

这是去哪儿呀？我毫不知晓，也没兴趣知道；我在寻找的女人就在那无尽的空间，我可以触摸到她的心灵，听到她在织地毯时所唱的歌声。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她选择了这个地方：没有任何东西，绝对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分神，这是她如此寻找的空旷和可慢慢吹走她痛苦的风。难道她想过有一天我会来到这里与她相逢？

于是天堂的感觉从天而降。而且我意识到自己正在经历生命中一个难忘时刻——这是一种我们多少次经历了神奇时刻后所出现的意识。我完整地在这里，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全神贯注在这晨光中，这马蹄声中，这温柔地抚摩我身体的风中，这观赏天、地、人的意外风趣中。我进入到一种崇拜、陶醉和感谢自己活在世上的状态之中。我低声祈祷，听到大自然的声音，明白了不可见世界总是表现在可见世界里。

我向天提了几个问题，这是小时候向母亲提过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爱一些人，而讨厌另一些人？

死后我们去哪儿？

最终要死，为什么我们要出生？

上帝是什么意思？

大草原用它不断的风声回答我。而这已经够了：知道有关生命的基本问题是永远不会得到回答的，即使这样，我们仍然能前进。

当地平线上出现几座山时，多斯请停下来。我发现旁边有一条小溪流过。

“就在这宿营。”

我们从马上拿下背包，支起帐篷。米凯尔开始在地上挖个洞：

“游牧民族就是这样做的 挖个洞,在底部垫上石头,然后在四周再放些石头，于是就有了点上篝火而又不被风吹灭的地方了。”

南边，在我们和大山之间出现一片尘土，我马上明白是马飞奔扬起的。我叫他们来看：我的两个同伴猛地站了起来，我注意到他们紧张起来。不过他们马上又用俄语交谈了几句，然后就放松下来。多斯继续去支帐篷，米凯尔去点篝火。

“可以给我解释一下在发生什么事吗？”

“虽说我们好像是被空旷包围着，但你没注意到我们看到了一些牧人、河流、乌龟、狐狸和骑手吗？而即使你觉得你看到了四周的一切,可那些人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他们的家在哪里？他的羊群圈在什么地方？

“这空旷的概念是一种幻觉：我们在不断观察，也在被观察。对一个不能读出大草原信号的外国人来说，他的一切都在控制之下，而他所能辨别的一切就是马和骑手。

“而对我们来说，因我们成长在此，会看出圆顶帐篷这种和风光融为一体的圆形的家。我们会看出在发生的事，观察它们的动向，骑手要

朝什么方向去 在过去,部落的生存要靠这种能力,因为有敌人、入侵者和走私犯。

“而现在,有不好的消息 他们发现我们在朝那山附近的村庄行进,并派人来杀掉看见女孩显现的巫师和来扰乱那外国女人平静生活的人。”

一阵大笑。

“等等看 :一会儿你就会明白的。”

骑手走近来。不一会儿就已经能看出在发生什么事了。

“我感觉不正常。那是一个被男子追逐的女人。”

“是不正常。但这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那女子手持一根长鞭经过我们，她冲多斯叫了一声并微笑了一下，好像是欢迎致意的意思，然后就开始围着我们准备宿营的地方兜圈子，那男子，浑身是汗但微笑着，也飞快地向我们打了招呼，同时想跟上那女子。

“尼娜应更温柔点儿,”米凯尔说。“没必要这样。”

“正是因为这个 为什么没必要,她不需要温柔,”多斯说。“只要有美丽,有一匹好马就够了。”

“但她和所有人都这样。”

“我曾让她下马,”多斯骄傲地说。

你们讲英语是为了让我听明白。

那女子笑了,让马跑得越来越快,她的笑声让大草原充满了欢乐。

“这是一种引诱形式。叫‘姑娘追’,或叫‘推倒姑娘’。我们大家在儿时或青年时代都玩儿过这个。”

追这姑娘的男子越来越接近她，但大家都能看出他的马已经受不

了了。

“到时我讲讲大草原的腾格里文化，”多斯又说道“不过因你正在看这场面，那就让我给你讲点儿非常重要的事吧 这里，在这片土地上，掌管一切的是女人。要永远让她过得去，即使是离婚是她的决定，她也得到一半的嫁妆。每当一个男人看到她们中有谁戴白色的缠头帕，就意味着她做了母亲，我们应把手放在胸上，低下头以示尊敬。”

“而这和‘推倒姑娘’有什么关系？”

“在山脚的村庄里，一群骑马的男人围在这个姑娘周围，这姑娘叫尼娜，是本地最被人追求的人。他们开始了‘姑娘追’这个游戏，这是祖先创造的，当时大草原上人称女中豪杰的女人也是战士。

“那时没人请求家里同意结婚：求婚者和姑娘骑着马聚在一个地方。她围着这些男人兜圈子，笑着，挑逗着，用鞭子抽打他们。直到其中最勇敢的人决定去追她。如果在一定时间里她能逃脱他，那这个小伙子就应请求大地永远庇护他—— 他会被看成一个不好的骑手，这是一个战士最大的耻辱。

“如果能面对鞭打接近她，靠上去把姑娘推到地上，那他就是真正的男人，可亲吻她并和她结婚。当然，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姑娘都知道逃脱谁并让谁抓住。”

看上去，尼娜只是为了开心。她又甩开小伙子，朝村庄方向返回了。

“她来只是为了炫耀。她知道我们到了，现在是回去报信了。”

“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可能挺愚蠢 还这么选新郎吗？”

多斯说如今这只是玩笑罢了。如同在西方人们特意穿戴一番然后去酒吧和时髦地方一样，在大草原引诱的游戏就是“姑娘追”。尼娜已

经羞辱了一大批小伙子了，而且也被一些人推倒过—— 就像发生在世上最好的迪厅里一样。

“第二个问题可能更傻:我妻子是在那山边的村庄里吗？”

多斯点了点头。

“而如果只有两小时路程，我们为什么不住到那里去呢？到天黑还早着呢。”

“是还有两小时路程，但也有两个原因。第一：即使尼娜没来到这里，也会有人看到我们了，他会去告诉埃斯特我们来了。这样，她就能决定是想见我们,还是想去邻村待几天—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要去追她。”

我的心一直不安。

“千辛万苦来到这里就为了这个？”

“不要再说这个，不然你就还什么都没明白。什么让你相信你的努力就应得到你所爱之人的顺从、感谢和承认呢？你来到这里是因为这是你的路,而不是来买你妻子的爱。”

看上去再怎么不公平，他说得也在理。我问第二个原因是什么。

“你还没选择你的名字。”

“这不重要，”米凯尔又坚持道。“他不懂也不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

“这对我来说重要，”多斯说。“我爷爷说我应以她保护我的方式来保护和帮助那个外国女人。我眼中的平和归功于她，我也希望她的眼中有平和。

“他得选个名字。他得永远忘记自己痛苦难过的历史，并接受自己是个新人，刚刚再生，从此以后每天都再生。如不然，他们一旦重新生

活在一起,总有一天他会索回为她而遭受的一切。”

“我昨晚已选好了一个名字,’我答道。

“那好,等到黄昏时告诉我。”

当太阳一接近地平线，我们就去了大草原的一个地方，这里实际上是一片荒漠，有着巨大的沙丘。我开始听到一种异样的声响，一种回音，一种强烈的颤动声。米凯尔说这里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响沙之地：

“当在巴黎时，我就讲过这个，人们只是因一个美国人说他在非洲北部见过这个时才相信；整个世界上只有三十处这类地方。今天技术人员解释了一切：由于该地的特殊构造，风吹进沙粒中，然后就产生了这种声响。不过，对古人而言，这是大草原上神奇的地方之一，多斯决定在此让你换名是一种荣誉。”

我们开始爬一座沙丘，越往上爬，声音就越强，风也越大。当到了丘顶时,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到南边的山,还有四周广阔无垠的平原。

“朝向西方,脱去衣服,’多斯说。

我没问原因就照他说的做了。我开始感到冷，不过他们好像不担心我的状况。米凯尔跪了下来，而且好像在祈祷。多斯看看天，看看地,看看我,把双手放在我肩上——像我无意中对那荷兰人做的一样。

“以圣母的名义，我颂扬你。我把你奉献给圣母大地。以马的名义，我颂扬你。我把你奉献给世界，并请求它帮你前行。以无尽大草原的名义，我颂扬你。我把你奉献给无尽的智慧，并请求它的地平线比你能看到的更为宽广。你已选择了你的名字，而且现在将第一次说出来。”

“以无尽大草原的名义,我选择一个名字,’我答道,没问是否在按

仪式行事,我是在由沙丘上的风声引导着。

“许多世纪以前,有个诗人描述了一个名叫乌里西斯[①]的男人为了返回一座叫伊塔刻的岛而进行的长途跋涉，在那岛上有他心上人在等他。他历经危险和暴风骤雨，还有舒适生活的诱惑。这时，当他在一山洞时,遇到了一个额上只有一只眼的魔鬼。

“魔鬼问他的名字:‘无人’,乌里西斯说。他们打斗,他终于用剑刺穿了魔鬼唯一的眼睛，然后用一块大石头把山洞给封上了。魔鬼的同伴们听到喊声，就来帮它。发现洞口有一块大石头，就问谁和它在一起。‘无人无人!’魔鬼答应道。于是同伴就走了,因为没有任何对社团的威胁,而乌里西斯得以继续朝着等着他的女人所在方向走去。”

“你的名字是乌里西斯?”

“我的名字是无人。”

我身体在颤抖，就好像有许多针在扎入皮肤。

“集中精力在寒冷上，直到停止颤抖。让它占据你整个思想，直到没有半点儿空间，直到它变成你的同伴和朋友。不要试着去控制它。不要想太阳,这样会更糟,因为你会知道还有其他东西,比如说热,这样寒冷就会感到不被渴望和被爱。”

为了产生能量，我的肌肉在收缩和放松，而这样得以保持机体有活力。不过我还是照多斯说的去做了，因为我相信他，相信他的平静，他的温和,他的权威。我让针扎入皮肤,让肌肉挣扎,让牙齿打架,同时心里重复着“:别抗争,寒冷是我们的朋友。’肌肉没听,就这样我们持续了几乎有十五分钟，直到肌肉失去了力量并停止了颤动我的身体，于是我

①乌里西斯：罗马神话中的英雄。即希腊神话中的奥德修斯。

进入了一种麻木状态；我要坐下来，但米凯尔一把抓住我，让我保持站立姿势，同时多斯和我讲话。他的话好似来自远方，来自大草原连着天的一个地方。

“欢迎穿越大草原的游牧人。欢迎来到天即使是灰色的但我们总说天是蓝色的地方，因为我们知道那蓝色在云之外。欢迎来到腾格里的地区。欢迎来到我这里，我在这里因你的寻找而接待你敬重你。”

米凯尔坐在了地上，他让我喝了点儿什么，这马上让我的血热了起来。多斯帮我穿上衣服，然后我们就下了窃窃私语的沙丘，骑上马返回临时宿营地。他们还没开始做饭，我就已经进入了沉沉的梦乡。

“这是怎么回事?天还没亮?”

“亮了有一会儿了:这只是一场沙暴，别担心。戴上墨镜，保护好眼睛。”

“多斯呢?”

“他回阿尔马特了。我为昨天的仪式而感动,说实话,他不必这样，这可能会让你失去时间，而且可能得肺炎。我希望你明白这是他表示非常欢迎你的一种方式。拿油。”

“我睡过头了。”

“骑马也就两小时。正午前我们就能到达那里。”

“我得洗个澡。得换换衣服。”

“不可能:你是在大草原上。往锅里倒油，不过先要献给圣母——这油是最值钱的东西,然后就是盐。”

“什么是腾格里?”

“这词的意思是‘尚天’,一种不是宗教的宗教。经过此地的有佛教徒、印度教徒、天主教徒、伊斯兰教徒,还有各种教派、信仰、迷信。游牧民族皈依以免遭到镇压——不过他们过去信仰、现在仍信仰着上帝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思想。不能把它从自然中拿出去放在书中或四壁之

中。自从踏上这片土地，我就感觉好多了，就好像我真是需要这一食粮。谢谢让我和你一起来了。”

“谢谢你把我介绍给了多斯。昨天，当他颂扬我时，我感觉他是个特殊之人。”

“他跟他爷爷学的，他爷爷又是跟父亲学的，父亲又是跟父亲学的，以此推下去。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以及到十九世纪末都没有文字的情况发展了‘诗人’的传统，这是一种应记住一切并传承历史的人。多斯就是一个‘诗人’。

“但是,当我说‘学习’时,希望你不要理解成‘积累知识’。历史和日期、名字或事实无关。是英雄和女杰的传说，是动物和战斗，是人类本质而不仅仅是其行为的象征。不是胜利者或被战胜者的历史，而是那些在世上行走、观察着大草原、让爱之能量触摸的人的历史。再慢点儿倒油,不然就溢出来了。”

“我感到祝福了。”

“我也希望以同样的方式感受到。昨天我去阿尔马特看我母亲了，她问我是否过得好，是否在挣钱。我说谎，说非常好，在巴黎上演一个非常成功的戏。今天我正在回到自己人民之中，好像是昨天才离开的，而我在外的所有时间里，没做任何重要的事。我和乞丐交谈，和部落一起行走，在饭店搞聚会，而结果是什么？什么也没有。我不像多斯，他跟他爷爷学过。我只有显灵引导我，而且有时我想一切都不过是幻觉：也许我有的真是癫痫发作，别无他物。”

“你刚才还感谢我让你一起来了呢，而现在这又让你感到很不幸福。你自己决定自己所感受的吧。”

“我感受这两件事,无须决定,我可以在对立矛盾之间游弋。”

“我想对你说点儿什么,米凯尔,自从认识你后,我也曾在许多对立面之间游动。开始我恨你，后来接受了你，而随着追寻你的步伐，这种接受又变成了尊敬。你还年轻，所感受的绝对正常：无能。我不知到今天为止你的工作影响了多少人，不过有一件事可以向你保证：你改变了我的生活。”

“你的兴趣只是见到你的妻子。”

“现在还是。不过这让我穿越了比哈萨克斯坦大草原更大的东西：我走过我的过去，看到我哪里出错了，看到我失去埃斯特的时刻——墨西哥印第安人称之为‘顺应’的时刻。我经历了在我这个岁数从没想象过的事情。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在我身边并指引着我，即使你没意识到这点。知道还有什么吗？我相信你听见声音。我相信你儿时有过幻觉。我以前总是相信很多事，现在更为相信。”

“你不是我所认识的同一个人。”

“我不是。我希望埃斯特会高兴。”

“你高兴吗？”

“当然。”

“那就够了。咱们吃饭,等风暴小下去后就继续前进。”

“我们去面对风暴。”

“好吧。我们去做你所希望的：风暴不是一个征兆，只是咸海毁灭的结果。”

狂怒的风小了，马好像走得更快了。我们走入一条峡谷中，景色完全变了：无尽的地平线被高大没有植物的岩石所代替。我看看右边，看到系满带子的一棵矮树。

“是这儿是在这儿你看到了……”

“不是,我的已经被毁掉了。”

“那这是什么？”

“一个可能发生了很重要事情的地方。”

他下了马,打开背包,掏出一把刀子,从衬衣上割下一块布,然后系在了一个枝杈上。他的眼神变了，可能是在和他身边的显灵在一起，不过我什么也不想问。

我也这么做。我请求保护和帮助，也感到身边有个显灵；我的梦，回到我爱的女人身边漫长的旅行。

我们重新上马。他没跟我说他的请求，我也没说我的。五分钟后，出现了一个小村庄和白色的房子。一个男人在等着我们。他走向米凯尔,和他用俄语说话。两人讨论了一会儿,然后这男人就走了。

“他想干什么？”

“他请我到他家去给他女儿看病。尼娜应是说了我今天到，岁数大

的人还记得我的幻觉。”

他好像没把握。后来再没看到什么人，也许因为是干活时间或吃饭时间。我们穿过主要街道，这道路好像通往一座花园中的一栋白楼。

“你还记得今早说的吗,米凯尔?可能你仅仅是个癫痫患者,而你不接受这病，而且让你的无意识创造了这方面的一个完整故事。不过也可能是你在这地球上有个使命：教育人们忘记自己的个人历史，对作为纯洁神圣能量的爱更加开放。”

“我不明白你。在我们认识的这许多月里,你只是在这遇见埃斯特之时才说。而且自今早起突然间你好像比关心任何事都关心我。难道昨晚多斯的仪式有了什么效果?”

“我相信是这样。”

我想说：我吃惊。我想思考一切，就是不去想马上要发生的事情。今天我是地球上最大度的人，因为我在接近自己的目标，害怕等待着我的事，于是我反应的方式就是力图服务他人，向上帝表示我是一个好人，值得如此艰难寻求的祝福。

米凯尔下了马,也请我下马。

“我去那个有个生病女儿的人家,当你和她谈时我会照看你的马。”

他指着树林中那栋白楼房说道。

“在那儿。”

* * *

我尽力保持镇静。

“她在做什么?”

“正如我以前所说,学习做地毯并以教法语作为交换。显然,是很

复杂的地毯，虽说像大草原一样看似简单：染料来自植物，这植物需要在准确的时间里割下来，不然就会失去质量。接着，把羊毛铺在地上，洒上热水，在羊毛还湿着时纺成线，经过许多天，当阳光把一切都晒干后,织造工作就开始了。

“最后的装饰是由孩子完成的；成人的手太大，不能进行细小的刺绣。”

他停顿了一下。

“不要对儿童的工作说什么傻话 这是需要尊重的一个传统。”

“她怎么样 ?”

“不知道。我差不多有六个月没和她交谈了。”

“米凯尔,这又是个征兆 地毯。”

“地毯 ?”

“你还记得昨天在多斯要我名字时，我讲了一个战士返回一座岛去寻找自己心爱女人的故事吗？这岛叫伊塔刻，那女人叫珀涅罗珀[①]。你知道自乌里西斯上战场后珀涅罗珀一直在干什么吗？纺织！织衣服；由于他在外耽搁的时间比预想的要长多了，每天晚上她都拆掉，第二天早上再织。

“男人们向她求婚，但她梦想着自己的爱人回来。最后，当她实在等不下去时，就决定最后一次织她的衣服，而这时乌里西斯回来了。”

“问题是这城市不叫伊塔刻。而她也不叫珀涅罗珀。”

①珀涅罗珀：希腊神话中英雄奥德修斯，即乌里西斯的妻子的名字。奥德修斯去特洛伊远征时，珀涅罗珀一直守在宫里，拒绝了无数的求婚者，终于等到她丈夫归来。

米凯尔没明白这故事，我也没必要解释说这只是在举例子。我把马交给他，然后徒步去走把我和曾是我妻、后又变成查希尔、现又成为所有男人从战争或工作中返回时都梦想见到的亲爱女人分开的一百米。

我浑身污秽。衣服和脸上全是尘土，虽说气温很低，但浑身是汗。

我在想自己的面貌，这是世上最表面的东西—— 好似经过长途跋涉来到我的伊塔刻，只是为了展示一件新衣服。在这最后的一百米里，我必须再努把力，必须去想当她——或我？——在外时所发生的一切重要之事。

见面时该说什么 想过许多次了，诸如“我期待这时刻已经很久了”，或者“我明白我错了”，“我来此要对你说我爱你”，或者“你从没这么漂亮”。

我决定说个“喂”字。就好像她从没出去。就好像只过了一天，而不是两年九个月十一天十一个小时。

当我行走在她去过的、我以前从不知或从不感兴趣的地方时，她需要明白我变了。我看到了在某个乞丐手上、在巴黎一家饭店演出的年轻人和男人女士手上、在一个画家手上、在我医生手上、在一个说有幻觉和听见声音的小伙子手上都有那块带血的布。当追寻她的步伐时，我认识了我与之结婚的女人，并发现了我那已经改变许多而且现在再次起着变化的生命之含义。

虽说已结婚多年，但从没真正认识自己的妻子 我创造了一个像电

影上、书上、杂志上、电视上看到的“爱情故事”。在我的故事中，“爱情”是一个生长并达到一定程度的事物，然后就像对植物一样，只是一个保持其活力的问题，要不时地去浇灌它，修剪枯叶。“爱情”也是温柔、安全、声誉、安逸和成就的同义词。“爱情”表现为微笑、“我爱你”或“你回家我真高兴”之类的话语。

但事情比我想的要复杂得多 有时是在穿过一条街前，我发疯地爱埃斯特，但到了对面碎石路后，已感到被俘获，为答应了某人而感到忧愁，非常想能重新出发去寻求冒险。而且心想：“我已不再爱她。”但当爱像以往一样又强烈地回来时，又感到疑惑，并对自己说“我认为自己习惯了”。

埃斯特可能也有同样的想法，可能对自己说：“真傻，我们是幸福的，可以这样度过余生。”总之，她读过同样的故事，看过同样的电影和电视剧，虽说这些没说爱情胜过一个幸福的结局，为什么不对自己更忍耐些呢？如果每天早上都说自己生活愉快，到最后，绝对是不仅自己相信了而且会让周围的人都相信了果真如此。

但她不是这么想。也不是这么做。她试着向我展示了，而我没能看见——我必须失去后才能明白复得之物的味道比我们能吃到的最甜的蜜还要甜。现在我在这里，走在一座小小的沉睡着的寒冷城市的街道上，为了她而在重新走出一条路来。把我束缚住的第一根且最重要的网线——“所有的爱情故事都是一样的”——在我被一辆摩托车撞向高空时断了。

在医院里，爱情与我对话：“我是一切，同时什么也不是。我像风，却不能进入门窗都关着的地方。”

我回答爱情：“但我为你而敞开！”

它对我说：“风是空气形成的。在你家有空气，但一切都关闭着。家具会落满尘土，潮湿会毁掉画并弄污墙壁。你会继续呼吸，会认识我的一部分,但我不是一部分,我是全部,而这你永远不会认识。”

我注意到了落满尘土的家具，由于潮湿，画也朽了。除了打开门窗，别无选择。当我这样做后，风横扫了一切。我想保留自己的记忆，保护我认为千辛万苦得到的东西，但是一切东西都消失了，我像大草原一样空空如也。

我再一次明白了为什么埃斯特决定到这地方来：像大草原一样空空如也。

因为空，吹进的风带来了新东西，带来了我没听过的声响和从未与之交谈的人。我又有了以往的热情，因为我摆脱了自己的个人历史，摧毁了“顺应性”，发现我是一个能以大草原的游牧民族和巫师们祝福同类的方法去祝福其他人的男人。我发现自己比想象的要好多了，有能力多了。岁月只能减慢那些从没勇气迈出自己步伐之人的节奏。

一天，由于一个女人，我走过长长的朝圣之路，为的是与自己的梦想相会。多年以后，这同一个女人强迫我重新行走，这次是为了与一个迷失途中的男人相会。

现在我在想一切，就是没想重要的事情：心里唱一首歌曲，问自己为什么那里没有停着什么车，发现自己的鞋压扁了，手表还指着欧洲时间。

这一切都是因为妻子，我的妻子，我生命中爱的向导现在正在短短的几步开外；任何事情都可以来帮助逃避现实，我是如此寻找这现实，而现在却又害怕去面对它。

我坐在这房子的台阶上，抽起一支烟。我想回法国去；我已经到达想到的地方，为什么还要往前走呢？

我站起身，两腿发颤。不是往回走，而是尽可能掸干净衣服和脸上的沙子，把手放在了门闩上，然后走了进去。

虽说知道也许永远失去了我爱的女人，但仍需要努力去体验今天上帝给我的一切恩惠。恩惠不能节省。没有什么银行可以把它们储存起来好等到重与自己和平相处时才用。如果我不占有这些祝福，就将无法挽回地失去它们。

上帝知道我们是生活的艺术家。有一天它给我们一把锤子用来雕刻，另一天给我们毛笔和颜料用来画画，或者给我们纸和笔用来写字。但我永远做不到把锤子用在画布上或把毛笔用在雕刻上。因此，虽说困难，但我也必须接受今天这些小小的祝福，可我觉得好似诅咒，因为我在受折磨，而天却很晴朗，阳光灿烂，孩子们在街上欢唱。只有接受，我才能走出自己的痛苦，去重建自己的生活。

这里灯亮着,当我走进去时,她抬起眼,笑了笑,又对坐在地上的孩子们读起《撕裂之时,缝补之时》,她周围是五颜六色的织物。每当埃斯特停顿时,他们就重复一段,眼睛并没离开工作。

我感到嗓子哽咽了,控制住没哭出来,之后就什么感觉都没了。我只是看着这场面,听着我的词句从他们嘴唇上发出来,我被色彩、灯光和专注所做之事的人所包围着。

总之，如一个波斯智者所说，爱情是一种病，可是任何人都不愿摆脱它。谁被它击中就不会去恢复自己，而谁受折磨就不愿被治愈。

埃斯特合上书。人们抬起眼看到了我。

“我和这位刚来的朋友去散散步，”她对大家说“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了。”

大家都笑了并向我打招呼。她走到我跟前，吻了我的脸，拉起我的胳膊，然后我们就出来了。

“喂，”我说。

“我在等你，”她回答道。

我拥抱了她，把头靠在她肩上并开始哭起来。她抚摩着我的头发，而从她抚摩我的方式中我正在明白自己一直不愿明白的事情，接受着自己一直不想接受的东西。

“我以各种方式等待过，”看到我泪水少了后，她说道“像一个绝望的女人，她知道自己的丈夫从没明白自己的步伐，永不会来到这里，因此需要坐上飞机返回，为的是在下一次危机时再出来，再回去，再出来，再回去……”

风小了，树在听她对我讲：

“我像珀涅罗珀等待乌里西斯一样，像罗密欧等待朱丽叶一样，像贝雅特里奇①等待但丁来赎她一样等待着。大草原的空旷之中充满对

①贝雅特里奇：意大利诗人但丁为之奉献所作大部分诗歌和几乎一生的妇女。

你、对我们在一起的时光、对我们一起去过的国家、对我们的愉快和我们的争吵的回忆。于是，我往后看，看自己走过的足迹，但没看到你。

“我非常难过。我明白自己走上了不归路，而当我们这样做时，剩下的只有继续向前。我去到从前认识的游牧人那里，请他教我忘记自己的个人历史，帮我向无所不在的爱敞开自己。我开始和他学习腾格里传统。有一天，我朝旁边看，看到爱在一双眼中反射出来：一个叫多斯的画家。”

我什么也没说。

“我受伤很重，不能相信可能再去爱。他没多说什么，只是教我讲俄语，而且跟我讲在大草原永远使用蓝字来描述天，即使它是灰色的，因为人们知道在云之外它仍是蓝色的。他抓住我的手，并帮我穿过了云层。他教我在爱他之前先自爱。他给我指出我的心是在为我服务，在为上帝服务，而不是为他人服务。

“他说我的过去将会伴我终生，不过当我越是摆脱事实，就越是只集中在情感上，就会明白眼前总有一个像大草原一样的空间用来填满更多的爱和生活中更多的欢乐。

“最后，他对我说，当期待别人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而不是以爱情应该表现的那样——自由、无控制、用它的力量指引我们、不让我们停下——来爱我们时，痛苦就产生了。”

我从她肩上抬起头，看了看她：

“你爱他？”

“爱过。”

“还爱？”

“你认为可能吗？你认为如果我爱另一个人，当知道你要来时，还会在这儿吗？”

“我想不会。我觉得你早上是在等着门看的时刻中度过的。”

“那为什么还问傻话？”

因为不安全感，我心想。不过她曾试着重新遇到爱真是好极了。

“我怀孕了。”

就好像世界在我头顶上崩塌下来，不过这只持续了一秒钟。

“多斯的？”

“不是。是来了又走了的一个人的。”

我笑了，虽说心里紧绷绷的。

“总而言之，在这天涯海角没太多事可做，”我说。

“不是天涯海角，”埃斯特说，也笑了。

“不过也许是回巴黎的时候了。你们单位的人打电话给我，问在哪儿能碰到你。他们想让你随北约在阿富汗的巡逻队做个报道。你得答复说不行。”

“为什么不行？”

“因为你怀孕了呀！你希望婴儿很早就接受一场战争的消极能量吗？”

“婴儿？你认为这能阻止我工作吗？此外，你为什么担心？你又没为这做过什么呀！”

“没有吗？不是因为我你才来的这里？难道你认为这还少吗？”

她从自己的白连衣裙兜里掏出一块带血的布，然后满眼泪水地交给了我。

“给你的。这上面有对我们争吵的怀念。”

过了一会儿她又说：

“让米凯尔多准备一匹马。”

我站起身，抓住她的肩并以被人祝福的同样方式祝福了她。

作者注

二〇〇四年一月至六月间，当在这世界上进行自己的朝圣时，我写出了《查希尔》。书中的一部分是写于巴黎、圣马丹（法国）、马德里、巴塞罗那（西班牙）、阿姆斯特丹（荷兰）、一条街（比利时）、阿尔马特和大草原（哈萨克斯坦）。

我想感谢我的法国出版商阿内和阿兰·卡里埃，他们负责收集书中所引用的有关法国法律的一切信息。

我是第一次在汤姆·沃尔夫的《虚荣的篝火》一书中看到的"关系银行"。埃斯特所读的讲弗里茨和汉斯故事的书是达尼埃尔·坎的《以实玛利》。马丽在谈到让我保持警惕的重要性时所提到的神秘主义者是凯南·里法伊。巴黎部落里的大部分对话是听参加类似组织的年轻人所讲。他们其中有些人已经把他们的文章发到了互联网上，但作者已无从知晓。

主人公在儿时所学到的并在医院时回忆起的诗句（当不速之客到来时……）是巴西人曼努埃尔·班德拉[1]《平安夜》中的诗句。主人公去火车站接那个演员后不久马丽的评论来自

①曼努埃尔·班德拉（1886—1968）巴西诗人、文学史家、翻译家、教育家。

与瑞典女演员阿格内塔 · 舍丁的一次谈话。忘记个人历史的概念，虽说是许多入教传统的组成部分，在卡洛斯 · 卡斯塔涅达的《伊斯特兰之旅》一书中得到很好发挥。詹代法被丹麦作家阿克塞尔 · 桑内莫塞[1]在其小说《难民越界》中得到拓展。

德米特伊 · 沃斯科博伊尼科夫和耶夫格尼亚 · 多特苏克用他们的友谊为我添光增彩，他们为我去哈萨克斯坦的每一步都提供了方便。

在阿尔马特我得以与《大草原名骑手》一书作者伊曼加利 · 塔斯马卡姆贝托夫见面，他非常了解当地文化，并为我提供了一系列有关哈萨克斯坦过去和现在政治文化形势的信息。我还要感谢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努尔苏丹 · 纳扎尔巴耶夫，感谢他的盛情款待，借此我为他不让在他国家继续进行核试验而表敬意，虽说他们完全有必需的技术进行，但还是选择了销毁自己的一切原子军火库。

最后，我在大草原的神奇经历应该大大地归功于三个非常有耐心陪同我的人：凯萨尔 · 阿林库洛夫、多斯（多斯博尔 · 卡苏莫夫），多斯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画家，书中最后出现的人物就是从他身上产生的灵感并使用了同一个名字，还有马丽 · 尼米罗夫斯卡娅，起初她只是我的翻译，不久以后就成了我的女朋友。

① 阿克塞尔 · 桑内莫塞（1899—1965）：挪威实验主义小说家，出生在丹麦。

译后记

保罗的新书《查希尔》是其作品中最具自传体色彩的小说，据说将在全球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用四十多种文字出版。

从总体上看，还是他一贯的现实主义和富于哲理的写作风格，语言优美流畅，哲理性强，作者以他丰富的经历和内心世界，向我们传递着他那细腻的情感和富于哲理的思想，流畅的词句像水，像诗，像音乐，流过我们的心房。突出的自叙和对话形式让我们仿佛看到保罗来到我们身旁并坐下来，平静地讲述起有关人生、自由、事业、爱情、情感等等事情，好似信马由缰，却又主线分明，一个完整的故事展现在我们面前，让人回味，而且看似简单，无非是一些人之常情，事业、婚姻、家庭、争论、琐事，但实为人生大道理和生活感悟，这在书中随处可见。

本书的故事情节可谓曲折，开头挺有意思，书中主人公“我”的妻子突然失踪了，妻子是个战地记者，去过伊拉克，主人公不知她是不是被绑架了还是跟别的男人走了，想不出个所以然来。于是他就开始了寻妻之路，在这期间他开始反思

自己，反思自己的十年婚姻，回顾自己的人生和成长成功之路。他一路走过来，明白了从少年到成功人士，这之中有反抗,有失败,有成功,有艰辛,有喜悦,有困惑,有孤独,有寻求，有努力，有思考，还有妻子的支持，而当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人慢慢成为了一个多产富有著名的作家之后，就高高在上了，婚姻也平淡了，不去注意妻子的感受了，没有去体会她也有自由，也有自己的工作，也有自己的理想和事业，忘记了妻子在自己成功之路上的作用，随着岁月的流逝，自己的生涯，妻子如此帮忙而成为现实的生涯，慢慢的让婚姻关系退居次位了，忘记了需要别人的理解和支持，反之还要去支持理解别人，事情是相互的,不然就没有了沟通,同时,人不能停止不前,如书中所说,“如果停下来,生命就失去了意义”,要珍惜自己在这星球上的每一天，婚姻也是一样，爱情是需要不断培养，婚姻的土壤是需要不断用心去浇灌和滋养的。《查希尔》，按书中解释是‘看得见的、摸得着的、可感知的’之意,慢慢地主人公的妻子埃斯特在他的脑海里变成了查希尔并占满了他的内心世界。

另外，保罗不少著作的影子，在此书中都能看到，他让我们知道了他著作背后的很多故事和写作的背景，甚至告诉了我们他在工作写作时的状态和情景，成功背后有艰辛和痛苦曲折,每写一本书,万事开头难,无数次地写第一句,千言万语

不知从何而起,然而一旦写开,就停不下来,一气呵成,好像书在写他。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活生生敞亮的保罗。

总之，整个书中有对爱情的理解和认识，有对幸福和自由的评论，有对社会的认识，有对人生的感悟。他一贯的特点很明显 时空变换,情景交融,对话独白,传说典故,现实魔幻,回顾生涯,谈论人生,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很实际又很哲理。他在与读者沟通，正如他在书中所说：“通过读者我找到了自己，当看到别人看懂之后，我也就明白了自己所写的东西……明白我的心灵也不是孤独的。”书中有一段主人公和记者的对话,记者问“你为什么写作?”回答是“因为这是我所找到的与他人分享情感的方法。”的确，保罗以他丰富的著作和经历与众人分享着他的思想和情感，在与他人心灵进行着沟通，作为作家，这正是他的成功之处。

译者

2005 年 5 月于北京